

## 通玄真經〔注〕

經名：通玄真經注。唐人徐靈府（號墨希子）註，約出於元和十一年。十二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《四部叢刊》三編影印常熟瞿氏鐵單銅劍樓藏宋刊本（簡稱瞿本）。

目 錄

序

卷一

道原

卷二

精誠

卷三

九守

卷四

符言

卷五

道德

卷六

上德

卷七

微明

卷八

自然

卷九

下德

卷十

上仁

卷十一

上義

卷十二

上禮

通玄真經序

大道不振，其來已久。微波尚存，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、彌縫百代。文子者，周平王時人也。著書一十二篇。《史記》云：文子亦曰計然，范蠡師之。姓辛，名妍，字文子，蔡丘濮上人，其先晉公子也。嘗兩遊，蠡得而事之。

老子弟子也。平王問文子曰：聞子得道於老君，今賢人雖有道，賢人，文子也。而遭淫亂之世，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，其能庸乎？文子對曰：道德匡邪以為政，振亂以為理，使聖德復生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。故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，而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亡。平王信其言而用之，時天下治。然安危成敗，匪降自天，在乎君王任賢而已。故聖人怵怵為天下，孩其人同於赤子，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，非欲有私己也。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，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，莫不上極玄機，旁通庶品。其旨博而奧，其辭文而真，故有國者，雖淫敗之俗，可返樸於太素，有身者，而患累之質，可復至命於自然，大矣哉。君子不可不剝心焉。洎我唐十有一葉，皇帝垂衣布化，均和育物，柔懷庶邦，殊俗一軌。故在顯位者，咸盡其忠慕；幽居者，亦安其業。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峰之表，考室華蓋之前，迨經八稔，夙敦樸素之風，竊味希微之旨，今未能拱默，強為注釋，是量天漢之高邈，料滄溟之淺深者，亦以自為難矣。默希子序。

通玄真經卷之一

默希子注

道原

且物之為貴，莫先於人。然不能定心猿而朗照，裂愛網於通津，遂使性隨欲遷，生與物化，至人衰之。故述大道之原，特標眾篇之首，俾尋原以階道，方觸事而即真，豈不有以者哉？

老子曰：有物混成，凝湛常存，故言有物。陶冶萬類，故言混成。先天地生，首出庶物。惟象無形，如天之高有大象，惟道之廣无定形。虛凝為一，氣散布為萬物者也。窈窈冥冥，寂寥淡漠，言道性深，微不可測。不聞其聲，非聲可聞，非色可觀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。既非聲非色，即无名无字，无言无說。今所言者，即非真號，故曰強名也。夫道者，高不可極，深不可測。既无形象可睹，豈有高深可測。苞裹天地，稟受無形，原流拙拙音骨冲而不盈，道範圍天地，故曰苞。事稟受虛靜，故曰无形。其原產萬物，如水之流，滿而不溢，酌而不耗。拙拙，水出之貌。濁以靜之徐清，如動而靜，似濁而清。施之無窮，無所朝夕，博施而窮，豈止旦暮？表之不盈一握，表之乃有物，握之乃無形。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剛，含陰吐陽，而章三光。言之幽間，明齊三景。言之柔毳，利斷金石。故能陰能陽，能柔能剛，能大能小，能短能長。向之則存，背之則亡，无可无不可，變化无方也。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，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，麟以之遊，鳳以之翔，星曆以之行。高山深淵，麟遊鳳翥，宿離不減，升沉遂所者，至治玄感，得如是焉？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。謂遺生而後身存，自卑而人尊，自後而人先也。道性好謙，故以謙而受

益。古者三皇得道之統，立於中央，神與化遊，以撫四方，三皇、伏犧、神農、黃帝。治天下，神運乎中，德澤充乎外也。是故能天運地滯，輪轉而無廢，水流而不止，與物終始，風興雲蒸，雷聲雨降，並應無窮。天運，動也。地婦，靜也。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，與萬物之終始，發號出令，雷動風興，雲行雨施，生蓄萬物，應變無窮也。已雕已琢，還復於樸。修真慎行，所謂琢磨#1，絕待虛凝，自然復樸。無為為之而合乎生死，大道無心，任物自然。故曰無為。夫生者，不得生。生者自然爾。死者不得不死，死者自然爾，故曰合乎生死。無為言之而通乎德，恬愉無矜而得乎和，是不言而達乎德，不矜而至於和也。有萬不同而便乎生。萬類雖差，各隨其性。和陰陽，節四時，調五行，夫陰陽以和四時，以節五行，以調道之常也。非謂聖人更能改作，但俛察人事，上法天時，中察人情，俾愿不作，以至太平者也。潤乎草木，浸乎金石，禽獸碩大，毫毛潤澤，鳥卵不敗，獸胎不殯，音讀。道之行#2；各遂生成，無相殘害。父無喪子之憂，兄無哭弟之一辰，上治順，下不逆。童子不孤，无夭枉也。婦人不孀，皆得相保。虹蜺不見，邪氣自匿。盜賊不行，天下大同。含德之所致也。言上數者，皆聖人享壽之所致也。天常之道，生化無窮，生物而不有，成化而不宰。不有之有，而妙有存#3焉不宰之宰，而真宰見矣。萬物恃之而生，莫之知德；恃之而死，莫之能怨。生非我有，欲誰德？死非我殺，欲離怨，收藏畜積而不加富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。畜之不盈，散之不虛。忽兮悅兮不可為象兮，恍兮忽兮用不詘兮，音屈。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，忽恍之間，應用無窮。窈冥之際，變化無方。原之似有物，尋之乃无狀也。遂兮通兮不虛動兮，神用既周，理不虛應。與剛柔卷舒兮，與陰陽倪仰兮。屈伸從時。

老子曰：大丈夫能體道者。恬然無思，惔然無慮。與道周旋，豈煩思慮。以天為蓋，以地為車，以四時為馬，以陰陽為御。行乎无路，遊乎无息，出乎無門。以天為蓋，則無所不覆也；以地為車，則無所不載也；四時為馬，則無所不使也；陰陽御之，則無所不備也。大丈夫乘天地之正，御陰陽之運，行無盡之域，游無窮之道，豈不盛也？是故疾而不搖，遠而不勞，四支不動，聰明不損，而照見天下者，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。得道之要，觀八方在乎掌握。致理之妙，萬物存乎方寸。豈有馳於遠近而坐致勞弊？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因其自然而推之，無不遂也。萬物之變不可救也，秉其要而歸之。雖變化多端可精詳其要。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，內正一心，外斥雜伎。厲其精神，使內明也。偃其知見，止非道也。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，無治而無不治也，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，無治者不易自然也，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。夫物因可然而然之，則無不然也。可治而治之，則无不治矣。

老子曰：執道以御民者，事來而循之，物動而因之，萬物之化，無不應也，百事之變，無不耦也。言聖人御天下，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，則萬民不得不化，百事不得不諧者也。故道者，虛無、平易、清靜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此五者，道之形象也。非備此五德，則不能見元形之形无象之象也。虛無者道之舍也，舍者，居也。平易者道之素也，素者，質也。清靜者道之鑒也，鑒者，明也。柔弱者道之用也，用者，通也。反者道之常也，俗用有為，道用无為。柔者道之剛也，弱者道之強也，積柔以成剛，積弱以成強。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。虛者中無載也，平者心無累也，嗜欲不載虛之至也，無所好憎平之至也，一而不變靜之至也，不與物雜粹之至也，不憂不樂德之至也。解五義也。夫至人之治也，棄其聰明，无飾智也。滅其文章，存素質也。依道廢智全清虛之道，去迷妄之智。與民同出乎公，无私心也。約其所守，寡其所求，去其誘慕，除其貴欲，捐其思慮。約其所守即察，寡其所求即得。心能得一，即萬有其術。約以知微，寡以御眾者也。故以中制外，百事不廢，中能得之，則外能牧之。中之得也，中者，在國即君也，在人即心也。君明則國安，心正則身治，故以中制外，天下无對。以外制中，或達或窮，知中知外，萬舉不敗。五藏寧，思慮平，筋骨勁強，耳目聰明。皆守中所致也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返。徒涉遠而迷津，不知近而求諸己也。

老子曰：聖人忘乎治人，而在乎自理，貴忘乎勢位，而在乎自得，自得即天下得我矣。未有身，不治而能治人，居勢位而不驕人。不驕人者，其唯自得。自得者，我好之，人亦好。以我情得彼情，故曰自得。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。樂忘乎富貴，而在乎和，唯能不驕，富貴而保其和樂也。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幾於道矣。得其道，一身雖微，可以有天下，則一身為大。失其道，則天下雖大，无所容其身，則天下為小也。故曰：至虛極也，守靜篤也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言物生虛靜，故歸根曰靜。靜曰復命，言往復无窮，萬物不終也。夫道者，陶冶萬物，終始無形，寂然不動，大通混冥，夫道寂寥，洪鑪埏埴，始於无象。中而有物，終於无形。孰知其極，在乎混冥，莫知神靈者也。深閎廣大不可為外，折毫剖芒不可為內，無環堵之宇，至大不可以外求，至小不可以內得。而生有無之總名#4也。言其无則觸類森羅，言有則形兆莫睹，是无為之精，有物之妙，總言萬物之名，生於有无之間也。真人體之以虛無、平易、清淨、柔弱、純粹素樸，不與物雜，至德天地之道，故謂之真人。體同虛无，德合天地，故曰真人。真人者，知大己而小天下，貴治身而賤治人，以人觀之，則天下為大矣；以道觀之，則天下為小矣；自遠觀之，則治人賤矣；以近觀之，則治身貴矣。不以物滑和，不以欲亂情，心非物動，情豈欲亂。隱其名姓，與時沉浮，與俗同流，而人不知，隱之至也。有道則隱，無道則

見，時之有道，則退而默然。時之無道，則勤而修之。為無為，事無事，知不知也。為而不恃，事而不矜，知而不耀。懷天道，包天心，噓吸陰陽，吐故納新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，與剛柔卷舒，與陰陽俯仰，與天同心，與道同體。噓吸順理，卷舒有宜，動靜有節，屈伸從時也。無所樂，無所苦，無所喜，無所怒，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。憂樂不挂於心，喜怒不形於色，觸事即真，故曰玄同者也。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，形究而神杜；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，神盡而形有餘。寒暑燥於外，喜怒作於內。精神將逝，餘形雖存。其能久乎？故真人用心復性，依神相扶，而得終始，是以其寢不夢，覺而無憂。真人知陰陽害正，去偏正之情，養恬漠之性，故得形神相持，憂夢不入也。

孔子問道，老子曰：正汝形，一汝視，天和將至；一形正則四體皆端，一心平則群邪不忤，一其見則所遇皆真，絕諸慮則天和自至也。攝汝知，正汝度，神將來舍；德將為汝容，道將為汝居；無他知，守常度，則神無不應，德無不包，道無不在也。瞳矐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故；此謂專氣致柔，唯求食於母，更無餘慮也。形若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不知形之為形，心之為心，枯木邪？死灰邪？真其實知而不以曲，故自持恢恢，無心可謀，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。所謂無形之形，無心之心，不可以狀貌誥，不可以處所尋。蕩蕩焉非可謨，度而得其唯四達，能無知乎？是謂實知也。

老子曰：夫事生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知時者無常之行。事來必應，變適於時，所貴知機，豈有常行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隨時而應，豈有定方；書者言之所生也，言出於智，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。書者，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也。言者，謂先王賢智之言也。皆以陳之芻狗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非藏書者也。夫寫之簡素，絨之金牒，是名可名，且名生則有真偽，故書者，不真名者，不實也。多聞數窮，不如守中，多聞力屈，守一无勞。絕學無憂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止非道絕，標顯去偏，知任一原，故有百倍之利。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動，性之欲也；物至而應，智之動也。智與物接，而好憎生焉，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，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。性靜而欲動，物感而害隨。是智以生孽，欲以亂真，好憎是生，損益斯起，不能反照真性，以至滅身。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，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，故通於道者，反於清靜，有道者，則清靜。究於物者，終於無為。外物者，故無為。以恬養智，以漠合神，即乎無門。智非靜而不生，神非寂而不應。應則出乎無門。所游乎無門。循天者與道游也，謂守虛靜。隨人者與俗交也、謂附名勢。故聖人不以事滑天，不以欲亂情，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若天道无心，如四時玄契。不慮而得，不為而成，得非役慮，成非有為。是以處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人不害，天下歸之，奸邪畏之，以其無爭於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

爭。至德所加，奸衰伏匿。萬姓戴之而不重，天下莫敢與爭之。

老子曰：夫人從欲失性，動未嘗正也，以治國則亂，以治身則穢。欲之為害，亡國喪身，其應如響，豈不誠之？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其性，不通物者，不能清靜。不明於道理，不達於物情，必不能還原復樸也。原人之性無邪穢，久湛於物即易，易而忘其本，即合於其若性。言人本性，至靜不覺，感物而動，是欲之害真，衰之蔽正，惑者不悟，以為合。如其性，終身不遷，何其痛哉？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穢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，唯聖人能遺物反己。水性本清，穢在沙石。人性本平，害在嗜欲。能遺物反己，其唯聖人也。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，其為樂不忻忻，其於憂不惋惋。烏貫切。以樂為樂，樂極則哀。以憂為憂，憂不忘也。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傾，保以虛白，何慮傾危？故聽善言便計，雖愚者知說之，稱聖德高行，雖不肖者知慕之。愚者尚知向慕，而況賢德者乎？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，悅慕者過萬，進修者無一。所以然者擊於物而擊於俗，以其貪饕滋味，桎梏名利也。故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此明人君法此四者，主行於上，民化於下者也。清靜者德之至也，柔弱者道之用也。虛無恬愉者，萬物之祖也，三者行則淪於無形，無形者一之謂也，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。一者，无也。言无定形行於天下，周於萬物而无窮也。布德不溉，用之不勤，无澤可潤，无心可勞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。妙絕無聲，安可聞見？無形而有形生焉，無聲而五音鳴焉，无味而五味形焉，無色而五色成焉，故有生於無，實生於虛。音之數不過五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；味之數不過五，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；色之數不過五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。夫形聲色味，皆无自而有。原其正數，不過有五。今自五之變，遂失其常。極於淫靡，固非視聽之所究，常觀之所察哉。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，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，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，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。已上皆宗一為主。故物得一而有常，人得主而化光。道通為一，萬物蕃昌也。故一之理施於四海，无所不同。一之覈察於天地，明得一之人，知天地造化之本，萬物之性情也。其全也敦兮其若樸，外愚於人。其散也渾兮其若濁。迹晦於俗。濁而徐清，沖而徐盈，濁而能清，虛而能盈。澹然若大，海漠然無涯。汜兮若浮雲，飄然何適？若無而有，若亡而存。非無非有，能存能亡，自若樸已下比。體道之人，能若是者也。

老子曰：萬物之總，皆閱一孔，百事之根，皆出一門。萬物萬事，皆出眾妙之門。故聖人一度循軌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放准循繩，曲因其常#8。聖人循大道之原，審萬物之性，不使陸者淵，居巢者穴處，是不變其故也。各附所安。俱利其性，是曲因其常者也。夫喜怒者道之邪也，憂悲者德之失也，好

憎者心之過也，嗜欲者生之累也。此八者大丈夫之不處也。人大怒破陰，大喜墜陽，薄氣發暗，驚怖為狂，憂悲焦心，疾乃成積，人能除此五者，即合於神明。此五者，修身之至誠。人能知飛金鍊石以祈久壽，而不能節欲平和以全天性，且喜怒妄作，樂石奚？救若審得其理，自合神明矣。神明者得其內也，得其內者五藏寧，思慮平，耳目聰明，筋骨勁強。內得者，抱无守一，神閑慮淡，故耳目聰明；筋骨勁強。疏達而不悖，不與物競。堅強而不匱，用柔不乏。無所太過，無所不逮。所欲不過分，所為無不遂。天下莫柔弱於水，水為道也，假言通理，借水明道。廣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長極無窮，遠淪無涯，音宜。息耗減益，過於不訾。音紫。上天為雨露，下地為潤澤，萬物不得生，百事不得成，大苞羣生而無私好，澤及跂音岐。蟻音饒。而不求報，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費，行不可得而窮極，微不可得而把握，擊之不創，音瘡。刺之不傷，斬之不斷，灼之不熏，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，利貫金石強淪天下，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，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，是謂至德。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，以其綽約潤滑也。故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無有入於無間。水者，五行之長，以其得一，故道濟天下，德合萬類，仁迨草木，義堅金石，信合四時，智出无窮。故柔不可斷，剛不可折，動則有威，強而无敵。散為雨露，積為泉原。用之不匱，施之无邊。污之不垢，潔而自全。曠哉水德與道合焉。夫無形者物之太祖，無音者類之大宗。夫萬物生於无形，五音起於无聲。故至无者，不生而能生，故无者為物之祖宗。真人者通於靈府，與造化者為人，執玄德於心，而化馳如神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芒乎大哉。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，其唯心行也。萬物有所生而獨如其根，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，故能窮無窮、極無極，照物而不眩，響應而不知。內得一心，外通萬有；潛浮之道，其化如神，物應无方，孰知其極？老子曰：得#9道者志弱而事強，心虛而應當。志弱者柔毳安靜，藏於不取，行於不能，澹然無為，動不失時，得者，謂無為。無為之道，因物所宜，動合得其時。故貴必以賤為本，高必以下為基，聚塵成嶽，積流成海。託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，行柔而剛，力無不勝，敵無不陵，虛心前物，是无力而強，所之皆遂，无敢陵侮也。應化揆時，莫能害也。動與道游，物何能害。欲剛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強者必以弱保之，積柔即剛，積弱即強，觀其所積，以知存亡。知剛知柔，厥德允修；知存知亡，其身必昌。強勝不若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；強者不可勝，弱者不可陵，是行柔之道也。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言不可輕侮，或更勝於己。故兵強即滅，木強即折，革強即裂，用強者，故材不全也。齒堅於舌而先斃，觀夫齒舌之理，可察剛柔之道，是剛者無斃，柔者獲全矣。故柔弱者生之幹也，堅強者死之徒，事勢相召，死生可驗。先唱者窮之路，後動者達之原。

持後則不屈也。夫執道以耦變，先亦制後，後亦制先，何即不失所以制人，人亦不能制也。謂握夫化機，人莫能知。先之則人不拒，後之則雅合其宜。先後俱制，動靜無為，此執道耦變也。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，時之變則間不容息，先之則太過，後之則不及，夫事有適然，物有成敗，機危之動，間不容息，在於調數候時，期於適中不可失。日迴月周，時不與人遊。謂去速也。故聖人不貴尺之璧，而貴寸之陰，時難得而易失，故聖人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聖人不重積其寶，而貴全於道。惜光陰不駐，時運難遭，舉事成功，不可失也。守清道，拘雌節，因循而應變，常後而不先，柔弱以靜，安徐以定，功大靡堅，不能與爭也。故體清靜，守雌弱，攻天下之強者，其時不爭乎。

老子曰：機械之心藏於中，即純白之不粹。夫機未忘智巧斯存，則玄道逾遠也。神德不全於身者，不知何遠之能壞。近失於身，遠失於人。欲害之心忘乎中者，即飢虎可尾也，而況於人乎。夫欲害忘于中者，雖踐飢虎之尾，處暴人之前，終無患者。體道者佚而不窮，治道得者，沒身不息。任數者勞而無功。窮數術者，勞而無益。夫法刻刑誅者，非帝王之業也；箠策繁用者，非致遠之御也。刑濫民怨，箠繁馬佚。好憎繁多，禍乃相隨，自然之理。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誅非所為也，所守也。謂不專任刑殺，求民之禍，惡者去之，小懲大誡，小人之福也。故能因即大，作即細，能守即固，為即敗。如大禹治水，因下民昏，墊不勝其弊，隨山濬川，斬水通道，救時濟危，俾無有害。巍巍乎其有成功，為是能因者也。秦商鞅作法改程，從今者賞，違法者誅。一日之間，戮七百餘人，渭水為之赤，其後身死車裂，是所害者大，所成者細，守而不固。為之者敗也。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心而不明，以智慮為治者，苦心而無功。夫之耳目，竭心慮，則曷足以言哉？至於不聽而聰，不視而明，無心而為，不慮而成，此真人之所貴也。任一人之材，難以至治，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畝之宅。過則力分不及，循道理之數，因天地自然，即六合不足均也。因其宜，量其力，雖六合之大，必能均齊，萬物之眾，必究其極也。聽失於非譽，惑於好憎。目淫於彩色，禮亶不足以放愛，誠心可以懷遠。言禮不足以防閑，唯心可以照微也。故兵莫憚乎志鏐鏐為下；寇莫大於陰陽，而枹鼓為細。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，中寇藏於山，小寇遯於民間。五兵，道之末者也。陰陽，寇之大者，道也，鏐鏐枹鼓，有形而利，有聲而威。至道無利而能斷，無威而善服，故鏐鏐雖利，道為下，枹鼓存聲於道而細。夫陰陽為男女愛惡也，凡欲利斯興，心將緣情，取捨之間，必有生殺之患。故大寇藏於胸掖，小寇藏於民間。故至人自謹於內，制於外也。故曰民多智能，奇物滋起，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，去彼取此，天殃不起。治國法繁而民亂。亂者，亡之兆。治身法繁則刑勞。勞者，弊之徵。去彼智法，取此清靜，天殃自弭之者也。故

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德。至人以智為賊，世人以智為德。用之則為害，不用之則為福也。夫无形大，有形細；無形多，有形少；無形強，有形弱；無形實，有形虛。有大有小，則有多有少；有少則形為小，是小有形也。无大无小，則无多无少。无少則无形為大。是大因無，形也有形者遂事也，本乎無形莫知其名。因物命名曰遂事也。無形者作始也，遂事者成器也，作始者樸也。樸散而為器也。有形則有聲，無形則無聲，有形產於無形，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。道不无也，生者有也，因生悟道，體存即无。是聲出無間，形存有始者也。廣厚有名，有名者貴全也；此言有者，即无名之名，非求有名，若求有名，何以貴全也？儉薄無名，無名者賤輕也。此言无名者，非是无名之名，謂以愚自絕，不知大道之名者也。殷富有名，有名尊寵也；貧寡無名，無名者卑辱也。有道即尊，无道即辱。雄牡有名，有名者章明也；雌牝無名，無名者隱約也。自非用牡，豈全有名？向非守雌，豈全无名？晦明隱顯，在我有无寧滯也。有餘者有名，有名者高賢也；不足者無名，無名者任下也。不矜其名是有餘，不高而自高者，非賢也。不修其名為不足，不下而自下者，愚也。有功即有名，無功即無名。道不虛應。有名產於無名，無名者有名之母也。夫道，有無相生也，難易相成也。夫有不自有，自无而生有。難不自難，因易以成難。知有不足有，故須守母而存子。知難不自難，必為難於其易。然物不孤運，事在相假也。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，以成其德。忘機即照。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復歸於道，道德既修，功名自有。有非我有，有自有耳。不知誰有，復歸乎道。功名長久，終身无咎。全保功名，自无咎悔。王公有功名，孤寡無功名，故曰：聖人自謂孤寡，歸其根本，唯聖人能立无功之功，无名之名。有此功名，猶稱孤寡。是守雌柔復樸也。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為利，無名以為用。有功利物而不顯，无名常用而无窮。古者民童蒙，言雖成立，猶若童子。不知東西，無分別也。貌不離情，天和順也。言不出行，行出無容，動與道合，言而不文。尚質也。其衣煖而無采，不增華飾。其兵鈍而無刃，不治凶器。行蹢蹢，詳徐之貌。視瞑瞑。音緜。若嬰兒之視也。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衣食之外，餘无所求。不布施，不求德，高下不相傾，長短不相形。外不求報，內不祈德，潛符道真，闇合天理。風齊於俗可隨也，事周於能易為也。令不施而俗自整，人无欲而事自簡也。矜偽以惑世，軻行以迷眾，聖人不以為民#10俗。夫詐偽為事，坎軻而行，斯迷世惑眾，聖人之所不為也。

通玄真經卷之一竟

#1 琢磨：瞿本作『珠礦』。

#2 道之行：霍本无。

#3 存：原作『三』，鋸翟本改。

#4 有无之總名：翟本作『生有无之間』。

#5 正：翟本作『帶』。

#6 欲：翟本作『害』。

#7 出：翟本作『休』。

#8 曲因其常：原作『曲因其直，直因其常』，鋸翟本改。

#9 得：原作『德』，鋸翟本改。

#10 民：翟本无。

## 通玄真經卷之二

### 默希子注

#### 精誠

精者，明也。誠者，信也。誠者天之性也，精者人之明也。誠以志之，明以辯之。非天下至誠，安能盡人物之性，合天地之德？故曰不精不誠，不能動人，斯之謂也。

老子曰：天致其高，地致其厚，日月照，列星朗，陰陽和，非有為焉。无為所致，非有欲也。正其道而物自然，言君正其身，民化如神，不言之教，莫之與鄰也。陰陽四時，非生萬物也，雨露時降，非養草木也，神明接，陰陽和，萬物生矣。天地和泰，神明交降，非有心也。四時不得，不順萬物，不得不生。夫道者藏精於內，棲神於心，靜漠恬淡，悅穆胸中，廓然无形，寂然無聲。言聖人懷天心，施德養道，內韞精神，外無人物，都无兆#1朕，豈有形聲。官府若無事，朝廷若無人，無苛政，無佞人。無隱士，無逸民，朝廷皆忠烈巖野无遺賢，无勞役，無冤刑，使民以時，用法無濫。天下莫不仰上之德，象主之旨，絕國殊俗，莫不重譯而至，君有其道，人賴其德，遠被八表，旁流殊俗。非家至而人見之也，推其誠心，施之天下而已。言致重譯懷殊俗，非人君一一自詣其家，是誠心內發，遠人自至也。故賞善罰暴者，正令也，其所以能行者，精誠也。令雖明不能獨行，必待精誠，精明也，誠信也，非明與信，莫能賞善伐惡。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，精誠弗至也。如禹伐有苗，不伏然後退，舞干羽而有苗格，精誠至也。

老子曰：天設日明，列星辰，張四時，調陰陽，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，風以乾之，雨露以濡之。其生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；其殺物也，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，此謂神明。天道潛運，難可明言。物之生時也，物之死時也，生者，至時不得不生，死者，至時不得不死。即生者合生，死者合死。故生者不謝於天，死者不怨於道，自然而已。所謂神明。是故聖人象之，其起福也，不見其所以而福起；其除禍也，不見其所由而禍除。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。上言

天法道，此言聖人法天。天之有生殺，由君之有賞罰。起福謂用賢，除禍謂去惡。惡者不得不誅，賢者不得不進。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，暴者自誅而非我誅。故福非我起，禍非我生，莫知所由，不見其形。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。聖人不謀細，日用似不足，歲計乃有餘也。寂然無聲，一言而大動天下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。夫聖人其靜也，天下無聲。其動也，萬物歸之。故高宗三年不言，言乃謹。有諸也。故精誠內形氣，動於天，景星見，黃龍下，鳳凰至，醴泉出，嘉穀生，河不滿溢，海不波涌；聖人體道，育物，唯德動天。內發於心，上應於天，故龍鳳翔集，河海清澄，非無清誠，曷能至此？逆天暴物，即日月薄蝕，五星失行，四時相乘，晝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，天之與人有以相通。上明天之應以喜祥，此明逆之致咎災。故知禍福無門，唯人所召，故天人相通，氣類相感，必不差也。故國之姐亡也，天文變，世俗亂，虹蜺見，萬物有以相連，精氣有以相薄。悖氣勝，災害以變物，應之以凶，是故聖人審知一身，通乎萬類，兢兢業業不敢荒，寧將上順天心以安黔首，不敢悔慢也。故神明之事，不可以智巧為也，不可以強力致也。夫神明正直，豈容巧偽？非誠心莫應，況強力能通哉。故大人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鬼神合靈，與四時合信。唯大聖為能體至道，合天心，故德無不備，明無不燭，靈不虛應，信不逾時，有能與斯，可謂大哉。懷天心，抱地氣，執沖含和，心氣相通，天地交泰，非體沖和，豈至如此？不下堂而行四海，其唯神化。變忌習俗，民化遷善，若出諸己，能以神化者也。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己，不以夷夏易情，故不下堂而殊俗化，不馳神而重譯至，德加乎人，若出諸己者。

老子曰：夫人道者全性保真，不虧其身，夫人識道體，合天理，在物無害，於身不虧也。遭急迫難，精通乎天。誠至無違。若乃未始出其宗者，何為而不成，死生同域，不可脅凌。未始出其宗者，是心與道冥，身齊化物，何往不適，何為不成，死生已泯，安可脅凌也？又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返造化，含至和而已，未嘗死者也。道者，法天象地，含陰吐陽，分布五材，包羅萬品，獨運陶鈞之上，周行造化之表，未嘗有生，孰云其死？精誠形乎內，而外喻於人心，此不傳之道也。此言內育精誠，外感人物，其可傳乎。聖人在上，懷道而不言，澤及萬民，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。君臣乖心，倍譎見乎天，神氣相應徵矣，此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也。至道無言，玄功不宰。故君臣相保，誦詠其德，止達于天，幽通于神，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，所能致也。夫召遠者，使無為焉，親近者，言無事焉，言天之高遠，唯無為感之而應，無事親之，則近也。唯夜行者能有之，夜行謂勤行，如夜行，未迨所詣，陪行一不息，所以精神內發，上達于天。故却走馬以糞，却者，罷也。馬者，心也。心如佚馬，難可控御。人皆馳心，遠希名利，以榮其身。我則不然，罷走其心，保將虛靜，以

糞其身也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，是謂坐馳陸沉。不行而至，謂之坐馳。隱而不發，謂之陸沉。夫天道無私就也，無私去也，能者有餘，拙者不足，夫天道無私，有德者則就，無德則去。觀夫去彼取此，涉於有私，及乎捨惡親善，理合自然。無欲則有餘，有欲則不贍也已。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。唯無私無為，故無利無功。是故以智為治者，難以持國，已釋上經。唯同乎大和，而持自然應者，為能有之。唯全大和，自然應之。

老子曰：夫道之與德，若韋之與革，遠之即近，近之即疏，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。夫韋革為鼓，擊之則應，道德資身，用之則行。聲應莫窮，神化無極。是考之不得，察之不虛也。是故聖人若鏡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萬物而不傷，其心若鏡，所鑑無遺。不迎物而求照，必恒照而應物，物無逃像，所遇何傷也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，其失之也乃得之也。有得有失，斯為不實。無得無失，斯為真一。故通於大和者，闇若醉而甘卧以游其中，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。夫抱道含和，忘形遺累，如飲醇酎，甘樂其中，混然而同，可謂大道者也。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。此謂悟道以無生，如因醉以忘形也。

老子曰：昔黃帝之治天下，調日月之行，治陰陽之氣，節四時之度，正律曆之數，別男女，明上下，使強不掩弱。眾不暴寡，民保命而不夭，歲時熟而不凶，百官正而無私，上下調而無尤，法令明而不闇，輔佐公而不阿，田者讓畔，道不拾遺，市不預賈，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，風雨時節，五穀豐昌，鳳凰翔於庭，麒麟游於郊。此黃帝以道治天下，德化如是。慮犧氏之王天下也，枕石寢繩，殺秋約冬，負方州，抱員天，陰陽所擁。沈滯不通者，竅理之逆氣戾物，傷民厚積者絕止之。其民童蒙，不知西東，視瞑瞑，行蹢蹢，倜然自得，莫知其所由浮游，汎然不知所本，自#2養不知所如往。此明慮犧氏之治天下也如此。當此之時，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，藏其螫毒，功揆天地。雖含毒螫之情，而無殘害之心，至德所加，故能若此也。至黃帝要繆未詳乎太祖之下，然而不章其功，不揚其名，隱真人之道，以從天地之固然，何即道德，上通而智故消滅也。太祖，黃帝之先也，其人樸，其性野，有功而不德，有名而不揚，故曰隱真人之道，絕浮囂之智，因自然通於天地也。

老子曰：天不定，日月無所載，地不定，草木無所立，身不寧，是非無所形。三才不寧，萬物失所，若不習志專心，反聽內視，則真人不見，真智不生也。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，其所持者不明，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。所守不明，何以知道？是知者非不知道也。積惠重貨，使萬民欣欣，人樂其生者，仁也。舉大功，顯令名，體君臣，正上下，明親疏，存危國，繼絕世，立無後者，義也。仁而建物，義以存誠，人無不懷，事無不濟，此蓋治世王霸之道。閉九竅，藏志意，棄聰明，反無識，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際

，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，德也。內冥外順，藏精育真，無為逍遙，而外塵垢，是故道散而為德，德溢而為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矣。既散純精，空餘糟粕。

老子曰：神越者言華，德蕩者行偽，至精芒乎中，而言行觀乎外，此不免以身役物也。內溢至精，外生華藻，心役於事，身寧免害。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，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。內守不定則絕境致泥，外馳不息則常苦風波。是故聖人內修道術，而不外飾仁義，知九竅四肢之宜，而遊乎精神之和，此聖人之游也。聖人內守真旨，外應物宜，故得精神之和，而游乎無窮者也。

老子曰：若夫聖人之游也，即動乎至虛，游心乎大無，馳於方外，行於無門，聽於無聲，視於無形，不拘於世，不繫於俗。夫動乎至虛，則無所不通。游乎太無，則無所不有。何門戶之拘制，豈視聽之滑昏哉？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不過，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不觀。夫真聖異迹，功業相懸，由祀不得，庖各司其位。夫人拘於世俗，必形擊而神泄，故不免於累。未有居榮顯不役精神，既受其祿，必憂其事也。使我可拘係者，必其命有在外者矣。既受羈係，則命不在我也。

老子曰：人主之思，神不馳於胸中，智不出於四域，懷其仁誠之心，甘雨以時，五穀蕃殖，春生、夏長、秋收、冬藏，月省時考，終歲獻貢。夫有道之主，不勞神慮，不炫智能，而遠方懷之。故得上順天心，下因物宜，萬姓奉戴，貢獻不絕。養民以公，威厲不誡#3法省不煩，教化如神，法寬刑緩，囹圄空虛，天下一俗，莫懷奸心，此聖人之恩也。公而无私，威而不猛，法約刑緩，人從其化，可謂至神。故萬方攸同，殊俗一軌，此聖人恩治天下。夫上好取而無量，即下貪功而無讓，民貧苦而分爭生事，力勞而無功，智詐萌生，盜賊滋彰，上下相怨，號令不行。言上數者，非聖人之所治天下也。若以此治，即亡无日矣。夫水濁者魚噉，政苛者民亂，上多欲即下多詐，上煩擾即下不定，上多求即下交爭，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，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，抱薪而救火。執本以御末，則功簡而天下治。持末以求#4本，則身勞而天下亂。由決渠水溢，益薪火熾，莫能救也。聖人事省而治，求寡而贍#5，不施而仁，不言而信，不求而得，不為而成。懷自然，保至真，抱道推誠，天下從之，如響之應聲，影之像形，所脩者本也。至聖之理，在乎簡易，則天下所宗，如聲應響，影之像形，莫不應也。

老子曰：精神越於外，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。形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。求之非分，恣之无厭，內傷精神，外遺形體。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，不窺於牖以知天道，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，此言精誠發於內，神氣動於天也。舉要會以觀天下，故人情可察。執璇璣以觀大運，則天道可明。誠言發乎中，精氣

應乎天，所守者近，所明者遠，務者多，所知者少也。

老子曰：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，物歸之而莫之使極，自然至精之感，弗召自來，不去而往，窈窈冥冥，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。冬日之陽，寒者附之。夏日之陰，炎者麻之。彼聖人以治天下，陰陽无情，聖人无情，為物自懷，人自歸。故來非所召，往未嘗遣也。待目而照見，待言而使命，其於治難矣。皋陶暗而為大理，天下無虐刑，何貴乎言者也。師曠瞽而為太宰，晉國無亂政，何貴乎見者也。不言之令，不視之見，聖人所以為師也。夫不言而化，下无虐刑，豈煩於言哉？不視而治，晉國无亂，政何假乎見哉？是以不待目而視，不須言而令，故聖人所以為師也。民之化上，不從其言，從其所行，上古行而不言，末世言而不行。故人君好勇，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，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。人君好色，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，其積至於淫洗之難矣。民化其上，如水順下，宜杜其原本，慎之細微，故秦莊有祈脅之禍，夏桀有妲己之亂也哉。故聖人精誠別於內，好憎明於外，出言以副情，發號以明指。內无偏僻，外絕愛憎，言出響應，令出風行。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，殺戮不足以禁奸，可以德化，難以刑制。唯神化為貴，精至為神，精之所動，若春氣之生，秋氣之殺。其生也，暄然如春物得其生。其死也，肅然如秋物終於死。故生不祈報，死无歸怨。生之死之，以其无心也。故君子者，其猶射者也，於此毫末，於彼尋文矣。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。故君子理人，猶如射也，發矢之際，期於中的，及其至垛，以縣尋文所。毫釐之差，天地懸隔。

老子曰：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，誠心不抱也。法不可以禁民，唯至德可以易俗也。故聽其音則知其風，觀其樂即知其俗，見其俗即知其化。審音以知樂，審樂以知政，觀政以知俗，觀俗以知化。夫抱真效誠者，感動天地，神踰方外，令行禁止，誠通其道而達其意，雖無一言，天下萬民，禽獸鬼神與之變化，夫聖人之治天下，民從其化，有若轉丸。禁奸忒，其猶止方。故不恃之德，不言之教，禽獸神鬼无不悅服。況於人也？故太上神化，歸自然也。其次使得不為非，立法以制。其下賞賢而罰暴。道德既廢，賞罰始行。進賢之路開，則不肖者亦有居。其位去，暴之端起，則賢者亦有受其戮矣。故知非法不明，守之者濫，衡#6非不平，用之者弱。

老子曰：大道無為，無為即無有，無有者不居也，不居者即處無形，無形者不動，不動者無言也，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，無聲無形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是謂微妙，是謂至神，綿綿若存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無為者，為而不恃，故曰無為。無言者，言而不矜，故曰無聲。無形何聽？無色何視？可謂神微。獨立不改，綿綿常存，為天地根。道無形無聲，故聖人強為之形，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。此言得道之要。大以小為本，多以少為始。有生於無，多起於一

。夫推本則返於无形，尋末則惑於多數。故知返則以無為為宗，感多則求一為主也。天子以天地為品，言廣大也。以萬物為資，無不有也。功德至大，勢名至貴，二德之美，與天地配，故不可不軌，大道以為天下母。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，安得不軌以亂乎？，天經者也。

老子曰：賑窮補急，則名生起利，不行小惠。除害即功成。不有其功者善。世無災害，雖聖無所施其德，上下和睦，雖賢無所立其功。時有災害，聖人平之。國有禍亂，賢以定之。今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雖聖無作聖之陞，雖賢無立功之地也。故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，推誠樂施，無窮之智，寢說而不言，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。鼓腹擊壤，不知帝力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無名之道，道之至也。有名之道，名之天下也。故以道可道，非道也。以名可名，非名也。著於竹帛，縷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皆其麤也。華而多飾。三皇五帝三王，殊事而同心，異路而同歸。言雖異時殊治，其歸於道，一也。末世之學者，不知道之所體一，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事之邇，跪坐而言之，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。今之學者，不原其本，不體於要，不究其理，而尋其迹，務在廣聞，只益生亂也。

老子曰：心之精者，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，其神化者，不可說以非道。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，情甚於呼。夫呼聲可聞，不過數少。政令一出，天下咸服也。故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也，同令而行，誠在令外也。與民同憂，故言至而信，信以前立矣，莫敢不應也。與民同利，故令行而誠，誠以外發，無有違者也。聖人在上，民化如神，情以先之。縣得彼意，所應如神。動於上，不應於下者，情令殊也。夫飢者利食，寒者思裘。今飢者與裘，寒者遺食，上令既乖，下情安附也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，而慈母愛之愈篤者，情也。赤子之心，豈言飢飽？慈母規候之情，察其燥濕而恩育之。夫人主撫百姓如愛赤子，何憂天下不治，四海不平？故言之用者變，變乎小哉；不言之用者變，變乎大哉。言有言，言則小。言無言，言則大。信君子之言，忠君子之意，忠信形於內，感動應乎外，賢聖之化也。言忠信，由是君子本意非有忘也。故形於內而動於外，雖賢聖無不從也。

老子曰：子之死父，臣之死君，非出死以求名也，恩心藏於中，而不違其難也。子死父難，臣死君難，非矯世求譽，特以恩覆之，甚而忘其身，直趨其難，誠發於中也。君子之慊怛，非正為也，自中出者也。亦察其所行。慊怛，謂刑法也。刑戮，非正道也。所以懲惡勸善，不得已而行之，不可濫也。聖人不慙於景，貴不為非。君子慎其獨也，謂不欺闇室也。舍近期遠塞矣。近不求己，遠而求人，不謂室塞。故聖人在上，則民樂其治，在下則民慕其意，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志在利人，人皆悅慕也。

老子曰：勇士一呼，三軍皆辟，其出之誠也。勇者一呼，萬人皆駭。賢者治世，天下所望也。唱而不和，意而不載。中必有不合者也。所宗者異故也。不下席而匡天下者，求諸己也，夫憂樂與民同，好惡與民等，故省諸己，可以化人也。故說之所不至者，容貌至焉，雖未達其精微，可仿佛其容貌。容貌所不至者，感忽至焉，感乎心發而成形，可以心靈感，不以狀貌詰也。精之至者可形接，不可以照期。形百無形，至精之精，無不生形，而形見焉，照不求精，而精存矣。

老子曰：言有宗，事有本，失其宗本，伎能雖多，不如寡言。以道為宗，以德為本，離宗失本，故多不如寡也。害眾者倕而使斷其指，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。夫巧藏於心，不在於指，絕其不可得也。由道在心，明非閤言，得若貴言，為道不可冀也。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。匠人，工人也。閉為局，鑄夫至巧，故善以智閉也，莫能啟，拙者專以力捍，雖壯必開。比論知用窮微。力不足任也。

老子曰：聖人之從事也，所由異路而同歸，今古雖殊，治則一也。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。亡者存之，傾者安之，豈唯閤己，常在利人。故秦楚燕魏之歌，異聲而皆樂，九夷八狄之哭，異聲而皆哀。夫歌者樂之徵，哭者哀之效也，惜於中，發於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聲氣相應，悲歡相召，故歌雖異國而皆樂，哭乃殊方而共悲也。聖人之心，日夜不忘乎欲利人，其澤之所及亦遠矣。利人不己，澤乃遐臨。

老子曰：人無為而治，有為也，即傷無為而治者，為無為；為者不能無為也，不能無為者，不能為也。言無為者還是有為，有為即非，無為而治也。唯有為而不為，即無為。人無言而神有言也，即傷無言而神者，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。神貴無言，聖尚不作。言則迹見，為則人之粗，唯兩無傷，能全於道也。

文子曰：名可強立，功可強成。勸勉之道。昔南榮趯老子弟子。恥聖道而獨亡於己，南見老子，受教一言，精神曉靈，屯閤條達勤苦，十日不食，如享太牢。既受一言，精思十日，忘飢味道，如享太牢也。是以明照海內，名立後世，智略天地，察分秋毫，稱譽華語，至今不休，此謂名可強立也。至言已受群疑，頓銷若太陽回照，閤室俱明也。故田者不強，困倉不滿；官御不勵，誠心不精；將相不強，功烈不成；王侯懈怠，後世無名。自庶人至於王侯，未有不勤勵而能使倉廩實，功名著也。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，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進退無難，無所不通。夫大人之道，其隱也寂然，天下莫能見其行也。雷動，天下無不聞，進無喜容，退無慙色，是謂大道也。夫至人精誠內形，德流四方，見天下有利也，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，怵若有喪。喜則受利，憂

其遇害。夫憂民之憂者，民亦憂其憂，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，故憂以天下，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憂於民，民亦憂之。樂於民，民亦樂之。憂樂共之，民不戴者，未之有也。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，終於不可及，德義無方，終始無際。處於不傾之地，立身無為之地。積於不盡之倉，用之不既，戴於不竭之府，運之而無窮也。出令如流水之原，使民於不爭之官，令行則民知禁，事省則官無訟。開必得之門。安其所業。不為不可成，不求不可得，不處不可久，不行不可復。大人之令，動必有益，作則興利，不處不久，不求不復。大人行可說之政，而人莫不順其命，命順則從小而致大，命逆則以善為害，以成為敗。其政教，順之以凶為吉，逆則以大為小。夫所謂大丈夫者，內強而外明，內強如天地，外明如日月，天地無不覆載，日月無不照明。如天地之覆載，如日月之照明，是謂大丈夫也。大人以善示人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天下聽令如草從風。革其故則俗難安，循其性則人易治。草之從風，無敢違者。政失於春，歲星盈縮，不居其常；政失於夏，熒惑逆行；政失於秋，太白不當，出入無常；政失於冬，辰星不效其鄉；四時失政，鎮星搖蕩，日月見謫，五星悖亂彗星出。四時有差，五星失常，謫見于天，災及於人。春政不失禾黍滋，夏政不失雨降時，秋政不失民殷昌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。此明主不可失政。君失其政，天降百殃。君守其政，天降百祥。一人之慶萬民樂。

#### 通玄真經卷之二竟

#1 兆：原作『為』，據瞿本改。

#2 自：瞿本作『罔』。

#3 不誠：瞿本作『以誠』。

#4 求：原作『忘』據瞿本改。

#5 瞻：原作『瞻』，據瞿本改。

#6 衡：原本无，據瞿本增。

#7 詰原作『結』，據瞿本改。

#### 通玄真經卷之三

##### 默希子注

##### 九守

此篇有九目，故曰《九守》。九者，易之數終。明極則變，變則乖道。守之者居，亢龍无悔，可越三清之表。忽之者，則牝馬不利，將淪九幽之下。固宜守道，不可失常也。

老子曰：天地未形，窈窈冥冥，渾而為一，氣象未分。寂然清澄，重濁為地，精微為天，形質已具。離而為四時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分而為陰陽，剛柔立矣。精氣為人，粗氣為蟲，所本則一，所稟則異，氣有清濁，物有精

粗。剛柔相成，萬物乃生。從是萬化，至乎無窮。精神本乎天，骨骸根于地，本乎天者，親上；本乎地者，親下。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。入無窮之門，反造化之根，莫誠其真，孰云有我也？故聖人法天順地，不拘於俗，不誘於人，以天為父，以地為母，陰陽為綱，四時為紀，翱翔天地，復蹈紀綱逍遙於自得之境，放曠於無為宅，俗不能拘，世不能誘也。天靜以清，地定以寧，萬物逆之者死，順之者生。天無心於逆順，人有生於禍敗。故靜漠者神明之宅，虛無者道之所居。道處於靜默，神游於虛極。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，骨骸者所稟於地也。天氣清化而為精神，地氣重凝而為骨骸，故言稟受。道生一，天也。一生二，地也。二生三，人也。三生萬物。變化廣也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皆柔和氣而和。

老子曰：人受天地變化而生，受生天地之間，而居萬物之上。一月而膏，凝也。二月血脉，形兆胚也。三月而胚，定府靈也。四月而胎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形，開竅通明。八月而動，神其降靈。九月而躁，宮室列布，以定精也。十月而生，萬像成也。形骸已成，五藏乃分。肝主目，腎主耳，脾主舌，肺主鼻，膽主口。五藏此唯四，形今說不同，未詳。外為表，中為裏，頭圓法天，足方象地。一人之身，萬像悉備，不可輕也。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，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；天有風雨寒暑，人有取與喜怒。膽為雲，肺為氣，脾為風，腎為雨，肝為雷，人與天地相類，而心為之主。心為身主，總統五藏、六府、四支、九竅之要，上通於天，下應於地，中合於萬物。所謂神。百姓日用不知，知此道者，鮮矣。耳目者日月也，血氣者風雨也。日月失行，薄蝕無光，風雨非時，毀拆生災。天有日月，不可不明；風雨，不可不節。不時不節，則為災。人有耳目，不可不清；血脉，不可不平。不和不平，則為病矣。五星失行，州國受其殃。五星所犯，分野受災。五藏受邪，一身生病。天地之道，至閔以大，尚由節其章光，愛其神明，人之耳目，何能久燠而不息，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。天地至大，猶節四時、調五緯，護其神明。況乎人役耳目，馳心慮而能全其性靈者乎？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。內保精神，外全形體。夫血氣者，人之華也，五藏者，人之精也，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，則胸腹充而嗜欲寡。夫見表知裏，視本知末，且嗜欲生乎中，則華色彫乎外；精氣和於內，而肌膚充乎外。嗜欲寡，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，聽視聰達謂之明。夫聰無不察，明無不照，莫不由乎寡情杜欲也。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，則氣意勝勝去。而行不僻，精神盛而氣不散，以聽無不聞，以視無不見，以為無不成，任能正定其心，五藏不受於邪，則悖之氣散，而精神之用明，微無不照，幽無不察，事無不濟，為無不成也。患禍無由入，邪氣不能襲。動用常正，禍患自亡。內精不蕩，外邪莫入。故所求多者所得少，所見大者所

知小。自少以求多，即易因小以知大，則明。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，血氣者五藏之使候，決戶牖，精神洞明玄鑒，通使俱，則五藏疏達而悖也。故耳目淫於聲色，即五藏動搖而不定，血氣滔蕩而不休，精神馳騁而不守，禍福之至，雖如丘山，无由識之矣。惑於聲色，役其精神，忘於彼而忘於此。亦猶水之平也，則毫髮之微可睹，人之蔽也，雖丘山之禍莫之見。故聖人愛而不越，雖通嗜欲，務在節宣，不祈分外也。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，无所誘慕，意氣无失清靜，而少嗜欲，五藏便寧。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，即觀乎往世之外，來事之內，禍福之間，可足見也。聖人知嗜欲蔽塞聰明，故一心氣而止亂，守精神而不越，則內外之情可見，禍福之兆自明也。故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，遠徇於物，近貴其身，所棄者大，所得者小。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，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，五音入耳，使耳不聰，五味亂口，使口生創，音爽。外有所欲，內有所損。趣舍滑心，使行飛揚，故嗜欲使人氣淫，好憎使人精勞，不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。精氣泄漏，則形神日逝也。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。厚生者，謂貪餐无厭。只求快心誠自疏也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即所以得長生。無以生為不厚生，不厚生者，不處必死之地也。天地運而相通，萬物總而為一，能知一，即無一之不知也，不能知一，即無一之能知也。自天地萬物，輪轉無窮皆乘一而有萬類，雖差，同根于一。故知萬物為一，理無不悉。不知萬物為一，則觸事皆失。吾處天下，亦為一物，而物亦物也，物之與物，何以相物。此明物我玄同，好憎無主。故云吾處天下，亦天下之一物耳。同為一物，何以相物，物我兩忘，是非安繼，故游刃虛，宗全真大橫也。欲生不可事也，憎死不可辭也，欲不可縱，事不可繁。賤之不可憎也，貴之不可喜也。貴賤以宜，好憎安在。因其資而寧之，弗敢極也，弗敢極，即至樂極矣。此一節總叙九守為治國修身之至誠，向道君子宜精詳其旨也。

### 守虛九守一數

老子曰：所謂聖人者，因時而安其位，當世而樂其業。安人之所不安，至安。樂人之所不樂，至樂也。夫哀樂者德之邪，好憎者心之累，喜怒者道之過，凡人則有，道者則無。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生非我有，故謂天行。死非我終，故謂物化。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此動靜不失其正也。故心者形之生也，神者心之寶也。神，心之舍也，人之所寶也。形勞而不休即蹙，精用而不已則竭，是以聖人遵之，不敢越也。形者，神之宅。精者，氣之靈。相依而主，相違而死。聖人貴之，不敢輕用也。以無應有，必究其理，以虛受實，必窮其節，萬物自无而生，无所不有。天地以虛而受，无所不容也。恬愉虛靜，以終其命。保虛靜達生死。無所疏，無所親，其貴也，不可親，其賤也，不可疏也。抱德煬和，以順於天，與道為際，與德為鄰，不為福始，不為

禍先，死生无變於己，故曰至神。合乎道德，齊乎死生，福之不能祐，禍之不能傾，自非至神，安能若此？神則以求無不得也，以為無不成也。能與天地同道，與神靈合德，則所求无不得，所為无不成，可謂至神也。

### 守無

老子曰：輕天下即神無累，細萬物即心不惑，无以天下為萬物盜，則神何累？不為萬物盜，則心何惑也？齊生死則意不懼，同變化則明不眩。知死生以假名，不足以恐懼，誠變化以虛誕，不足以驚怛。夫至人倚不撓之柱，行無關之途，不撓之柱，道也。無關之途，德也。以道為柱，所以无傾。以德為途，所以皆適。稟不竭之府，神用无極。學不死之師，本乎不生。無往而不遂，無之而不通，屈伸俯仰，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，利害不足以患心。死生无迫於己，利害安足介懷。夫為義者，可迫以仁，而不可劫以兵，存義者可以仁道，勸不可以兵威脅。可正以義，不可懸以利，重於義則輕於利也。君子死義，不可以富貴留也，寧蹈義而死，不苟富而生。為義者，不可以死亡恐也，死義以忘生也。又況於無為者乎。無為者即無累，無累之人，以天下為影柱。影柱，虛無也。既無形質，安所係累？夫存義者，猶不可以兵威脅之，況有道者而可以死亡恐之乎？上觀至人之倫，深原道德之意，下考世俗之行，乃足以羞也。羞，進也。觀古視今，抱道守德，深明旨趣，足以進修也。夫無以天下為者，學之建鼓也。夫上古之君；無不以天下為己，不思至道，公然有為，其由擊鼓而欲無聲，不應者也。

### 守平

老子曰：尊勢厚利，人之所貪，比之身則賤，尊勢者，重世而賤身。修道者，貴身而輕貨。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，衣足以蓋形禦寒，適情辭餘，不貪得，不多積，養足而已，有餘委之。清目不視，靜耳不聽，閉口不言，委心不慮，棄聰明，反太素，休精神，去知故，無好無憎，是謂大通。除穢去累，莫若未始出其宗，何為而不成。未始出其宗者，謂本來虛寂，无无貪愛，故萬緒紛然，皆為穢累。故遣滌除，還原復樸也。知養生之和者，即不可懸以利，通內外之符者，不可誘以勢。貪利傷生，慕世妨道，至人之所不為之也。無外之外至大，無內之內至貴，能知大貴，何往不遂。大道其出無外，其入無內，無之不通，可謂大貴也。

### 守易

老子曰：古之為道者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。得情性之和，忘貧賤之品。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，心有不樂，無樂而不為。有欲則所欲者不足，無樂則所適者皆遂。無益於性者，不以累德，不便於生者，不以滑和，名利傷德，嗜欲害生，故不為也。不縱身肆意

，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。自能矜慎，可為儀表也。量腹而食，制形而衣，容身而居，適情而行，餘天下而不有，一委萬物而不利，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。夫若然者，可謂能體道矣。惟體道知足者，故有餘天下，不利萬物，豈從欲害奪其性命也？

### 守清

老子曰：人受氣於天者，耳目之於聲色也，鼻口之於芳臭也，肌膚之於寒溫也，其情一也。貴賤所同。或以死，或以生，或為君子，或為小人，所以為制者異。所好則同，所得則異。隨心所欲，為物所制。性有賢愚，情有厚薄。故或貴或賤，或死或生，不一也。神者智之淵也，神清則智明，鑒无遺物。智者心之府也，智公則心平。動不私己。人莫鑒於流潦，而鑒於澄水，以其清且靜也。水非濁而能照，神非清而不居。故神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，唯清與平，可察物情。故用之者，必假於不用者。謂有无相成，形神相保也。夫鑒明者，則塵垢不汙也，神清者，嗜欲不誤也。明則不垢其身，清則不誤其神。故心有所至，則神慨然在之，心靈相通，故心至則神存。反之於虛，則消躁藏息矣，此聖人之遊也。心无靜躁，神明虛遊。故治天下者，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。

### 守真

老子曰：夫所謂聖人者，適情而已，量腹而食，度形而衣，節乎己，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。絕貪汙而情可適，節食而性可全。故能有天下者，必無以天下為也。故能有天下者，不無以天下為也，能有名譽者，必不以越行求之。能有大名，蓋天下者，必不以驕矜之處。故天下樂推而不厭，能有令譽，而州里必不以誇耀而得，故百姓戴之而不重也。誠達性命之情，仁義因附也。自非審窮通之分，得人物之情，則天下自歸，百姓自附也。若夫神無所掩，心無所載，通洞條達，澹然无事，勢利不能誘，聲色不能淫，辯者不能說，智者不能動，勇者不能恐，此真人之遊也。神之明者，物不能蔽，事不能惑。雖勢傾王公，利積山嶽，聲駐行雲，色能傾國，辯若連環，智若流水，勇絕扛鼎，且匹夫猶不可奪，況真人者乎？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。唯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，不生不化，故能為生之之本。不達此道者，雖知統天地，明照日月，辯解連環，辭潤金石，猶無益於治天下也。不知性命之理，不達危微之機，樂氣吞宇宙，辨吐江河，雖曰神奇，而臭腐矣。奈天下何？故聖人不失所守。所賤者勢名，所貴者道德。

### 守靜

老子曰：靜漠恬淡，所以養生也，和愉虛無，所以據德也。自非恬愉，豈能全道。外不亂內，即性得其宜，靜不動和，即德安其位，養生以經世，抱德

以終年，可謂能體道矣。外物不撓，內和自生，育之有質，歸乎自然。若然者，血脉無鬱滯，五藏無積氣，禍福不能矯滑，非譽不能塵垢，身心虛暢，情氣調達，禍福已冥，非譽安垢。非有其世，孰能濟焉。有其才不遇其時，身猶不能脫，又況無道乎。夫君臣相遇，猶雲龍相感，有非常之主，用非常之人，亦千載一逢，所謂稀矣。今才可經世，時非有道，心宜逾迹，無復干求，是以文種就戮，范子汎舟。故賢愚相懸，眇然千里也。夫目察秋毫之末者，耳不聞雷霆之聲，耳調金玉之音者，目不見太山之形，故小有所志，則大有所忘。專視則廢耳，專目則廢聽。至雷霆之聲非細，耳不聞者，非謂聾者。太山之形非小，目不睹者，非謂瞽者，以心不兩用，志不兼功。故知見利忘道徇物遺身多矣。今萬物之來，擢拔吾生，撓取吾精，若泉原也，雖欲勿稟，其可得乎。聲色之娛，滋味之美，金玉之音，惑眩情性，昏翳精神，相發監觴，浸成巨壑，非夫至人，安能奮翅沖霄，揚髻慧海也？今盆水若清之，經日乃能見眉睫，濁之不過一撓，即不能見方圓也。人之精神，難清而易濁，猶盆水也。凡人之情，易染於俗，知易染之情，必固難行之道。水之性，難清於器，審難清之性，去易昏之鑑也。

### 守法

老子曰：上聖法天，無為。其次尚賢，形教也。其下任臣。任臣者，危亡之道也，權政在人，危亡無日。尚賢者，癡惑之原也，君尚賢，則下矯性而為之。矯性者非正真，故曰癡惑。法天者，治天地之道也。治世之道，則天下之行也。虛靜為主，虛無不受，靜無不持，守清靜，故能維持天下，而萬物之主也。知虛靜之道，乃能終始，故聖人以靜為治，以動為亂，自靜者則心不撓，自治者故物不亂。故曰，勿撓勿纓，萬物將自清，勿驚勿駭，萬物將自理，是謂天道也。撓者，煩動也。駭者，散亂也。言治民之道如是，則萬姓萬物皆不失其所也。

### 守弱

老子曰：天子公侯，以天下一國為家，以萬物為畜，懷天下之大，有萬物之多，即氣實而志驕，矜其大者，雖大必亡；憂其危者，雖危必存。大者用兵侵小，小者倨傲凌下，恃強者亡，凌下者滅。用心奢廣，譬猶飄風暴雨，不可長久。明強不可恃，暴不可久。是以聖人以道鎮之，執一無為，而不損沖氣，唯聖人知強暴不久，故鎮以道德，一以好憎，則和氣不傷，太平可至。見小守柔，退而勿有，不可光大。法於江海，江海不為，故功名自化，弗強，故能成其王，言聖君有功不居，民自從化，有德不宰，物自歸往也。為天下牝，故能神不死，神者，淪九幽之不昧，騰三清而不皎，本乎無始，豈曰有終也？自愛，故能成其貴，萬乘之勢，以萬物為功名，權任至重，不可自輕，自輕則功

名不成。夫聖人以萬物為貴。今輕萬物，是輕其身；輕其身，是輕天下。輕天下，物不歸矣。夫道大以小而成，多以少為主，道以小而成大，物緣眾而宗之，一也。故聖人以道莅天下，柔弱微妙者，見小也，儉嗇損缺者，見少也，見小故能成其大，見少故能成其美。有天下者，不遺小國之臣，故能成其大。治身者，不棄片善之益，故能歸其美也。天之道，抑高而舉下，損有餘，補不足，天道惡盈而益謙也。江海處地之不足，故天下歸之奉之。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，見下也，江海以容納為大，聖人以謙濟為尊。虛心無有者，見不足也。見下故能致其高，見不足故能成其賢。矜者不立，奢者不長，強梁者死，滿口者亡。保虛柔者久存，矜奢溢者速亡。飄風暴雨不終日，小谷不能須臾盈。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，故不能久而滅，小谷處強梁之地，故不得不奪。是以聖人執雌牝，去奢驕，不敢行強梁之氣，執雌牝，故能立其雄牡，不敢奢驕，故能長久。唯人不驕侈，執雌牝而英雄，歸之為群雄之王也。

老子曰：天道極即反，盈即損，日月是也。故聖人日損，而冲氣不敢自滿，日進以牝，功德不衰，天道然也。天道惡盈而好謙，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。道惡暴而忌驕，故桀紂忽之以致亡也。人之情性，皆好高而惡下，好得而惡亡，好利而惡病，好尊而惡卑，好貴而惡賤，眾人為之，故不能成，執之，故不能得。是以聖人法天，弗為而成，弗執而得，眾人隨俗，好尊高，惡卑下，故欲高而不能自高。聖人法天，不好尊高，不惡卑下，故不尊而自尊，不高而自高也。與人同情而異道，故能長久。晦其光，同其塵。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，命曰侑卮，其冲即正，其盈即覆。其器今亦有之，以存至戒。故知虛則自全，盈不可久。夫物盛則衰，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樂終而悲。天道有盈虧，人道有盛衰，或始吉終凶，或前樂後悲。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，任智則太察也。多聞博辯守以儉，縱辯則害正也。武力勇毅守以畏，恃勇則輕也。富貴廣大守以狹，秉亢則多悔也。德施天下守以讓，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也。服此道者，不欲盈，夫唯不盈，是以弊不新成。謹守弊陋，不令盈滿服，膺此道可保天下，況於一身也？

老子曰：聖人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。可隱則隱，可顯則顯也。能至於無樂也，即無不樂也，無不樂，即至樂極矣。是內樂外，不以外樂內，故有自樂也，即有自志，貴乎天下，所以然者，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。夫至樂者，非謂鏗鏘，八音，端妍殊色。所貴清虛澄澹，無為絕欲以為至樂而亡。內樂外者，以樂樂人，而與天為儔。外樂內者，以樂樂身，即與身為仇。故因其樂而樂之，為天下要道也。不在於彼，而在於我，不在於人，而在於身，身得則萬物備矣。求之於外，與道相背。修之於身，與德為鄰。故達於心術之論者，即嗜欲好憎外矣，是故无所喜，无所怒，無所樂，無所苦，萬物玄同，無非無是

，心術既明，道德將構。苦樂兼忘，好憎安係？萬物不異，自然玄同也。故士有一定之論，女有不易之行，士之有道，萬偽不能遷其心。女之有行，千金不能變其節。不待勢而尊，不須財而富，不須力而強，不利貨財，不貪世名，不以貴為安，不以賤為危，形神氣志，各居其宜。尊道富德，輕勢委利，志氣清疑，形神相接矣。夫形者生之舍也，氣者生之元也，神者生之制也，一失其位，即三者傷矣。此三者，謂形、神、氣也。精神即逝，形氣亦凋。一失其所，三者何依也？故以神為主者，形從而利，以形為主者，神從而害。養神為主，虛靜存乎本，則神運而氣全。養形為主，欲害傷乎未，則形斃而神遁。其生。貪饕多欲之人，顛冥乎勢利，誘慕乎名位，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，即精神日耗以遠久，淫而不還，形閉中拒，即無由入矣，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。夫精神難御，勢名易惑，必宜中拒，不可開兌，猶恐有失於濟事，則終身不救也。夫精神志氣者，靜而日充以壯，躁而日耗以老。靜則復无躁，則失生也。是故聖人持養其神，和弱其氣，平夷其形，而與道浮沉，如此則萬物之化，無不偶也，百事之變，無不應也。神和氣平，志強形泰，故能與道浮沉，乘時變化，無不應者也。

### 守樸

老子曰：所謂真人者，性合乎道也，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治其內不治其外，明白太素，無為而復樸，體本抱神，以遊天地之根，芒然仿佯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事之業，履真返樸，即遊天地之根。无為无事，即逍遙塵垢之外也。機械智巧，不載於心，審於无假，不與物遷，真性已著，外物不移。見事之化，而守其宗，心意專於內，通達禍福於一，守本不易，見化无疑，禍福素冥，升沉何累也？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脩然无心。不學而知，弗視而見，弗為而成，弗治而辯。知於无知，見於不見，為而不為，辯於不辯，明无知為真，知知之為偽，感而應，迫而動，不得已而往，如光之燿，如影之效，動之如光，流而不滯。靜之如影，處而隨意。以道為循，有待而然，廓然而虛，清靜而無，廓然獨處，忽若有待；泛然不係，實亦无謂。以千生為一化，以萬異為一宗，千生雖殊，同乘一化；萬形各異，同出一虛。有精而不使，有神而不用，內保湛然，外无役用。守太渾之樸，立至精之中，含真育神，樸渾精粹。其寢不夢，絕諸想也。其智不萌，无他慮也。其動無形，神用微也。其靜无體，存而若亡，生而若死，出入無間，役使鬼神，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，今以存為亡，以生為死者，謂隳體黜聰，離形去智。故能出入无間，役使鬼神，是登假於道也。使精神暢達，而不失於元，元者，精氣也。日夜無隙，而與物為春，如陽春之照萬物，豈有遷際者也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。非假他術，唯心契道。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，形有同无，神无常有。以不化應化，千

變萬轉，而未始有極，唯不化者能化，故隱顯無窮，變化無極也。化者復歸於無形也，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，故生生者未嘗生，其所生者即生化，化者未嘗化，其所化者即化。萬物受生化，不得不生化。故淪於無形，天地不生化而能生化。故所以常生常化。此真人之遊也，純粹之道也。言純氣精妙，遊於不生不化之途，故曰真人。

### 通玄真經卷之三竟

#1 愛：原作『授』，據瞿本改。

#2 者：原作『也』，據瞿本改。

### 通玄真經卷之四

默希子注

符言

符者，契也。言者，理也。故因言契理之微，悟道忘言之妙，可謂奧矣。

老子曰：道至高無上，至深無下，上乎無上，下乎無下，故能高能深，能上下也。平乎准，直乎繩。非衡能平，無處不夷。非繩而直，無處不正。圓乎規，方乎矩，非圓能圓，而無圓。非方能方，而無方。包裹天地，而無表裏，其大無外，其細無內。洞同覆蓋，而無所硤，大圓無涯，大通無滯。是故體道者，不怒不喜，其坐無慮，寢而不夢，見物、而名，事至而應。前已解。

老子曰：欲尸名者必生事，事生即舍公而就私，尸主求名者，必有事，事生即不和，故令去名而就和。倍道而任己，見譽而為善，立而為賢，倍，背也。背道祈譽，非喜之喜。趁俗求名，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，而事不順時，治不順理則多責，事不順時則無功，順理，則用心寡而成事大，乘時則用力多而見功少。妄為要中，功成不足以塞責，事敗足以滅身。要譽立效，求合時君者，功未濟物，敗以及身也。

老子曰：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，無為事任，無為智主，藏於無形，行於無怠，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，動不為主則無形，無形故無將迎之福；唱而方應則無怠，無怠故無未來之禍也。始於無形，動於不得已，欲福先無禍，欲利先遠害。治未兆之事則為福，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。故無為而寧者，失其所寧即危，無為而治者，失其所治即亂。失所寧者，謂捨內寧而外求寧，則困矣。失所治者，謂遺身而求治人，則惑矣。故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謂玉石有分，而爭奪生。其文好者皮必剝，其角美者身必殺，甘泉必竭，直木必伐。物有美而見害，人希名而召禍。華榮之言後為愆，先聘華辭，後招身禍，石有玉傷其山，山若藏寶必見鑿，人不慎言必招禍。黔首之患固在言前。且君子攸戒，尚有三緘。小人騰口，得不招禍也？

老子曰：時之行，動以從，不知道者福為禍。時人從動以行，不知道者以

福亡。夫聖人治道，先知存亡，縣料得失。故舒卷靡定，寵辱不驚，方獲終，吉以保其身。至於昧者，多承福而作威，故福極而禍生，非禍福相傾，乃動用之乖分耳。天為蓋，地為軫，善用道者終無盡，地為軫，天為蓋，善用道者終無害。以天為蓋，覆无涯而皆善。以地為軫，運无窮而莫害。陳彼五行，必有勝，金火相攻。襄王遽作。天之所覆無不稱，天道包弘各稱。故知不知上，不知知，病也。知无知者，善不知強知者，病也。

老子曰：山生金，石生玉，反相剝，木生蟲，還自食，人生事，還自賊。名顯道喪，事起害生。夫好事者未嘗不中，爭利者未嘗不窮，未有涉水不濡其足，蒙塵不垢其身。善游者溺，善騎者墮，各以所好，反自為禍。矜誇其能喪厥功，騁其仗喪厥身。必也。得在時，不在爭，治在道，不在聖。時會自得，不假力爭。道在自尊，何煩矜聖。土處下不爭高，故安而不危，水流下不爭疾，故去而不遲。道之所貴，德之所尚，不爭而高，不疾而速。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，無為故無敗。道无形狀，不可把握，故執之則失。又非形體，難以雕刻，故為之則敗者也。

老子曰：一言不可窮也，二言天下宗也，三言諸侯雄也，四言天下雙也。貞信則不可窮，道德則天下宗，舉賢德，諸侯雄，惡少愛眾，天下雙。兼得四句者，上為皇為帝，偏得一言，則下為霸為佐也。

老子曰：人有三死，非命亡焉。言非命者，人自取之也。飲食不節，簡賤其身，病共殺之；樂得無己，好求不止，刑共殺之；以寡犯眾，以弱凌強，兵共殺之。故死生在我，禍福无門，匪降自天，職競由人也。

老子曰：其施厚者其報美，其怨大者其禍深。薄施而厚望，畜怨而無患者，未之有也。察其所以往者，即知其所以來矣。功高則報厚，怨深則患大，隨其輕重，遺之恩怨也。

老子曰：原天命，治心術，理好憎，適情性，即治道通矣。原天命，即不惑禍福；治心術，即不妄喜怒；理好憎，即不貪無用；適情性，即欲不過節；不惑禍福，即動靜順理；不妄喜怒，即賞罰不阿；不貪無用，即不以欲害性；欲不過節，即養生知足。凡此四者，不求於外，不假於人，反己而得矣。明此四者，可謂大通。不因於人，省己而已。

老子曰：不求可非之行，不憎人之非己，无譎詐之行，人何非我？懷仁恕之情，我无尤人也。修足譽之德，不求人之譽己，自修己德不求人譽，不能使禍無至，信己之不迎也。不能使福必來，信己之不讓也。不能防不測之禍，信命不造不能要。必至之福，來者當受也。禍之至，非己之所生，故窮而不憂；福之來，非己之所成，故通而不矜。禍生非己，雖禍而何憂？福生非我，雖福而何恃也？是故閑居而樂，無為而治。怡泊優游而已。

老子曰：道者守其所已有，不求其所以未得。求其所未得，即所有者亡，循其所已有，即所欲者至。以有者一身之精神，未有者多方之伎術。今廢已有之精神，祈未得之方術，未得者未至，所得者以忘。不保得一之由，難追兩失之悔。故至人守其本，不尋其末，貴得於內，而制於外也。治未固於不亂，而事為治者必危；行未免於無非，而急求名者必剝。本固邦寧，行周不辱。故福莫大於無禍，利莫大於不喪。无禍之福，福之厚矣。無喪之利，利之大矣。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。唯无禍福，則无損益。夫不可以勸就利者，而可以安神避害。道者不可以誘以利，无利則无害，故神自安，道自來也。故嘗無禍不嘗有福，嘗無罪不嘗有功。无禍无福，无罪无功，是謂大通。道曰芒芒昧昧，從天之威，與天同氣，無思慮也，無設儲也。道曰：道君也？芒昧，謂道窈冥不可得見。今但法天以虛，為身以无，為心不慮而成，不勞而物積也。來者不迎，去者不將，任其自得。人雖東西南北，獨立中央，身應物而无窮，道居中而獨運。故處眾枉不失其直，曲全故大。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，至氣流轉，真精常存。不為善，不避醜，遵天之道，不為始，不專己，循天之理，不豫謀，不棄時，與天為期，不求得，不辭福，從天之則。天无心不言，而萬物生人。无為不謀，而百事遂。內無奇福，外無奇禍，故禍福不生，焉有人賊。凡有福即有禍，今禍福已冥，孰為人賊害故至德，言同輅，事同福，上下一心，無岐道，旁見者退之於邪，開道之於善，而民向方矣。偏見不足以話俗，正道而可以誘民？

老子曰：為善即勸，為不善即觀勸，即生責，觀即生患。勸勉也，觀察也，夫人為善，當日自勉之。有不善者，察見已過，則向方矣。是不免其為善矣。若以己為善察，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，則有患矣。故勸為善而不善矣。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，可以退而修身。故聖人不以行求名，不以知見求譽，治隨自然，己無所與。進不飾智以求名，退而修身以自治。推之自然，豈希人譽也。為者有不成，求者有不得，人有窮而道無通。人有求而不得道，无為而自周。有智而無為，與無智同功，有能而無事，與無能同德，有智若無智，有能若無能，道理達而人才滅矣。夫至德內充，人才外滅者，故有若无，實若虛者也。人與道不兩明，人愛名即不用道，道勝人即名息，道息人名章，即危亡。道須一致，事不兩全。

老子曰：使信士分財，不如定分而探籌，何則，有心者之於平，不如無心者也；使廉士守財，不如閉戶而全封，以為有欲者之於庶，不如無欲者也。探籌絕疑於无心，庶士見待於有欲。人舉其疵則怨，鑑見其醜則自善。賢者舉過而思改。愚者自媒而為善。人能接物而不與己，則免於累矣。先人後己，終身无咎。

老子曰：凡事人者，非以寶幣，必以卑辭，幣單而欲不厭。君子不重寶，幣服以謙敬。人能行之，久而無厭也。卑體免辭，論說而交不結。約束誓盟，約定而反先日，君子之交，不假結，約一言而定，終身不易。小人之交，要以擔盟，未盈旬時，以違舊要也。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，內秉真淳，外無虛飾。修其境內之事，盡其地方之廣，勸民守死，堅其城郭，上下一心，與之守社稷。即為民者不伐無罪，為利者不攻難得，此必全之道，必利之理。與民同利，民樂死之，與民同心，民共守之。求名者不貪濫，為利者不乖分。此聖王之道，即社稷共守，郊境同固也。

老子曰：聖人不勝其心，眾人不勝其欲。心勝則道全，欲勝則心危。君子行正氣，小人行邪氣。內便於性，外合於義，循理而動，不繫於物者，正氣也。推於滋味，淫於聲色，發於喜怒，不顧後患者，邪氣也。邪與正相傷，欲與性相害，不可兩立，一起一廢，故聖人損欲而從性。目好色，耳好聲，鼻好香，口好味，合而說之，不離利害嗜欲也。耳目鼻口，不知所欲，皆心為之制，各得其所。由此觀之，欲不可勝亦明矣。六情所欲，一心為制。氣正於中，則欲不害性。心邪於外，則偽已惑真。故知邪正在我，與奪因心，且一心自正，羣物何累也？

老子曰：治身養性者，節寢處，適飲食，和喜怒，便動靜，內在己者得，善不外求。而邪氣無由入；飾其外傷其內，扶其情者害其神，見其文者蔽其真。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，必困其性，言人賢不可暫忘，若須臾離之，必受困辱。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客者，必累其形。夫輔身御性，必宜節飲全和，使心氣內平，而神明可保，君子慎微，不在於遠。雖十步之內，必慮朽株之患；須臾之間，卒遇非意之事，安可怠哉，故羽翼美者，傷其骸骨，枝葉茂者，害其根莖，能兩美者天下無之。翡翠以文彩見害，春華以芳菲見折。物有雙美，事能兼濟，未之有也。

老子曰：天有明，不憂民之晦也，地有財，不憂民之貧也。天之道，明照大開，至幽能察。地之利，育於萬物，廣濟無達也。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，行者以為期，直己而足物，不為人賜，用之者亦不受其德，故安而能久，天地無與也，故無奪也，無德也，故無怨也。至人者，勢名不能動，欲害不能傾，塊然獨處，巋然不動。以其常足不受賜，脫其所取，輒亦無害，故與之不德，奪之無怨，故能長久也。善怒者必多怨，善與者必善奪，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。超喜怒之域，忘與奪之情，任之自得，以全天理也。故譽見即毀體之，善見即惡從之，利為害始，福為禍先，不求利即無害，不求福即無禍，身以全為常，富貴其寄也。譽者，人之所美，善者，人之所慕。但不欲顯顯，則有毀有怨，非待絕善譽，將無毀怨。若不矜不伐，自然無禍無福，道德自全。全

身為常，富貴若寄也。

老子曰：聖人無屈奇之服，詭異之行，服不雜，行不觀，服不驚眾行不異人，通而不華，窮而不懾，榮而不顯，隱而不辱，異而不怪，窮通，命也。故不華不攝。榮隱，時也。故不顯不辱。雖異於人，何足怪也？同用無以名之，是謂大通。用无則无滯，是為大通也。

老子曰：道者直己而待命，時之至，不可迎而返也，時之去，不可足而援也，故聖人不進而求，不退而讓。正身待命，直道從時，不將不迎也。隨時三年，時去我走，去時三年，時在我後，無去無就，中立其所。此言先之大過，後之不及，唯迎之无前，隨之无後，濁立其中而安其所也。天道無親，唯德是與。福之至，非己之所求，故不伐其功；禍之來，非己之所生，故不悔其行。前已釋也。中心其恬，不累其德，非譽不能生，寵辱不能驚。狗吠不驚，自信其情，誠无非分。自明无非，故不驚懼。故通道者不惑，知命者不憂。知道知命，何憂何懼？帝王之崩，藏骸於野，其祭也祀之於明堂，神貴於形也，言古帝王歸骸於野，不封不樹，示民有終；祀神明堂，不諂不濫，示民知嚴也。故神制形則從，形勝神則窮，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，謂之大通。依神形全，縱欲神逝。自非明達，焉能保之？

老子曰：古之存己者，樂德而忘賤，故名不動志，樂道而忘貧，故利不動心，是以謙而能樂，靜而能澹。道德備身，貧殘無恥，心志不虧，名利不惑。故能謙之，樂以靜，而澹然也。以數筭之壽，憂天下之亂，猶憂河水之涸，泣而益之也。故不憂天下之亂，而樂其身治者，可與言道矣。喻人不憂壽之將盡，而憂天下之不治，是猶泣數滴之淚，欲增其河水之流，無益之謂也。唯忘治人而治其身，可與言乎道也。

老子曰：人有三怨，爵高者人妬之，官大者主惡之，祿厚者人怨之。高而能卑，厚而能散，自保元吉也。夫爵益高者意益下，官益大者心益小，祿益厚者施益博，脩此三者怨不作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三者不脩，殃及己身。

老子曰：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，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。言己情以達人情，得人意以通己也。既閤且聾，人道不通，故有閤聾之病者，莫知事通，豈獨形骸有閤聾哉，心亦有之塞也，目不睹太山，耳不聞雷霆，此形骸其閤聾，有鑒凝鹿馬，智昏椒麥，此人之閤聾也。即事不辨，況大道哉。莫知所通，此閤聾之類也。夫道之為宗也，有形者皆生焉，其為親也亦戚矣，饗穀食氣者皆壽焉，其為君也亦惠矣，諸智者學焉，其為師也亦明矣。生以道為親，无形而形焉。其為親也大矣。穀與氣為君，非壽焉。其為惠也，厚矣，智以學為師，非師而師焉，其為明，至矣。人皆以無用害有用，勤無用事，傷有深之情。故知

不博而日不足，君子常以所知未遠，曷日不足，以自勉勵也。以博奕之日問道，聞見深矣。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，可致深妙也。不聞與不問，猶閤聾之比於人也。不聞不問，是謂閤聾。

老子曰：人之情，心服於德，不服於力，可以德制，不可以力爭也。德在與不在來。德施於人，不望來報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，先貴於人，欲尊於人者，先尊於人，欲勝人者先自勝，欲卑人者先自卑，故貴賤尊卑，道以制之。夫古之聖王，以其言下人，以其身後人，即天下樂推而不厭，戴而不重，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，故知與之為取，後之為先，即幾之道矣。尊人者，非尊其人而取尊，先人者，非先其人而取先。是氣順於道，德歸諸己，故推而不厭，戴而不重也。

老子曰：德少而寵多者譏，才下而位高者危，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，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或損之而益。才職不稱，危亡必至。損益相隨，禍福斯驗也。眾人皆知利利，而不知病病，唯聖人知病之為利，利之為病。眾人知利為利，不知以利為病。聖人知利是病，以不病為利也。故再實之木，其根必傷，多藏之家，其後必殃。夫大利者反為害，天之道也。木之再成者，必傷其根；家藏寶貨者，必殃其身。謂非意而得者，先利後害，天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小人從事曰苟得，君子曰苟義。為善者非求名者也，而名從之，名不與利期，而利歸之，所求者同，所極者異。小人從事以苟得為利，利從而□#1之。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，而名歸之。故受利同，而遇害異也。故動有益則損隨之。言無常是，行無常宜者，小人也。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察於一事，通於一能，中人也。所見不周，拘於一域。兼覆而并有之，技能而才使之者，聖人也。黜姦去邪，任賢使能，此聖人也。

老子曰：生所假也，死所歸也，故世治即以義衛身，世亂即以身衛義，死之日，行之終也。世治即以義保身，世亂即以身死義。故君子有益於人，雖殺身不恨，故視死若歸，猶生之年也。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。依道而行，動不乖正。故生所受於天也，命所遭於時也，有其才不遇其世，天也，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。遇時也，不遇天也，得之不喜，失之不怨也。君子能為善，不能必得其福，不忍而為非，而未必免於禍。君子為善，未必要福。去非未能遠禍，終不捨義以求福，易行而脫禍，何則？如是，正不可革，心苟无二故也。故君子逢時即進，得之以義，何幸之有；不時即退，讓之以禮，何不幸之有。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，得其所貴也。君子進不以為幸，義得之也。不遇不以為耻，悔何有焉？所存道義，豈若貧賤？

老子曰：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，心治則氣順，心亂則氣逆，心之治亂在於道德。得道則心治，失道則心亂。心治則交讓，心亂則交爭，讓則有德，爭則

生賊。有德則氣順，賊生則氣逆。一其心則順而正，二其氣即逆而邪。正則道隆，邪則害生。道存則神清，清則和治。賊生則氣濁，濁則爭亂。既濁且亂，亡無日矣。氣順則自損以奉人，氣逆則損人以自奉。二氣者可道己而制也。難以事涓，可以道制。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，德積則福生，禍積則怨生。人能行之，天能鑒之，善惡必臻，有如影響。宦敗於官茂，孝衰於妻子，患生於憂解，病甚於且瘡，故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也。官敗失於正法，孝衰匿於私房。憂雖暫解，猶慮患生。病且瘡，仍宜節砍，故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也。

老子曰：舉枉與直，如何不得。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，所謂同汙而異泥者。知人不易，舉人必明，今舉枉為直，以愚為賢，豈有同汙而異泥也？

老子曰：聖人同死生，愚人亦同死生。聖人同死生，明於分理，愚人同死生，不知利害之所在。聖人一死生，不利彼此，故无死生。愚人異死生，則在得夫，故喻死生。道懸天，物布地，和在人，人主不和，即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調，風雨不時，人民疾飢，道係於天，物產於地，中和在人。人者，天之精，地之靈。故為人之主必和，治其氣安，撫萬物，則風雨不愆，災害不作也。

老子曰：得萬人之兵，不如聞一言之當；得隋侯之珠，不如得事之所由；得和氏之璧，不如得事之所適。一言有益，萬兵非貴。一事可當，和璧非寶。天下雖大，好用兵者亡，國雖安，好戰者危。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。大國莫若修德，小國莫若事人，則征伐不興，上下安泰也。

老子曰：能成霸王者，必勝者也；非首不御。能勝敵者，必強者也，非德不勝。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，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，用賢者之力，得眾人之心也。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，自得者，必柔弱者，能勝不如己者，至於若己者而格，柔勝出於若己者，其事不可變，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。惟保謙柔眾不能屈，故能成其勝也。

通玄真經卷之四竟

#1『□』，底本不清。

通玄真經卷之五

默希子注

道德

此篇上問道德，下反禮智。雖前篇具明，今更起問，以其玄與，故宜精審，將成後學悟道之由。

文子問道，老子曰：學問不精，聽道不深。非學不知，非精不達。凡聽者將以達智也，將以成行也，將以致功名也。疑則有問，聽則須審，亦猶撞鐘，聲不虛應，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。不精不明，不深不達，故上學以神聽，玄

覽无遺。中學以心聽，或存或亡。下學以耳聽。譬若風過。以耳聽者，學在皮膚，以心聽者，學在肌肉，以神聽者，學在骨髓。故聽之不深，即知之不明；知之不明，即不能盡其精；不能盡其精，即行之不成。道德高妙，如見明了，則功業可就也。凡聽之理，虛心清靜，損氣無盛，無思無慮，目無忘視，耳無苟聽，專精積蓄#1，內意盈并，既以得之，必固守之，必長久之。此為神聽之法，悟道之由。既以得之，必能守之，善聽不忘，善抱不脫也。夫道者原產有始，欲聽其理必先明本。始於柔弱，成於剛強，始於短寡，成於眾長。十圍之木始於把，百仞之臺始於下。此天之道也。自无生有，從微至著，天道常然，況於人乎？聖人法之，卑者所以自下也，退者所以自後也，儉者所以自小也，損者所以自少也。卑則尊，退則先，儉則廣，損則大，此天道所成也。凡人多自尊而卑人，故失人之所尊。聖人後己而先人，故得人之所先。是知忤物則群情莫應，順天則樂推而不獻也。夫道者德之元，天之根，福之門，萬物待之而生，待之而成，待之而寧。道為生化之主，德為畜養之資。群物之根莫不待而生，百福之門，莫不由而出也。夫道無為無形，无為而萬物生，无形而萬物化。內以修身，外以治人，功成事立。與天為鄰，無為而無不為，修身治人，无為无形，與天為鄰，與道俱冥，合乎无為，而无不寧也。莫知其情，莫知其真，其中有信。雖非情可察，非真可識，然窈冥之中，信而有焉。天子有道，則天下服，長有社稷；公侯有道，則人民和睦，不失其國；士庶有道，則全其身，保其親；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皆宜守道、安國、睦民、全身、保親。強大有道，不戰而克；小弱有道，不爭而得；舉事有道，功成得福。君臣有道則忠惠，父子有道則慈孝，士庶有道則相愛，故有道則和#2，无道則苛。由是觀之，道之於人，无所不宜也。夫道者，小行之小得福，大行之大得福，盡行之天下服，服則懷之。有所行，皆原其福。故帝者，天下之適也，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不可謂帝王。言其无道，民不歸往。雖處其位，何能久乎？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，國以人為本，本固邦寧也。得人失道，亦不能守。有人无道，是謂空國。夫失道者，奢泰驕佚，慢倨矜傲，見餘自顯，自明執雄，堅強作難結怨為兵，主為亂首，小人行之，身受大殃，大人行之，國家滅亡，淺及其身，深及子孫。夫罪莫大於无道，怨莫深於无德，天道然也。罪大怨深有國者不得不亡，有身者不得不死，以其道喪德滅，天亡之故也。

老子曰：夫行道者，使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；雖巧，擊之不中。夫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而猶辱也，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，雖巧不敢擊。夫不敢者，非无其意也，未若使人无其意。夫无其意者，未有愛利害之心也。夫行道者，勇，刺不傷，巧，擊不中。雖曰无害，而已受辱於讐，俗則為神，奇在至道，謂之兒戲。不若使彼不起刺擊意，我无愛利害之心，忘詭世之迹，道亦全矣。不

若使天下丈夫女子，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，若然者，无地而為君，无官而為長，天下莫不願安利之，庚桑尸羽俗，孔丘稱素王，即其人也。故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，勇於敢則死，勇於不敢則存也。文子問德，向已知道，今更問德，兼之仁義，次及禮智，自非廣問，何能大通也？

老子曰：畜之養之，遂之長之，兼利无擇，與天地合，此之謂德。畜之成之，无為无私，澤滋萬物，合乎天地，謂之至德。何謂仁？曰：為上不矜其功，為下不羞其病，於大不矜，於小不偷，兼愛无私，久而不衰，此之謂仁也。貴為天子而不驕，賤為匹夫而不憂，慈惠不偏，博施濟眾，所謂仁也。何謂義？曰：為上則輔弱，為下則守節，達不肆意，窮不易操，一度順理，不私枉撓，此之謂義也。扶傾極溺，固窮守節，隨宜順理，所謂義也。何謂禮？曰：為上則恭嚴，為下則卑敬，退讓守柔，為天下雌，立於不敢，設於不能，此之謂禮也。敬尊撫下，卑己先物，秉謙柔之德，无怠傲之容，此之謂禮者也。故修其德則下從令，修其仁則下不爭，修其義則下平正，修其禮則下尊敬，四者既修，國家安寧。四者有虧，以治人即敗國，以修身則喪生。故物生者道也，長者德也，愛者仁也，正者義也，敬者禮也。五者兼修，天下无敵。不畜不養，不能遂長，不慈不愛，不能成遂，不正不匡，不能久長，不敬不寵，不能貴重。故德者民之所貴也，仁者民之所懷也，義者民之所畏也，禮者民之所敬也。此四者文之順也，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。備此四德，謂之聖人，故能承順天心，攝御群類。君子無德則下怨，无仁則下爭，無義則下暴，無禮則下亂，四經不立，謂之無道。無道不忘者，未之有也。夫道既隱，四經乘之。文子問其本末，老子陳其得失。若四者俱廢，怨暴所作，爭亂必興，所謂无道，立見亡敗也。

老子曰：至德之世，賈便其市，農樂其野，大夫安其職處，士修其道，人民樂其業。非夫至德之化，豈能各安其分，以樂其業？是以風雨不毀折，草木不夭死，河出圖，洛出書。圖謂龜負八卦，書即洪範九疇。惟德動天，澤沾庶物，此聖人至治所致也。及世之衰也，賦斂无度，殺戮无止，刑諫者，殺賢士，是以山崩川涸，蠕動不息，壅无百蔬。季世之君，隳綱敗紀，誅賢任佞，聚斂不時，荒怠无厭。逆氣陵沴，上達于天，星辰乖殊，下應于地，故山崩川竭，人無聊生，昆蟲草木咸失其所，唯為人主者，不可不儆也。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，正不容邪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。寡不勝眾。聖人和愉寧靜，生也；至德道行，命也，故生遭命而後能行，命得時而後能明，必有其世，而後有其人。遭時遇命，得主有人。高梧自然接靈鳳，尺瀆不能容巨鱗。

文子問聖智，問聖與智。老子曰：聞而知之，聖也；見而知之，智也。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，而擇其道，智者常見禍福成形，而擇其行。見可而為，知

難而止。聖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禍福所生；智者先見成形，故知禍福之門。聖人知吉凶倚伏，察其未形，故治於未亂。智者知禍福相傾，監於已兆，故不游其門也。聞未生，聖也，先見成形，智也，無聞見者愚迷。聞未生之事，非聖如何？睹已形之禍，非智如何？無聞無見，真謂愚迷也已矣。

老子曰：君好義，則信時而任己，棄數<sup>#3</sup>而用惠。人生信一時之義，不慮將來之患，略大道之數，矜巧惠之能。非賢君也。物博智淺，以淺贍博，未之有也。指杯為海，短綆汲深，何以能濟也？獨任其智，失必多矣。獨任多敗，詢眾可允。好智，窮術也，好勇，危亡之道也。獨眩所知必致窮屈，專勇无料坐見危亡。好與則无定分，上之分不定，則下之望无止，若多斂則與民為讎，少取而多與，其數無有，故好與，來怨之道也。凡有所與，必先所取。取則有窮，與則有竭。以有竭之物給无窮之費，亦難為恒也。而易彼與此，一得一失，況取非其道，與非其當，得者未喜，失者為仇。是以志人絕取捨之心，守平和之分，怨何從而生也？由是觀之，財不足任，道術可因明矣。觀取與之分，乃仇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，唯道可以輔眾。

文子問曰：古之王者，以道莅天下，為之奈何？問先王之道，諷當時之主；言今時之弊，不及昔者之政，將如之何也？老子曰：執一無為，因天地與之變化。天下大器也，夫上古帝王為治，非謂神奇，唯法天地，執一无為，與時消息。大器者，謂有天下也。不可執也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神而无形，不可執也，執者非也。微而无狀，不可為也，為者敗之。執一者見小也，見小故能成其大也。唯一故能總眾以御物，唯大故能見小而不遺。無為者守靜也，守靜能為天下正。動不逾分，靜不滯方，此靜之至也，故能為天下正也。處大滿而不溢，居高貴而无驕。處大不溢，盈而不虧，居上不驕，高而不危。盈而不虧，所以長守富也；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祿及子孫，古之王道，具於此矣。夫理契无為，心符至道，處大滿而不溢，履高位而不危，澤濡品物，德貽子孫，昔者明王，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。

老子曰：民有道所同行，有法所同守，義不能相固，威不能相必，故立君以一之。譎僻之俗，澆薄之民，有道不守，有法不一，外飾於義以求譽，內作其威以伏眾。不立君長，何以齊之也？君執一即治，無常即亂。一法不明萬民失據也。君道者，非所以有為也，所以无為也。智者不以德為事，勇者不以力為暴，仁者不以位為惠，可謂一矣。不擇道而妄為，不馮位而濟惠，能全五者，可謂一矣。一也者，无適之道也，萬物之本也。一者法也。適者，往也。言君致法而治，則萬物皆歸往於君，故无不適也。君數易法，國數易君，法數變，君數易。是君无一，則民物勞弊，天下不安。君无恒法，隨時遷變，固無恒主，亦廢與也。人以其位，達其好憎，下之任懼，不可勝理。凡為君者，宜鎮

以道德，不妄好憎。恣其胸臆，逾於賞罰，不當則下吏斯懼，懼則刑濫，何可勝理也？故君失一，其亂甚於无君也，君必執一，而後能群矣。天下所以戴君上者，以君有道故也。今國有君而無道，是民无主。雖有其主，使奸臣竊柄，賢者受害，微斂无厭，民物勞苦，故云甚於元君也。

文子問曰：王道有幾？老子曰：一而已矣。皇王之號雖殊，古今之道唯一也。

文子曰：古有以道王者，有以兵王者，何其一也？唐虞揖讓，湯武征伐，其不一也。曰：以道王者，德也；以兵王者亦德也。道无升降，時有澆淳，理在變通，義非膠柱，故適時而舉，因資濟物，大矣哉，其誰知之。且結繩而理，用道以化者，德也。夷暴殄逆，用兵而治，亦德也。動不逾正，靜不乖道，雖曰凶器，實為至德也。用兵有五：有義兵，有應兵，有忿兵，有貪兵，有驕兵。夫兵者，動有危亡，用有可否也。誅暴救弱，謂之義；敵來加己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謂之應；爭小故不勝其心，謂之忿；利人土地，欲人財貨，謂之貪；恃其國家之大，矜其人民之眾，欲見賢於敵國者，謂之驕。義兵王，應兵勝，忿兵敗，貪兵死，驕兵滅，此天道也。國有五兵，輕用則死。敗身有五，賊輕用之，則危亡。天道賞善懲奸，其理不差，仁者慎之也。

老子曰：釋道而任智者危，棄數而用才者困。捨平夷之道，專巧詐之智，遺禍福之數，騁譎詭之才，抑本趨末，得不危亡也？故守分循理，失之不憂，得之不喜，成者非所為，得者非所求。不驚得失自无憂喜入者有受而无取，出者有授而无與。受无貪取之心，與无矜出之態。因春而生，因秋而殺，所生不德，所殺不怨，則幾於道矣。春秋无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為賞罰必當遠違其理近失其道

文子問曰：王者得其歡心，為之奈何？帝王之理，何以得百姓歡心？老子曰：若江海即是也，淡兮无味，用之不既，先小而後大。夫明王之德，湛若江海，來者不逆，酌者不竭。淡然无味，五味成焉。施之无窮，萬物賴焉。故得萬姓歡心，子孫不絕也。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，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後之，天下必效其歡愛，進其仁義，而無苛氣，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眾不害，天下樂推而不厭，雖絕國殊俗，蛆飛蠕動，莫不親愛，无之而不通，无往而不遂，故為天下貴。欲上人者，非有欲上之心，有欲人之不上矣。先人者，非有允人之心，則推先而不害。若然者，德惠動天地，況於人乎？

老子曰：執一世之法籍，以非傳代之俗，譬猶膠柱調瑟。執一隅之說，非通代之典，其猶膠柱調瑟，何典節之能全也？聖人者應時權變，見形施宜，世異則事變，時移則俗易，論世立法，隨時舉事。夫聖王救時濟物，眾人仰止，猶飢而待食，渴而思飲，人誰不願也？上古之王，法度不同，非古相返也

，時務異也，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，而法其所以為法者，與化推移。道无隆替，而俗有變革，是以五帝不同治，三王不共法。非欲相返，因時宜者也。聖人法之可觀也，其所以作法，不可原也，法未然，人不可知，政已洽，眾有可觀。其言可聽也，其所以言，不可形也。言可聽者，當時用也。不可形者，不可以當時之言，為後時之用。三皇、五帝輕天下，細萬物，齊死生，同變化，輕天下者，非鄙薄也。細萬物者，非簡賤也。言非有欲取天下，而天下歸；无心利萬物，萬物自附者也。齊死生則憂懼不能入，同變化則詭異不能移也。抱道推誠，以鏡萬物之情，神而為鏡，照无不得。上與道為友，下與化為人。上與道交，下與化游。今欲學其道，不得其清明玄聖，守其法籍，行其憲令，必不能以為治矣。夫存其典籍，行其法制，實賴玄聖發揚導達，使後之學者，知貴其導，內以治身，外以治國也。

文子問政，政者，政教也。老子曰：御之以道，養之以德，無示以賢，無加以力，教之以道，无見其智能。臨之以德，无矜其威勢。損而執一，無處可利，無見可欲，清虛為體，欲利自亡也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剷，正不割物，廉不傷義。無矜無伐。御之以道則民附，養之以德則民服，無示以賢則民足，無加以力則民朴。無示以賢者，儉也，無加以力，不敢也。下以聚之，賂以取之，儉以自全，不敢自安。不下則離散，弗養則背叛，示以賢則民爭，加以力則民怨。離散則國勢衰，民背叛則上無威，人爭則輕為非，下怨其上則位危。四者誠修，正道幾矣。儉而自全，養以親眾，賢而不恃，威而不暴，四者兼修，正道存矣。

老子曰：上言者下用也，下言者上用也。上言者常用也，下言者權用也。唯聖人為能知權，言而必信，期而必當。上言謂道，下言為權。唯聖人能知，用之不失其道，善用權也。小人用之則喪其軀，不知權也。唯權不言而信，不期而當也。天下之高行，直而證父，信而死女，孰能貴之？世知所謂證父為賢，死女為信，而天下莫不高之。斯不然，其矯性而求直，節行以存誠，乃末世之詭法，非至德之真意，則故不足信貴也。故聖人論事之曲直，與之屈伸，無常儀表，理在稱機，事无定體。祝則名君，溺則摔父，勢使然也。摔，祚骨切。名君非禮在祝即當，摔父非法於溺即可。事在適時，誰云適禮也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，夫先违而後合者之謂權，先合而违在者不知權，不知權者善反醜矣。善用權者，先譎而後通。不善用者，始吉而終凶也。

文子問曰：夫子之言，非道德无以治天下，上世之王，繼嗣因業，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无禍敗者，何道以然。設問之意。老子曰：自天子以下，至于庶人，各自生活，然其活有厚薄，天下時有亡國破家，无道德之故也。非有他殃，在於失道。有道德#4，則夙夜不懈，戰戰兢兢，常恐危亡；无道德#5，則縱

欲怠惰，其亡无時。居存若亡，國无餘殃。安時忘危，身死无時。使桀紂循道行德，湯武雖賢，無所建其功也。有道即王，无道即亡，固知善惡无王。興亡在人，皇天輔德，自然之理。豈云昧也哉？夫道德者，所以相生養也，所以相畜長也，所以相親愛也，所以相敬貴也。夫聾蟲鼃聾无耳。雖愚，不害其所愛，誠使天下之民，皆懷仁愛之心，禍灾何由生乎。夫道者，廣覆厚載，生之畜之，親之愛之，一不異物，盡申諸己，使萬物皆然，則雖聾蟲之愚，尚感仁澤，何憂禍灾之生也？夫無道而無禍害者，仁未絕義未滅也。仁雖未絕，義雖未滅，諸侯以輕其上矣。諸侯輕上，則朝廷不恭，縱令不順。夫王者无道，有位繼業未滅者，以仁義猶存故也。而禍福之釁已萌於茲，陵慢之情以輕其上矣。則夷王下堂而見諸侯，文公要盟而會踐土，此衰世之謂也。仁絕義滅，諸侯背叛，眾人力政，以威力為政也。強者陵弱，大者侵小，民人以攻擊為業，灾害生，禍亂作，其亡无日，何期无禍也？道喪德亡，仁絕義滅，有君非君，為臣非臣，尊卑失位，強弱相陵，故即秦之二世，漢之季主，此國毀亡之時也。

老子曰：法煩刑峻，即民生詐，法煩難奉，奉之不逮，則峻之以刑：刑之不正，則罪及无辜。遂使百姓輕生冒禁，以死抵法。天下之危，莫不由此也。上多事則下多態，求多即得寡，禁多即勝少，以事生事，又以事止事，譬猶揚火而使元焚也；以智生患，又以智備之，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。人多事即心亂，國多禁則民勞，猶火不可頻揚，水不可數撓也。

老子曰：人主好仁，即无功者賞，有罪者釋。好刑，即有功者廢，无罪者及。无好憎者，誅而無怨，施而不德。人主无好憎之心，則臣无頗僻之刑，則賞者不避，誅者不怨。放準循繩，身無與事，若天若地，何不覆載？合而和之，君也；別而誅之，法也。民以受誅，无所怨憾，謂之道德。動循法度，德合天地，君明即理无不鑒，法平則民不遭其辜。

老子曰：天下是非无所定，世各是其所善，而非其所惡。夫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，非去邪也，去迂於心者。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所謂是非也。世人善己所是，惡人所非；彼亦惡吾所善，非吾所是。是既非是，善亦非善，即善惡無定，是非安在？然愜其情者，雖惡以為善，善其所善，非去衰也。在其意者，雖是以為非，其所非，違其心也。則无是以不非，其所非者，則无非矣。則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惡，故明不出善惡，而无是非者也。故治大國若烹小鮮，勿撓而已。大國不勝亂政？小鮮何堪數撓？夫趣合者，即言中而益親，身疏而謀，當即見疑。趣合，謂偶合於君。所言且當而身疏，則君未深信，必見疑也。今吾欲正身而待物，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？吾若與俗遽走，猶逃雨无之而不濡。今我欲為人規矩，人亦為我師匠，猶速走避雨，身已勞倦，不免沾濡。欲在於虛則不能虛，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，此

所欲而无不致也。夫虛者无欲，有欲非虛，无心，无所不至也。故通於道者，如車軸不運於己，而與轂致于千里，轉於无窮之原也。達道之士，身由轂也，神由軸也，身混世而嘗適，心居中而常寂，不馳言外#6，不勞諸己，故能轉於无窮之路，游於絕冥之境#7。故聖人體道反至，不化以待化，動而無為。聖人內以反真，外能應化，觸情不染#8，動用无為也。

老子曰：夫亟戰而數勝者，則國必亡，亟戰則民罷，數勝則主驕，以驕主使罷民，而國不亡者，則寡矣。主驕則恣，恣則極物，民罷則怨，怨則極慮，上下俱極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一。故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戰不欲頻，主不欲驕，民不欲罷，物不欲極，極則返極而不亡，未之有也。

平王問文子曰：吾聞子得道於老聃，今賢人雖有道，而遭淫亂之世，以一人之權，而欲化久#9亂之民，其庸能乎？平王，周平王也。言一人者，王自況也。賢人，指文子也。言今雖權在一，不能化之，子有何道，而能治之也？

文子曰：夫道德者，匡邪以為正，振亂以為治，化淫敗以為樸，淳德復生，天下安寧，要在一人。夫哀正存心，治亂由君。心衰則衰，君治則治，故興亡匪天，成敗在我，不係於物，貴在諸道。道彼一人，則淫俗可變，醇德復興，何憂不治者也？人主者，民之師也，上者，下之儀也。上美之則下食之，上有道德，則下有仁義，下有仁義，則无淫亂之世矣。故知天下顯顯，莫不上師於君，望為儀表，其由決水於千仞之谿，无不歸往也。積德成王，積怨成亡，積石成山，積水成海，不積而能成者，未之有也。德不積不足以成名，惡不積不足以毀身，故王者順所積也。積道德者，天與之，地助之，鬼神輔之，鳳凰翔其庭，麒麟遊其郊，蛟龍宿其沼。故積道德以感天地，四靈呈其祥，萬物樂其業者也。故以道莅天下，天下之德也；無道莅天下，天下之賊也。以一人與天下為讎，雖欲長久不可得也。莅，臨也。人君以道莅天下，天下共戴之而不重。无道處天下，天下怨之而不久也。堯舜以是昌，桀紂以是亡。觀乎善否，以察存亡。

平王曰：寡人敬聞命矣。平王，周之賢王，傷時道衰，故問文子，求於治道。文子云：要在一人，匪由於他。故平王修政，周道復興，而《春秋》美之，後謚為平王。

通玄真經卷之五竟

#1 專精積蓄：瞿本作『尊精積稽』。

#2 和：瞿本作『知』。

#3 棄數：瞿本作『秉智』。

#4 有道德：瞿本无。

#5 无道德：瞿本无。

#6 不馳言外：瞿本作『不地方外』。

#7 境：瞿本作『實』。

#8 染：瞿本作『深』。

#9 久：原作『從』，鋸瞿本改。

通玄真經卷之六

默希子注

上德

上德，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。夫三代之道廢，五霸之德衰，故宜修德以匡天下，有功可見，有德可尊，故曰上德者也。

老子曰：主者國之心也，心治則百節皆安，心擾則百節皆亂。治國在君明，明則萬姓樂其業。治身在心正，正則百節安其所也。故其身治者，支體相遺也；無疾苦也。其國治者，君臣相忘也。無憂虞也。

老子曰：學於常樅，老子之師，姓常，名樅。老子自說受教於師，師之言如是，不文者。見舌而守柔，見古道皆守雌柔。古字亦作舌字，亦柔也。仰視屋樹，惜光陰不駐也。退而因川，歎逝者不息也。觀影而知持後，不先物為。故聖人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，譬若積薪，燎後者處上。後即先，下即上，物之常然。夫求先於人，即不能先也。

老子曰：鳴鐸以聲自毀，膏燭以明自煎，虎豹之文來射，猿狖之捷來格，故勇武以強梁死，辯士以智能困，能以智知，未能以智不知。此以能自害，不能以不能自全。以智自賊，不能以不智自存也。故勇於一能，察於一辭，可與曲說，未可與廣應。持匹夫之勇，未能御眾，執一隅之說，非通途論。

老子曰：道以無有為體，體道虛無，所謂微妙。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謂之幽冥。幽冥者所以論道，而非道也。猶筌者取魚而非魚，言者論道而非道也。夫道者，內視而自反，反聽內視，自得於身也。故人不小覺，不大迷，不小惠，不大愚，執熒耀而方太陽，非迷者若何，持燕石而比和王，非愚若何也。莫鑒於流潦，而鑒於止水，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。心塵外蕩，則流濁而常昏；水性內虛，因其止而自鑒。月望日奪光，陰不可以承陽，日出星不見，不能與之爭光。末不可以強於本，枝不可以大於榦，上重下輕，其覆必易。此意言大君有命，小人勿用，若用之，猶陰奪陽，星奪日光，宜本末相用，各得當位則無傾危之患，顛覆之禍。一淵不兩蛟，一雌不二雄，一即定，兩即爭。君主一，則國安，人主一，則心泰。玉在山而草木潤，珠生淵而岸不枯。山川韞珠玉而潤媚，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。蚯蚓無筋骨之強，爪牙之利，上食堞，下飲黃泉，用心一也。蚯蚓饑則食土，渴則飲水，言無異慮，而不假筋骨爪牙之用。人一心守道，亦何假名利，然後稱意也。清之為明，杯水可見眸

子，濁之為害，河水不見太山。清明雖小，可以見毫髮，昏濁雖大，不能見山嶽。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；舟浮江海，不為莫乘而沉；君子行道，不為莫知而止，性之有也。蘭芷之芳性也。不得不芳，君子為善道，不可不行。以清入濁，必困辱，以濁入清，必覆傾。賢愚不並立，清濁不同器。天二炁即成虹，地二炁即泄藏，人二炁即生病。三才之道，所貴生之。陰陽不能常，且冬且夏，月不知晝，日不知夜。冬夏不可差跌，晝夜不相干犯。川廣者魚大，山高者木脩，地廣者德厚。川不廣，不能生巨鱗，智不周，不能達至理。故知非厚德，不能深知而遠見。故魚不可以無餌釣，獸不可以空器召。物不可以端然至，道不可以無人弘。山有猛獸，林木為之不斬；園有螫蟲，葵藿為之不採；國有賢臣，折衝千里。猛獸螫蟲，猶庇及草木，賢人君子，自然輔祐君民也。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，不運於己，與之致於千里，終而復始，轉於無窮之原也。前已釋矣。故舉枉與直，何如不得，舉直與枉，勿與遂往。以釋符言篇也。有鳥將來，張羅而待之，得鳥者羅之一目，今為一目之羅，則無時得鳥。任一人之才，難以御眾。一目之羅，無由獲鳥。故事或不可前規，物或不可預慮，故聖人畜道待時也。夫聖人其行也天，其動也時，未至即守道，時之來即修之。文王之興周道，高祖之盛漢業也。欲致魚者先通谷，欲來鳥者先樹木，水積而魚聚，木茂而鳥集，為魚得者，非挈而入淵也。為猿得者，非負而上木也，縱之所利而已。夫君臣相為用也，由魚之投水，鳥之依林，縱其所利，不召而來。明君處世，而忠賢自至也。足所踐者淺，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，心所知者褊，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。足其所踐者少，其不踐者多。心所知者寡，其不知者眾。以不用而能成其用，不知而能全其知也。川竭而谷虛，丘夷而淵塞，脣亡而齒寒，河水深，而壤在山。此善言君民相倚，猶山川相通，河水深則膏潤在山，君厚斂則民貨財匱乏。上有所求，下有所竭。民力殫而君位危，則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。水靜則清，清則平，平則易，易則見物之形，形不可併，故可以為正。夫元首既明，猶止水之清。深鑒物情，善惡之狀无逃；幽察人情，平和之政，斯布之也。使葉落者，風搖之也，使水濁者，物撓之也。風不搖而葉自落，物常撓而水自清，未之有也。璧鏹之器，礪之功也。鑢錙斷割，砥礪之力也。言良玉寶劍，雖有美質，終假砥礪之功，方成乎奇器。君子賢人，雖有才質，終假師匠，方成其業也。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，無裹糧之資而不飢。國所託者賢，則所存者大。坐而无憂。物所附者良，則所致也遠，疾而不勞狡兔得而獵犬烹，必然之勢。高鳥盡而良弓藏，不見用也。名成功遂身退，天道然也。審進退之宜，盡窮通之數，抱道守德，全身保名，可謂賢也。怒出於不怒，為出於不為，視於无有，則得所見，聽於无聲，則得所聞。人之性本無怒，怒出於有事。人之性本无為，為出於有欲。知怒之為過，為之是非

，故內視見於无形，反聽致於无聲者，謂却照本性，而无聲无形，无怒无為，所貴見於无非，謂見於有也。飛鳥反鄉，兔走歸窟，狐死首丘，寒蜚得木，各依其所生也。物不忘本，人或違道。水火相憎，鼎鬲在其間，五味以和；骨肉相愛也，讒人間之，父子相危也。言物性有相反，雖水火相攻，用之有方則致和，父子相愛，讒慝間之則見疑。賢者不可不察也。犬豕不擇器而食，俞肥其體，故近死。此明小人苟希名利，雖且貴而終否；賢者畜道待時，雖暫否而終泰也。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，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，陟壤切。未詳。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。希大者亡其細，見遠者遺其近。因高為山，即安而不危，因下為淵，即深而魚鼈歸焉。因其所易，人不勞而自成。利其所習，物不召而自至。溝池潦即溢，旱即枯，河海之源，淵深而不竭。蓄之則不盈，流之則不竭，未聞有枯溢之患者，淵深然也。鼈无耳而目不可以蔽，精於明也，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，精於聰也。各利一原，莫能相假。混混之水濁，可以濯吾足乎，泠泠之水清，可以濯吾纓乎。言清濁无遺，賢愚並用，但量能授任，稱物隨機也。音藥。之為縞也，或為冠，或為。音未。言所用不定也。冠則戴枝之，則足蹶之。无乖其分，各全其要。金之勢勝木，一刃不能殘一林；土之勢勝水，一掬不能塞江河；水之勢勝火，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。論一人之直，不能移眾枉，任一人之智，不能化羣迷也。冬有雷，夏有雹，寒暑不變其節，霜雪庶庶，碑休切。義鹿乙。日出而流。冬雷夏雹，寒暑不能全其節。太陽曰照，霜雪不能固其質也。傾易覆也，倚易輒也，幾易助也，濕易雨也。賢者親善，愚者親惡，其勢易輒，其事易染也。蘭芷以芳，不得見霜，蟾蜍辟#1兵，壽在五月之望。斯皆有用而見害，曷若无名以全身。案萬畢術，蟾蜍五月中，殺之塗五兵，入軍陣而不傷。精泄者中易殘。精華發於內，而枝幹凋於外也。華非時者不可食。物非時而食必病，財非義而取必害。舌之與齒，孰先弊焉，繩之與矢，孰先直焉。剛者雖堅而致弊，柔者雖屈而正物。使影曲者形也，使響濁者聲也。形端必无曲影，言善必无惡響。與死同病者，難為良醫，與亡國同道者，不可為忠謀。必死之病，醫雖良而不救。必亡之國，臣雖忠而難存。使倡吹竽，使工捻#2竅，雖中節不可使決，君形亡焉。倡樂人也。工，制器人也。蓋言倡者吹竽，工者捻竅。曲節雖中律，終動用相違，心乎莫應，何能所決，言其主君形忘也。聾者不歌无以自樂，盲者不觀无以接物，聲不通於耳，絕想其樂，色不見其目，息觀於心。步於林者，不得直道，行於險者，不得履繩。步林不求阡陌，務於通足。履險不循規矩，事在濟危也。海內其所出，故能大，生而不絕，用而无窮，故為大也。日不並出，狐不二雄，神龍不匹，猛獸不羣，驚鳥不雙。斯皆獨立不羣，故能為百獸眾禽之長也。蓋非擦不蔽日，輪非輻不追疾，擦輪未足恃也。言事物相假，不可偏任也。張弓而射

，非弦不能發，發矢之為射，十分之一。弓雖勁，无弦不能中的。君雖聖，非臣無以濟於業。及為射者甚眾，至於求中者十分无一，猶干祿者不少，至於求賢者萬分无二。飢馬在廄，漠然無聲，投芻其旁，爭心乃生。乏芻豢者，投之乃爭。渴名位者，居之必競，故君子讓其祿，小人競其位也。三寸之管无當，天下不能滿，十石而有塞，百斗而足。喻貪者无厭而莫足由器之无底而難滿。循繩而斷即不過，懸衡而量即不差，懸古法以類，有時而遂，杖格之屬，有時而施，是而行之謂之斷，非而行之謂之亂。循繩而動，物不能越，懸衡而制，事无不當。古今既殊，法度亦異，適時而治，滯方則亂。農夫勞而君子養，愚者言而智者擇。耕也勞在其中，學也祿在其中。見之明白，處之如玉石，見之黯烏感切。黜音昧。必留其謀。事理明白，居然可分，固无疑焉。聞見鹵莽，自難情曉，宜留謀矣。百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，十牖畢開，不如一戶之明，小人雖多，不足可任，賢士雖寡，得一有餘。文王得呂望，高祖得子房，其在多乎？蝮蛇不可為足，虎不可為翼。人无全能，物不雙美。今有六尺之席，卧而越之，下才不難，立而踰之，上才不易，勢施異也。明人才不等也，於彼則通，於此則塞，所有異故也。助祭者得嘗，救鬪者得傷，見善蒙惠，遇惡有傷，而況躬行。蔽於不祥之木，為雷霆所撲。蔽不祥之木，而天威難追，匿不善之人，而國法必誅也。日月欲明，浮雲蔽之；河水欲清，沙土穢之；叢蘭欲脩，秋風敗之；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；蒙塵而欲無昧，不可得絜。處昏翳之間，何以見明？居嗜欲之場，必從所染。霜霰交下，蘭蕙難以保其芳，沙壤汨流，河源无以全其絜。黃金龜紐，賢者以為佩，土壤布地，能者以為富。不識所用，雖金玉以為糞土；苟知所施，雖土壤以為珠玉。故與弱者金玉，不如與之尺素。弱，謂愚弱也。與之尺素或可保，與之金玉則為害。猶小人不可處大位，必置危亡也。輶虛而中立三十輻，各盡其力，使一軸獨入，眾輻皆棄，何近遠之能至。為車者必假眾輻，求致遠之用；治國者亦藉羣才，保久安之業。橘柚有鄉，崔葦有叢，獸同足者相從游，鳥同翼者相從翔。同氣相召，同類相求。欲觀九州之地，足无千里之行，无政教之原，而欲為萬民上者，難矣。觀乎九域，豈不行而至？御萬機，豈无道而居之也？凶凶者獲，提提者射。凶凶，惡也。提提，羣也。言羣惡相聚，必被中傷，為人誅獲也。提，音時。故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。明唯白著，故似屈辱。德不外揚，有若屈少。君子有酒，言其過量。小人鞭缶，雖不可好，亦可以醜。言君子飲酒之過，小人鞭缶為誡，在小人由不可好，君子固可為醜也。人之性便衣綿帛，或射之即被甲，為所不便，以得其便也。御寒即假繒纈，臨兵即被甲冑。相時而動，以取其便，人之情也。三十輻共一輶，各直一鑿，不得相入，猶人臣各守其職也。此意不殊前解。善用人者，若蜎音賢。之足，眾而不相害，若舌之與齒

，堅柔相磨而不相敗。蚘，百足蟲也。言人善用眾者，其由蚘乎？舌之與齒，剛柔並任，愚智咸收。使各循其分，不失其才也。石生而堅，芷生而芳，少而有之，長而逾明。此原其性也，石堅芷芳，由賢者明，愚者闇。是知堅芳不可奪，愚闇亦莫移，少而有之，長而彌篤者故也。扶之與提，謝之與讓，得之與失，諾之與已，相去千里。此言邈然懸殊，孰云一致者也？再生者不獲華，太早者不須霜而落。再榮不實，陽極自零汙其准<sup>#3</sup>，粉其頰，准，鼻也。鼻有汙而粉其頰，猶手有疾而治其足，事非常也。腐鼠在阼，燒薰於堂，入水而增濡，懷臭而求芳，雖善者不能為工。腐鼠猶姦佞也。言君暱近佞人，而求國之治，猶入水致溺，挾臭求芳，薰鼠燒堂，其禍不小也。冬冰可折，夏木可結，時難得而易失。光陰可惜，時命難遭，論君子俟時而動，不可失之也。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，秋風下霜，一夕而零。言人建功成業，不可後時。質的張而矢射集，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，形勢之所致。質的不求中而矢射集，村榦不祈用而剪伐至，自然之勢。乳犬之噬虎，伏雞之搏狸，恩之所加，不量其力。顧恩育者，所以不覺忘生。夫待利而登溺者，必將以利溺之矣。舟能浮能沉，愚者不知足焉。舟因水而浮，亦能沉之。人因利而生，亦能溺之。唯審止足之分，庶免沉溺之禍。驥驅之不進，引之不止，人君不以求道里。民疲已極，君斂无厭，驥困更驅，難規遠路。水雖平必有波，衡雖正必有差，尺雖齊必有危。非規矩不能定方圓，非準繩无以正曲直，用規矩者，亦有規矩之心。上立平正之法，下生乖越之分者，是由波生平水，正起差心，兆乎愛憎，迹生禍亂，非君上无法制，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。太山之高，倍而不見，秋毫之末，視之可察。所向正秋毫，雖小可察，所行背太山，雖大不可見也。竹木有火，不鑽不熏；土中有水，不掘不出。木藏於火，土藏於水，不鑽不掘，必不能出。道在於人，不學不知。矢之疾不過二里，跬步不休，跛鼃千里。累由不止，丘山從成。凡為學者，非貴疾於初心，所美久於其道，則千里可至，丘山必成也。臨河欲魚，不若歸而織網。河之有魚，取之在網。人之有道，取之在心。弓先調而後求勁，馬先順而後求良，人先信而後求能。明此三者之由，可察萬機之要也。巧冶不能消木，良匠不能斲冰，物有不可，如之何君子不留意。非可治之物，不能成其器，雖有良匠，无所施其功。非可道之人，不能回其操，雖有聖人，无由諭其意也。使人無渡河，可，使河无波，不可。言河必有波，世必有禍；使人不犯禍則易，使河无波即難。無曰不辜，甌終不墮井矣。辜，罪也。言人所獲戾，非謂无辜。甌終不墮井，安得无出也。刺我行者欲我交，咎我貨者欲我市。欲動於中，見形於外。行一棋不足以見知，彈一弦不足以為悲。一惹，裁通，未能盡理。一弦始張，何足偶妙。今有一炭然，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，去之十步而不死。同氣而異積也，有榮華者，必有愁悴。

榮枯迭興，衰樂相反。上有羅紃，下必有麻。浮費切。君上驕侈，以輕綺羅，下民凍餒，不周於衣食。為人君，可不察焉？木大者根瞿，音衢，山高者基扶。君以民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

老子曰：鼓不藏聲，故能有聲；鏡不沒形，故能有形。鼓不藏聲，鏡不藏形，故能有聲有形也。金石有聲，不動不鳴；管簫有音，不吹無聲。金石簫管，不能自鳴，皆因吹擊乃能有聲。由人皆稟道德，不學終不成者也。是以聖人內藏，不為物唱，事來而制，物至而應。聖人言不妄發，事不虛應。天行不已，終而復始，故能長久。輪得其所轉，故能致遠。天行者神而莫測，運乎无窮故也。天行一不差，故无過矣。天氣下，地氣上，陰陽交通，萬物齊同。天行一而不差，君守政而无失。故得天地交暢，庶物咸遂，君臣說睦，上下康乂也。君子用事，小人消亡，天地之道也。去邪任賢，合于天地，道也。天氣不下，地氣不上，陰陽不通，萬物不昌，小人得勢，君子消亡，五穀不植，道德內藏。天地之氣不交，陰陽之氣不通。由世主道德不用，姦佞並行，小人居位，君子在野，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。天之道，哀多益寡，地之道，損高益下，天地之道。鬼神之道，驕溢與下，時驕溢之性，與謙下之人。人之道，多者不與，不增有者。聖人之道，卑而莫能上也。終不為上，故人尊也。天明日明，而後能照四方，君明臣明，域中乃安，域有四明，乃能長久。明其施明者，明其化也。四明既備，萬姓俱化。天道為文，日月星辰。地道為理，山澤江海。一為之和，融乎冲氣。時為之使，應而不亂。以成萬物，命之曰道。生畜萬物，不自為宰，故名曰道者也。大道坦坦，去身不遠，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於物，其德不絕，內修其真謂之真，外育於物謂之德。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，與而不取，故精神歸焉。與而不取者上德也，是以有德。高莫高於天也，下莫下於澤也，天高澤下，聖人法之，尊卑有叙，天下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地載萬物而長之，與而取之，故骨骸歸焉。與而取者下德也，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不取者，謂天生萬物，但養畜之，不取其材，故精神歸于上。終有德而取者，謂地生萬物一，雖成熟之，而復其質，故骨骸歸于下，是為无德也。地承天，故定寧，地定寧，萬物形，地廣厚，萬物聚，定寧无不載，廣厚無不容。地勢深厚，水泉入聚，地道方廣，故能久久長，聖人法之，德无不容。言天地相承，以致廣厚。君臣相信，故能治和。陰難陽，萬物昌；陽復陰萬物湛。物昌无不贍也，物湛無不樂也，物樂則无不治矣。陰害物，陽自屈，陰進陽退，小人得勢，君子避害，矢道然也。陽制於陰，則天下和治，臣勝於君，則小人在位也。陽氣動，萬物緩而得其所，是以聖人順陽道。夫順物者物亦順之，逆物者物亦逆之，故不失物之情性。洿音烏。澤盈，萬物節成；洿澤枯，萬物芤。故雨澤不行，天下荒亡，陽上而復下，故為萬物主。

不長有，故能終而復始，終而復始故能長久；能長久，故為天下母。聖人順天之道，無為長久；逆物之情，有位莫守。陽氣畜而後能施，陰氣積而後能化，未有不畜積而後能化者也。故聖人慎所積。積德來慶，積惡致亡。陽滅陰，萬物肥；陰滅陽，萬物衰。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，尚陰道則天下亡。陽者，正也，生也，故物肥。肥者則昌；陰者邪也，死也，故物衰。衰者即亡。陽不下陰，則萬物不成，君不下臣，德化不行，故君下臣則聰明，不下臣則闇聾。君非至聖，不能下臣，臣非至賢，不能弼君。虞舜屈伯成，文王師尚父，可謂聰明。日出於地，萬物蕃息，王公居民上，以明道德，日入於地，萬物休息，小人居民，上萬物逃匿。謂陽不下陰，則萬物不昌；君不下臣，則萬物藏也。雷之動也，萬物啟，雨之潤也，萬物解，大人施行，有似於此。陰陽之動有常節，大人之動不極物。大人之盛也，如春之雷。其發令也，如暄之風。皆聾和氣順，故不極物。雷動地，萬物緩，風搖樹，草木敗。大人去惡就善，民不遠徙，故民有去就也，去尤甚，就少愈。且大人有善，百姓交歸。若太王之去邠，何遠哉？風不動，火不出，大人不言，小人無述。火之出也，必待薪，大人之言，必有信。有信而真，何往不成？火出而薪傳；言發而信行。故知大人之言，其行也往而不追，其信也有若四時。河水深，壤在山，丘陵高，下入淵，陽氣盛，變為陰，陰氣盛，變為陽，故欲不可盈，樂不可極。天之道神高舉下，唯節欲全和，以順天理，不使至極。忿無惡言，怒無作色，是謂計得。雖忿怒未忘，而惡言悖色。不形於外，是計得於中，鎮之以道也。火上炎，水下流，聖人之道，以類相求，聖人依。音依。陽天下和同，依陰天下溺沉。依陽者，親忠良，故和同。依陰者，親姦佞，故沉溺。

老子曰：積薄成厚，積卑成高，君子日汲汲以成輝，小人日快快以至辱。君子勤身以修道，日益暉光。小人乘闇以快意，終致困辱。其消息也，雖未能見，故見善如不及，宿不善如不祥。苟向善，雖過無怨；苟不向善，雖忠來惡，故怨人不如自怨，勉求諸人，不如求諸己。聲自召也，類自求也，名自命也，人自官也，無非己者。操銳以刺，操刃以擊，何怨於人？故君子慎其微。慎微，言不在大也。苟向善，則福不因人，勉求諸己。苟不向善，則禍歸於身，何怨於人？不善猶操刃自割，積火自澆，又誰咎之者也？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，和居中央，是以木實生於心，草實生於莢，卵胎生於中央，不卵不胎，生而須時。物殊類異，言其為生，皆自中和而成質，其自加卵。而因變化所為者，即須時而有也。地平則水不流，輕重均則衡不傾。地平，水無奔馳之勢，衡均，則物無輕重之偏。物之生化也，有感以然。萬物之生，各有所感，非徒然也。

老子曰：山致其高，而雲雨起焉，水致其深，而蛟龍生焉。君子致其道

，而德澤流焉。夫有陰德者，必有陽報，有隱行者，必有昭名。山之靈者，必降雲雨。道之高者，必施德澤。未有不先行其事，而後致其報。樹黍者不穫稷，樹怨者無報德。樹黍穫稷，以怨報德。

通玄真經卷之六竟

#1 辟：瞿本作『深』。

#2 捻：瞿本作『攝』。

#3 准：原本作『治』，據瞿本改。

#4 哀多：瞿本作『損盈』。

通玄真經卷之七

默希子注

微明

道周象外謂之微，德隱冥中謂之明。是知非微無以究其宗，非明無以契其旨。微明之義，體用而然也。

老子曰：道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幽，可以明，可以苞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此與《道原》篇意同也。知之淺，不知之深，知之外，不知之內，知之麤，不知之精，知之乃不知，不知乃知之，孰知知之為不知，不知之為知乎？夫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不形者乎？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，斯不善矣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夫道絕形聲，故非聞見能辯？德非藻飾，豈云善惡能明？故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其至矣也。

文子問曰：人可以微言乎？老子曰：何為不可。唯知言之謂乎？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。微言謂至妙言。唯忘其言，可與言也。爭魚者濡，逐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為去為，淺知之人，所爭者末矣。夫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為無知，是以不吾知。道者，無名之妙；言者，至理之宗。達妙者無言，明宗者不競。是言至而無言，為至而無為，而知自知爾。孰去吾知？

文子問曰：為國亦有法乎？老子曰：今夫挽車者，前呼邪軒，火乎切。後亦應之，此挽車勸力之歌也。雖鄭、衛、胡、楚之音，不若此之義也。治國有禮，不在文辯。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夫所用者必有宜，須各當其要，猶挽車勸力，而不當奏以咸池之樂。治國寧民務崇樸素，又何煩藻麗之色也。

老子曰：道無正而可以為正，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，材不及山林，山林不及雲雨，雲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道者所謂無狀之狀、無物之象也。無達其意，天地之間，可陶冶而變化也。大道無正出於道，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。自雲雨已下，言不及道者，以其無狀無象，故能包羅萬有，總括羣方。唯體道者知變化無窮。

老子曰：聖人立教施政，必察其終始，見其造恩。造恩，謂制立教也。故民知#1書則德衰，知數而仁衰，知券契而一信衰；知機械而實衰。斯數者，皆由失道而後興。隨時而立制，制之逾謹，違之逾切。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，政教興。而姦濫甚矣。瑟不鳴，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；軸不運於己，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。弦有緩急，然後能成曲；車有勞佚，然後能致遠。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，使有轉者，乃无轉也。瑟无聲，聲在於弦。軸不轉，轉在於輪。是无聲而能有聲，无轉而能有轉，故无聲之聲而曲節成，无轉之轉乃能致遠。上下異道，易治即亂，位高而道大者從，事大而道小者凶。冠不可踐於足，臣不可尊於君，上下乖亂，亡。无日矣。小德害義，小善害道，小辯害治，苛悄傷德。矜小惠而蔽大道，縱小忿而傷至德。大正不險，故民易導，至治優游，故下不賊。至忠復素，故民無偽匿。上有平正，下无險詖，上有清簡，下无巧偽。

老子曰：相坐之法立，則百姓怨，減爵之令張，則功臣叛。獄訟相引，无辜方受其怨。爵位減默，有功者懷其叛。故察於刀筆之迹者，不知治亂之本；習於行陣之事者，不知廟戰之權。治亂者，謂垂拱无為之堂，非督責之吏所知。廟戰者，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，非一卒之能曉。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，慮患於冥冥之外。重關之內，冥冥之外，謂无禍福之場。絕思慮之境，自非聖人，孰能玄鑒也？愚者惑於小利，而忘大害，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，得於此而忘於彼。小見忘大，得利忘害，速到之甚，非愚若何。故仁莫大於愛人，智莫大於知人，愛人即无怨刑，知人即无亂政。愛人猶己，則刑不濫。知人盡誠，即政无亂。

老子曰：江河之大，溢不過三日，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。言人由暴，不久而亡，由飄風橫厲，不日而止也。德无所積而不憂者，亡其及也。夫憂者所以昌也，喜者所以亡也，故善者以弱為強，轉禍為福。道沖而用之，又不滿也。愚者執迷而不祇，以憂為喜，則速亡。為福者必昌。

老子曰：清靜恬和，人之性也。儀表規矩，事之制也。知人之性，則自養不悖，知事之制，則其舉措不亂。恬和者，率性之本也。規矩者，制欲之過也。牽於欲利，雖靜而常悖。明其法度，雖動而不亂也。發一號，散无竟，總一管，謂之心。見本而知末，執一而應萬，謂之術。發號謂使心不競，使心不競即混。百節歸根，應萬物冥一，謂之術也。居知所以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動知所止，謂之道。至人者行藏，有謂言凶縣料。若其不然，何以為道也。使人高賢稱舉己者，心之力也；使人卑下誹謗己者，心之過也。言出於口，不可禁#2於人，行發於近，不可禁於遠。善惡由己，謗譽因人。眾口所稱，莫之能禁。一行有虧，无遠不至。事者難成易敗，名者難立易廢，凡人皆輕小害，易微事，以至於大患。夫禍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，福之來也，人自成之，禍與

福同門，利與害同鄰，自非至精，莫之能分，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，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，不可不慎察也。夫至人所為必謀，始克料於終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。故杜名利之原，閉禍福之門，即智慮自息，動靜无變也。

老子曰：人皆知治亂之機，而莫知全生之具，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，權事而為之謀。聖人能陰誰湯，能柔能剛，能弱能強，隨時動靜，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，事一而察其變，化則為之象，運則為之應，是以終身行之无所困。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，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，故聖人論世權事，應變无窮，相時而為，終身不辱。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，或可行而不可言者，或易為而難成者，或難成而易敗者。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，取捨也；可言而不可行者，詐偽也；易為而難成者，事也；難成而易敗者，名也。此四者，聖人之所留心也，明者之所獨見也。審行藏之勢，察成敗之由，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。

老子曰：道者敬小微，動不失時，百射重戒，禍乃不滋。計福勿及，慮禍過之。同日被霜，蔽者不傷，愚者有備，與智者同功。賢者无慮為愚，愚者有備為賢。夫積愛成福，積憎成禍，人皆知救患，莫知使患無生，夫使患無生易，施於救患難。今人不務使患無生，而務施救於患，雖神人不能為謀。患禍之所由來，萬萬无方。聖人深居以避患，靜默以待時；小人不知禍福之門，動而陷於刑，雖曲為之備，不足以全身。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，先遠辱而後求名。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，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，是以禍患無由至，非譽不能塵垢。夫陷於利害由愛憎。愛憎不生，毀譽安在？君子見未形則易治，小人曲備，而終禍。救於已形，成則難脫。

老子曰：凡人之道心欲小，志欲大，智欲圓，行欲方，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謂心小者，慮患未生，戒禍慎微，不敢縱其欲也。志欲大者，兼包萬國，一齊殊俗，是非輻輳，中為之轂也。智圓者，終始無端，方音旁。流四遠，淵泉而不竭也。行方者，立直而不撓，素白而不汙，窮不易操，達不肆志也。能多者，文武備具，動靜中儀，舉錯廢置，曲得其宜也。事少者，秉要以偶眾，執約以治廣，處靜以持躁也。故心小者禁於微也，志大者无不懷也，智圓者无不知也，行方者有不為也，能多者无不治也，事少者約所持也。凡此數者，非大至聖高真，莫能兼也矣。故聖人之於善也，无小而不行，其於過也，无微而不改，行不用巫覡，而鬼神不敢先，可謂至貴矣。然而戰戰慄慄，日慎一日，是以無為而一之成也。外不負物，內不慙心。何須巫覡？寧懼鬼神？由懷兢慄然可保終也。愚人之智，固已少矣，而所為之事又多，故動必窮，故以政教化，其勢易而必成；以邪教化，其勢難而必敗。捨其易而必成，從事於難而必敗，愚惑之所致。不量得失，坐致危亡。事繁難致，雖勞將敗。物簡易從，易從必成，而不為者，愚之至也。

老子曰：福之起也綿綿，禍之生也紛紛，禍福之數，微而不可見。聖人見其始終，故不可不察。福如鴻毛，聖人獨見；禍若太山，愚者莫睹也。明主之賞罰，非以為己，以為國也。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，不施賞焉，逆於己而便於國者，不加罰焉。明主賞罰在於公正。益於國，便於人，則行。利於己，不利於人，則止也。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，遺義之宜，謂之小人。君子小人，豈有定分？舉措合宜，即為君子，動用乖分，即為小人。通智得而不勞，上士玄解。其次勞而不病，中人勉力不倦。其下病而亦勞。下士心服昏滯，精神迷到，故勞俞甚，病愈焉也。古之人，味而不舍也，今之人，舍而不味也。不舍，不居也。味道，味也。古人味道而不居，今人無道而自伐也。紂為象箸，箸以象牙為之。而箕子唏，唏其華侈也。魯以偶人葬，偶人，刻木似人，為盟器之類也。而孔子嘆。嘆其非禮。見其所始，即知其所終。小人見象箸，偶人，以為其生也榮，其死也盛。君子觀之，其道也衰，其得也亡。

老子曰：仁者，人之所慕也，義者，人之所高也。為人所慕，為人所高，或身死國亡者，不周於時也。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，不達於道也。徒高仁義之風，不識機權之變，無救敗亡，豈為周達者也？五帝貴德，無為而治三王用義，誅暴寧民。五伯任力，任智力也。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，非其道也。故善否同，非譽在俗，趨行等，逆順在時。言時代既異，治化不同，當五伯之時，行太古之道，猶膠柱調瑟，療渴飲鴆，實亦難矣。知天之所為，知人之所行，即有以經於世矣。經，治常也。知天而不知人，即元以與俗交，知人而不知天，即無以與道游。知天知人，知俗知時，可以治世，可以道游也。直志適情，即堅強賊之，以身役物，即陰陽食之。適我志即乖彼心，必為強堅者所忤。徇於物即勞其體，猶冰炭之相攻，陰陽之躁靜也。得道之人，外化而內不化，外化所以知人也，內不化所以全身也，故內有一定之操，而外能屈伸，與物推移，萬舉而不陷，所貴乎道者，貴其龍變也。得道之人，其動也天，其靜也地。動靜失時，卷舒在我，故俗莫得而害，世莫得而羈。故尼父見老君，其猶龍乎。變化無方也。守一節，推一行，雖以成滿，猶不易，拘於小好，而塞於大道。既滯一方，寧論大道？道者寂寞以虛無，非有為於物也，不以有為於己也。物我之間，居然已泯。寂寞之卿，自然而神。是故舉事而順道者，非道者之所為也，道之所施也。道本無為，今云順道，即是有為。有為即事起，事起即患生。且道無常容，事無常順，為是逆之，則是非紛然，禍患所作，故云非道者所為也。施者，設也。言外設程科，是道儀表，非其真實，不可執之。執者失之，為者敗之。理可明也。天地之所覆載，日月之所照明，陰陽之所煦，雨露之所潤，道德之所扶，皆同一和也。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，謂人戴天履地。鏡太清者眎大明，謂睹日見月也。立太平者處大堂，謂在宇宙之間。能

游於冥冥者，與日月同光，无形而生於有形，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，而歸居於物之初。反未生也。眎於冥冥，聽於无聲，冥冥之中，獨有曉焉，寂寞之中，獨有照焉。言真人在天地之間，睹日月之光，游乎太平，則何往不適？居乎大堂，而无不容於冥冥之中，曉乎无聲，而眾聲應寂寞之內，照乎无形而羣形見，則與天地相保，日月同明，寄託靈臺，含藏至精，謂之真人也。其用之乃不用，不用而後能用之也；其知之乃不知，不知而後能知之也。前已釋。道者物之所道也，德者生之所扶也，仁者積恩之證也，義者比於心而合於眾適者也。四者，所用以處世修身，不可失也。道滅而德興，德衰而仁義生。故上世道而不德，中世守德而不懷，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，故君子非義无以生，失義則失其所以生；小人非利无以活，失利則失其所以活。故君子懼失義，小人懼失利，觀其所懼，禍福異矣。道喪德亡，仁絕義薄。君子无義无以全其道，小人无利无以活其身。君子懼失義以為禍，小人欲利以為福也。

老子曰：事或欲利之，適足以害之，或欲害之，乃足以利之。夫病濕而強食之熱，病渴而強飲之寒，此眾人之所養也，而良醫所以為病也。悅於目，悅於心，愚者之所利，有道者之所避。聖人者，先迎而後合，眾人先合而後逢，故禍福之門，利害之反，不可不察也。夫病渴飲之以水，良醫以為禍；貧者取財於不義，君子以為害。先迕而後合，愚者之所犯；先合而後迕，聖人之所惡。夫利害相反，禍福相傾，不可不察也。

老子曰：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，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。故仁義者，事之常順也，天下之尊爵也。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，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尊，雖謀得計，當慮息解圖，國存，其事有離仁義者，其功必不遂也；言雖無中於策，其計无益於國；而心周於君，合於仁義者，身必存。故曰：百言百計常不當者，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。為人臣，圖國解難、驕王尊己、而功不成者，去仁義故也。或有良謀、不用，奇計不行，戴君盡力，雖不見察，終保仁義，不敢暫忘，而身亦无害也。

老子曰：教本乎君子，小人被其澤，利本乎小人，君子享其功。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，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。德澤被乎下，祿利奉於上，則无官而自治，不令而自行，各安其所，道之達也。人多欲即傷義，多憂即害智，欲生義奪，愛積智昏。故治國樂所以存，守其道也。虐國樂所以亡。繼其欲也。水下流而廣大，君下臣而聰明，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，故君根本也，臣枝葉也，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，未之有也。聖人之治者，明四目，達四聰，屏邪慝，任賢能，則上垂拱无為自化，則下盡心而奉職。豈有交爭之理？則根本日固，枝葉繁盛也。

老子曰：慈父之愛子者，非求其報，不可內解於心。聖主之養民，非為己

用也，性不能已也，及恃其力，賴其功勳，而必窮有以為，則恩不接矣。父之愛子，君之牧民，豈求其所報？自然之分，天道也。或有君父，恃其功力，驕其臣子者，恩惠不接也。故用眾人之所愛，則得眾人之力，舉眾人之所喜，則得眾人之心。故見其所始，則知其所終。兼愛天下，天下雖大，其為一家之人，不愛天下，則匹夫雖微，由萬方一敝。以此而觀，則終始可知，存亡可察也。

老子曰：人以義愛，黨以羣強，是故得之所施者博，即威之所行者遠，義之所加者薄，則武之所制者小。此謂德澤无私，所附者眾；棄義用武，即所存者寡也。

老子曰：以不義而得之，又不布施，患及其身，不能為人，又無以自為，可謂愚人，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。取之不義，積而不散，則謂養自噴，育梟自禍也。故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然扃固筐筐，終為大盜之資，安得長有也？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極。有道者必有德，有德者必有道。道德充備，與變化無極也。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萬事盡然，不可勝明。福至祥存，禍至祥先，見祥而不為善，則福不來，見不祥而行善，則禍不至。利與害同門，禍與福同鄰，非神聖莫之能分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孰知其極。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言禍中有福，福中有禍。夫見福而為祥，則知福為禍始；見禍而遽為善，則知禍為福先。禍福之來，有如糾纏，自非至聖，莫知其極也。人之將疾也，必先甘魚肉之味；國之將亡也，必先惡忠臣之語。人病者，甘其口，美其味，必死之徵。國亂者，惡忠言，信讒佞，必亡兆也。故疾之將死者，不可為良醫，國之將亡者，不可為忠謀。人將死者，醫雖良而莫救。國將亡者，忠雖盡而難存。唯良醫忠臣，審必死而不救，察可有而為謀也。修之身，然後可以治民，居家理治，然後可移官長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以身觀彼，自家國，其要修真，在於全德。民之所以生活，衣與食也，事周於衣食則有功，不周於衣食則无功，事无功，德不長。衣食者庶民之命，庶民者君臣之本。衣食既周於身，君臣長於國也。故隨時而不成，无更其刑，順時而不成，无更其理，時將復起，是謂道紀。時有興廢，運有休否。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為今世之要理，言刑不可廢，理不可易。能知於此，道之紀綱也。帝王富其民，孰其本也。霸王富其地，務其廣也。危國富其吏，重斂則困。治國若不足，治亂也不足，將亂之微也。亡國困倉虛。費用无度，倉廩日虛，君荒民罷，不亡何待？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，上无為而民自化。安其居，樂其業。起師十萬，日費千金，師旅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兵者不祥之器也，非君子之寶也。兵革興之於前，凶荒隨之於後，國費萬金，民罷征役。故知凶器非聖之所寶。

和大怨必有餘怨，奈何其為不善也。夫和怨者，謂主不明。黜有功之臣，削有土之君，不忍一朝之忿，以為後之患。君赫怒於上，臣憤驕於下，奈何其為不善以積餘怨也。古者親近不以言，來遠不以言使，近者悅，遠者來。近悅遠來者#6，在德不在言。與民同欲則和，與民同守則固，與民同念者知，得民力者富，得民譽者顯。行有召寇，言有致禍，无先人言，後人已，附耳之語，附，傳也。先言後之於耳也。流聞千里。言者禍也，舌者機也，出言不當，駟馬不追。寇有所愛者利，禍有所起者言。然言者无足而走，元翼而飛，白珪之玷，駟馬何追？言禍之疾也。昔者中黃子曰：天有五方，四方、中央。地有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也。聲有五音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物有五味，甘、苦、辛、酸、鹹也。色有五章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也。人有五位，五常也。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。二十五等人品，類各差也。上五有神人、真人、道人、至人、聖人，變化不測曰神，純素不雜曰真，通達元礙曰道，心洞玄微曰至，智周萬物曰聖。次五有德人、賢人、智人、善人、辯人，含畜曰德，仁愛曰賢，明慈曰智，柔和曰善，能知曰辯。中五有公人、忠人、信人、義人、禮人，无私曰公，奉君曰忠，不欺曰信，合宜曰義，恭柔曰禮也。次五有士人、工人、虞人、農人、商人，事上曰士，攻器曰工，掌山澤曰虞，治田曰農，通貨曰商。下五有眾人、奴人、愚人、肉人、小人，庶類曰眾，伏役曰奴，昏昧曰患，无慧曰肉，无識曰小人。上五之與下五，猶人之與牛馬也。言賢愚有差，天地懸隔也。聖人者，以目眎，以耳聽，以口言，以足行。在世聖人，六情滯隔，猶有因假。真人者，不眎而明，不聽而聰，不行而從，不言而公。出世聖人，方寸已虛，觸塗元隔。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，真人未嘗過焉；賢人所以矯世俗者，聖人未嘗觀焉。治世存真，各盡其分，故唐堯聖德以配天，仲武高抗以矯俗也。所謂道者，無前無後，無左無右，萬物玄同，無是无非。迎之无前，隨之无後，孰能於左？誰知其右？泯然玄同，強名為道。

#### 通玄真經卷之七竟

#1 知：原作『之』，據瞿本改。

#2 禁：瞿本作『止』。

#3 時：瞿本作『祀』。

#4 病濕而強食之熱：瞿本作『病濕而強食之』。

#5 盈：瞿本作『備』。

#6 近悅遠來：瞿本作『近訥近木』。

#### 通玄真經卷之八

默希子注

自然

自然，蓋道之絕稱，不知而然，亦非不然。萬物皆然，不得不然。然而自然，非有能然无所因寄#1，故曰自然也。

老子曰：清虛者，天之明也，無為者，治之常也。夫虛中有靈，暗中有明，孰能見之？與道同也，無為自治，萬物乃成也。去恩慧，舍聖智，外賢能，廢仁義，滅事故，棄佞辯，禁姦偽，則賢，不肖者齊於道矣。去此七者，即賢无所尚，愚无所愧，洪同大道，復歸自然也。靜則同，虛則通，至德無為，萬物皆容。虛靜之道，天長地久，神微周盈，於物無宰。心既虛矣。无所不通。德既充矣。无所不容。故能神用而无主，周行而不怠。十二月運行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无窮。終而復始，天之道也。金木水火土，其勢相害，其道相待。五行相推，一王一衰。寒暑遞遷，進退有時。生殺存道，不失其宜也。故至寒傷物，無寒不可；至暑傷物，無暑不可；故可與不可皆可。是以大道无所不可，可在其理，見可不趨，見不可不去，可與不可相為左右，相為表裏。寒暑代謝，此天地之道也。禮教刑罰，聖人法也。然寒暑雖酷，不可无也。時順即何傷，刑罰雖慘，不可廢也。理當即非害。見可即行，不可即止。凡事之要必從一始，時為之紀，自古及今未嘗變易，謂之天理。一者道之子，君之柄。古今雖異，動用未殊，如軸運轂，以內制外，輪轉无窮，與天相為終始也。上執大明，下用其光，道生萬物，理於陰陽，化為四時，分為五行，各得其所。有本作事。與時往來，法度有常，下及無能，上道不傾，羣臣一意，天地之道，無為而備，无求而得，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。天垂象以明照四方，君立法以臨制天下。塾蟲昭蘇黎庶蒙惠，陰陽不差，萬物有常，自非無為，不能有益於國。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。

老子曰：樸至大者无形狀，道至大者无度量，故天圓不中規，地方不中矩。往古來今謂之宙，四方上下謂之宇。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。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，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。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，道德至大无形狀，天地至廣无度量；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，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。自非博達通物者，莫能明至道之原，冥是非之境也。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，其得民心一也。制法雖殊，敬民一也。若夫規矩勾繩，巧之具也，而非所以為巧也，故无絃雖師文師文善琴。不能成其曲，徒絃則不能獨悲，故絃，悲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悲也。夫萬物雖曰自然，皆有因假，不能獨運。其獨勾繩者，巧之制也，而非巧也。妙在於人，无繩无不直。絃器者，悲之具也，而非悲也，无絃則不悲也。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，放意寫神，論變而形於絃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，此不傳之道也。師文彈琴。在指勾絃。寫神故意，游心手之間。和陰陽之候，遂使律變四時。氣感萬物，至於父子雖親，不能傳者，妙之極矣。此亦況道不可傳受也。故肅者，形之君也，而寂寞者，音之主也。肅靜也

故靜中生形，以靜為君，寂中有音，以冥為主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道，以德為主，道為之命，物以自正，至微甚內，不以事貴。故不待功而立，不以位為尊，不待名而顯，不須禮而莊，不用兵而強。道生為命，德畜為主。人能調護沖氣，正性命，內保精微，外棄煩累，何須名位而自尊？不待兵甲而人服也。故道立而不教，明照而不察。道立而不教者，不奪人能也，明照而不察者，不害其事也。道存則教遺；明極則无察，然後能任所重事无有害。夫教道者，逆於德，害於物，故陰陽四時，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。萬物同情而異形，智者不相教，能者不相受，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，各使自然。故生者无德，死者无怨。夫逆德者，謂德衰教興，害物者，謂先損而彼益，且五行異性，萬物殊形，由教有本末，人有賢愚，聖人垂法制教，開迷導蒙，使智者相授，能者不隱，各盡其分，歸乎自然，生不矜其德，死不怨乎天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生萬物，聖人養百姓，豈有心於物，有私於人哉。一以觀之，有同芻狗。夫慈愛仁義者，近狹之道也。狹者，入大而迷；近者，行遠而惑。聖人之道入大不迷、行遠不惑，常虛自守，可以為極，是謂天德。道德玄微仁義淺狹，中庸登小徑以致迷，上聖陟通衢而无滯。自非靈府恒明，安能與天為極也？

老子曰：聖人天覆地載，日月照臨，陰陽和，四時化，懷萬物而不同，無故無新，無疏無親。此聖人之德也。覆載若天地，照臨如日月，轉輸如四時，殊俗異類，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，遂其性，豈有新故親疏於其間者哉？故能法天者，天不一時，地不一材，人不一事。故緒業多端，趨行多方。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，地以一材則用之有極。人有一能，末足為貴也。故用兵者或輕或重，或貪或廉，四者相反，不可一也。各有所利，故以不一。輕者欲發，重者欲止，貪者欲取，廉者不利，非其有也。夫兵眾心欲一，今重者欲止。輕者欲發，各趨其便，是不一也。不一則遇敵而敗，但量其才力，均輕重而使之，則尤往不克。故勇者可令進鬥，不可令持堅；重者可令固守，不可令浚敵；貪者可令攻取，不可令分財；廉者可令守分，不可令進取；信者可令持約，不可令應變。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。惟聖人善用其能，不失其所能，故天下无敵也。夫天地不懷一物，陰陽不產一類。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，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，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。夫守一隅而遺萬方，取一物而棄其餘，則所得者寡，而所治者淺矣。夫道不廣，不能懷萬物。聖人德不厚，无以納微言。故一能不可恃，一方不可守。守之者細，恃之者淺也。

老子曰：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之所照，形殊性異，各有所安。樂所以為樂者，乃所以為悲也。安所以為安者，乃所以為危也。以己樂樂之則悲，因其樂樂之即樂，以己安安之則危，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。故聖人之牧民也

，使各便其性，安其居，處其宜，為其所能，周其所適，施其所宜，如此即萬物一齊，无由相過。聖人牧民，使異性殊形，各適其宜，雖則萬類，有若一體，不能相越，故曰一齊。天下之物無貴無賤，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。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。貴賤无定分，窮通无常準，在遇與不遇，用與不用也。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，不沈鳥於淵。言因飛而放於林，因遊而投於水，則飛沈得所，由賢愚並用也。昔堯之治天下也，舜為司徒，契為司馬，禹為司空，三公之官，論道經邦，變理陰陽，為天子股肱喉舌也。后稷為田疇，教民播種。奚仲為工師。造器物以備民用，聖人任賢若此。功格宇宙，德遼四海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也。其導民也，水處者漁，林處者採，谷處者牧，陵處者田。地宜事，事宜其械，械宜其材。皋澤織網，陵坂耕田，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，以所工易所拙，是以離叛者寡，聽從者眾，若風之過蕭，忽然而感之。各以清濁應物，莫不就其所利，避其所害。是以鄰國相望，雞狗之音相聞，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，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，皆安其居也。聖人之道民也，因其勢而居之，因其宜而安之，則有無相資，巧拙相資。由風之過蕭，而之潤物，則聲從所感，物隨所利。故得鄰國相望。兵甲不用，民至老死，皆安其居也。故亂國若盛，治國若虛，亡國若不足，存國若有餘。虛者非无人也，各守其職也；盛者非多人也，皆徼於末也；有餘者非多財也，欲節而事寡也；不足者非無貨也，民鮮而費多也。明此四者，則見治亂之本，察存亡之勢也。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，所因也，其禁誅非所為也，所守也，上德之道也。禁誅者，先王制法非所以為殺，然為以隄防也。然愚人不守其令，而多愆之，是有取死之道焉爾。

老子曰：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，因其所有而條暢之，故因即大，作即小。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，生稼者因地之宜也，征伐者因民之欲也，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。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。觀物有自然之性，然後順物之宜，因民所欲，則事无不濟，動无不利。故先王之制法，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，无其性不可使順教，有其性无其資不可使遵道。由木不可使出水，金不可使生火也。人之性有仁義之資，其非聖人為之，法度不可使向方，因其所惡以禁姦，故刑罰不用，威行如神。因其性即天下聽從，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。道德仁義，雖本性皆有，而非聖王為法度。行其權賞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威之以刑，則无由復自然之性，而能向方矣。因其性，則其應如神，拂其性，即雖令不從也。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，民之所懷也，民懷之則功名立。非有道德，无以樹功名也。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，江海無為以成其大，窾下以成其廣，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，其德乃足，無為，故能取百川，不求故能得，不行故能至，是以取天下。而無事不自貴故富，不自見故明，不自矜故長，處不有

之地。故為天下王，不爭故莫能與之爭，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江海近於道，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，公正#4修道則功成不有，不有即強固，強固而不以暴人，道深即德深，德深即功名遂成，此謂玄德，深矣遠矣，其與物反矣。世尚尊高，吾則自卑，世貴矜伐，吾則不爭；長處不有，故謂物反。天下有始，莫知其理，唯聖人能知所以，非雄非雌、非牝非牡，生而不死。天地以成，陰陽以形，萬物以生。故陰與陽有圓有方，有短有長，有存有亡，道為之命。幽沉而无事，於心甚微，於道甚當，死生同理，萬物變化合於一道，簡生忘死，何往不壽？去事與言，慎無為也，守道周密，於物不宰，至微無形。天地之始，萬物同於道而殊形，至微無物，故能周恤；至大無外，故為萬物；蓋至細無內，故為萬物貴；道以存生，德以安形，至道之度，去好去惡，无有知故，易意和心，無以道迁。天地有始者，謂道也。舉世莫能識者，言非雄雌可辯，形色所推，然雖尋之无所，語之不得，而又長存，夫天地有高下之位，日月有晝夜之宜，陰陽有剛柔之理，萬物有長短之質，至於道也，非幽非明，非存非亡，非巨非細，非圓非方，輪轉不極，變化无方。然而禮之者，能存生安形，去事去言，浩然无為，悠然委順，則能復乎大樸，冥乎仁壽之域。夫天地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二，反而合之，上下不失，專而為一，分而為五，反而合之，必中規矩。一者氣布，二者形流，五者五行也。上下者天地也，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，專精為一，必中法度，而復乎初也。夫道至親不可疏，至近不可遠，求之遠者，往而復反。遠求諸物，莫知求之身也。

老子曰：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。帝者貴其德，王者尚其義，霸者通#5於理。德者煦育萬物，義者拯溺扶危，理者應於機數。聖人之道於物無有，道挾然後任智，德薄然後任刑，明淺然後任察。任智者中心亂，任刑者上下怨，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。智出亂真，刑生法詐，善起於矯。三者既變，聖人禁之，莫之能勝，失道之弊任於茲也。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，乃天覆而地載，道之以時，其養乃厚，厚養即治。治亂。雖有神聖，夫何以易之。去心智，省刑罰，反清靜，物將自正。道之為君，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，一人被之不褒，萬人被之不褊。是故重為慧，重為暴，即道迁矣。為惠者布施也。聖人觀時之弊，任其智詐。故鎮以道德，反乎清靜，使物自正，守於玄默。使其復樸，故惠不妄施，刑不妄加，即暴亂不興，而順於道。無功而厚賞，無勞而高爵，即守職者懈於官，而遊居者亟於進矣。夫暴者妄誅，無罪而死亡，行道者而被刑，即修身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。故為惠者即生姦，為暴者即生亂，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也。夫刑不可加有道，爵不可及无功，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，行道者有陵替之心。此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也。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，誅者不怨，君罪之當也，賞者不德上，功之致也

。民知#6誅賞之來，皆生於身，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，是以朝廷蕪而無迹，田壓辟而無穢。賞足以勸善，刑足以懲姦。賞者无驕與之危，刑者无哀惻之情，則近者被其澤，遠人服其德。若修其業而竭其力，故朝廷無争訟，田野滋稼穡。故太上下知而有之。言下古知太上有道，後王取法而行。王道者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靜而不動，一度而不搖，因循任下，責成而不勞，謀无失策，舉无過事，言无文章，行无儀表，進退應時，動靜循理。美醜不好憎，賞罰不喜怒，名各自命，類各自以，事由自然，莫出於己。若欲狹之，乃是離之，若欲飾之，乃是賊之。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，非靜不能和百姓，絕於好憎，敦乎樸素。狹而不親，文无害質，物類眾，咸歸自然也。天氣為魂，地氣為魄，反之玄妙，各處其宅，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，太一之精，通合於天。天道嘿嘿，無容無則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常與人化，智不能得，輪轉無端，化遂如神，虛無因循，常後而不先。人之魂者，陽也，生也，受於天。魄者，陰也，殺也，受於地。是各守其宅。魂者陽之神，魄者陰之精，魂魄是天地之至精，故曰玄妙。天得之常明，人得之常生，故曰守之勿失，上通太一。太一，太上道君也。人之所稟也，言人能守其精神，使不失其身，乃上合天。太一專精積念，故能通也。守之法，唯靜唯默，无容无則，无大无涯，其微莫測。故曰：常與人化，智不能得。其轉如輪，其化如神。虛无之間，常後不先。冥冥能曉，故曰至真也。其聽治也，虛心弱志，清明不闇，是故羣臣輻湊並進。無愚智賢不肖，莫不盡其能，君得所以制臣，臣得所以事君，即治國之所以明矣。夫有清明之鑒，必見純粹之精。以治國則羣臣争戴之。不輕以身，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。

老子曰：知而好問者聖，勇而好問者勝，乘眾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，用眾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，用眾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，乘眾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，善用眾者，天下无強。用眾力，則山丘雖重，其勢可移。用眾智，則鬼神雖隱，其理可明。無權不可為之勢，而不循道理之數。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。夫機權已張，而匹夫雖微，可發萬鈞之弩。事理既乖，而聖人雖神，不能屈童子之言。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。有一功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，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，能勝其事即為者不難也。聖人兼而用之，故人無棄人，物無棄材。因其材而使之，莫不各盡其材。因其能而用之，莫不皆竭其能。

老子曰：所謂無為者，非謂其引之不來，推之不去，迫而不應，感而不動，堅滯而不流，捲握而不散。唯能變通循時，應物无滯，謂之无為。謂其私志不入公道，嗜欲不挂正術，循理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推自然之勢，曲故不得容。事成而身不伐，功立而名不有。若夫水用舟，沙用跌，乃烏切。泥用輻

，救倫切。山用櫟，音羸。夏瀆冬陂，因高為山，因下為池，非吾所為也。用其所利，各得其便。故云非吾所為也。聖人不恥身之賤，惡道之不行也；不憂命之短，憂百姓之窮也。故常虛而無為，抱素見樸，不與物雜。常與道同，不為物雜。

老子曰：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養其欲也，聖人踐位者，非以逸樂其身也，為天下之民，強陵弱，眾暴寡，詐者欺愚，勇者侵怯，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，積財不以相分，故立天子以齊一之。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，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，故立諸侯以教誨之，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。官無隱事，國無遺利，所以衣寒食飢，養老弱，息勞倦，無不以也。聖人之在上者，非欲尊其位樂其身，將以息民救弊。故天子執一以齊之，三公論道以匡之，九卿奉法以翼之，諸侯宣教以尊之。故得遐邇同風，君臣一意，官無偽祿，市無邪利。故《詩》云：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神農形悴，堯瘦癯，舜黧黑，禹胼胝，伊尹負鼎而干湯，呂望鼓刀而入周，百里奚傳知戀切。賈，管仲束縛，孔子無黔突，墨子無煖席，非以貪祿慕位，將欲事起天下之利，除萬民之害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四體不勤，思慮不困，於事求贍者，未之聞也。自神農以下，形體瘦悴，手足胼胝，非求居於民上自取尊，志在救物故也。未有安坐而望祿，不耕而穫黍也。

老子曰：所謂天子者，有天道以立天下也。立天下之道，執一以為保，反本無為，虛靜無有，忽恍無際，遠無所止，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是謂大道之經。與前釋同。

老子曰：夫道者，體圓而法方，背陰而抱陽，左柔而右剛，履幽而戴明，變化無常，得一之原以應無方，是謂神明。夫人，頭圓天也，足方地也，背陰面陽，左手執柔，右手執剛，足踐九幽，上戴三光，周行無窮，精耀四方；一而不變，輪轉無常，謂之神。見之者昌也。天圓而無端，故不得觀其形，地方而無涯，故莫窺其門。天化遂無形狀，地生長無計量。化乎無窮，至明者莫見其形。生乎無盡，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。夫物有勝，唯道無勝，所以無勝者，以其無常形勢也。輪轉無窮，象日月之運行，若春秋之代謝，日月之晝夜，終而復始，明而復晦，制形而無形，故功可成，物物而不物，故勝而不屈。形出無形。故形形而不絕。物出無物，故物物而無窮。廟戰者帝，神化者王，廟戰者法天道，神化者明四時，修正於境內，而遠方懷德，制勝於未戰，而諸侯賓服也。廟戰者，以道制而為帝。神化者，以兵勝而為王。不得已而用之。古之得道者靜而法，天地，動而順日月，喜怒合四時，號令比雷霆，音氣不戾八風，詘申不獲五度。得道之人，喜怒不妄發，號令不妄施，法於天地，順乎日月。故八風不戾，五星不差也。因民之欲，乘民之力，為之去殘除害。夫

同利者相死，同情者相成，同行者相助，循己而動，天下為鬥。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，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。用其自為用，天下莫不可用，用其為己用，無一人之可用也。除其所害，則天下雖眾，自為我用。非其所欲，則一人雖寡，不為己有。

#### 通玄真經卷之八竟

#1 寄：羅本作『假』。

#2 條：霍本作『循』。

#3 貴：霍本作『奉』。

#4 公正：原作『王公』，據瞿本改。

#5 通：霍本作『迫』。

#6 知：原作『之』，據霍本改。

#### 通玄真經卷之九

##### 默希子注

##### 下德

時有澆醜，故德有上下。不世之君以顯有德，非謂至德，故曰下德也。

老子曰：治身，太上玄古之君。養神，以清虛為本也。其次養形，以嗜欲為本也。神清意平，百節皆寧，養生之本也。肥肌膚，充腹腸，供嗜欲，養生之末也。神者生之本，形者生之末。致本則形全而合道，重末則形逝而歸土。上古務本不順末，在乎適中，下世遺神而養形，誠於太過也。治國，太上養化。以道化也。其次正法。謂刑罰也。民交讓，爭處卑，財利爭受少，事力爭就勞，日化上而遷善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治之本也。太上之化也。利賞而勸善，畏刑而不敢為非，法令正於上，百姓服於下，治之末也。下世之治，上世養本，而下世事末。先論治身，次可治國。夫有本則有末，猶形全而身祥。故知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，法令興而交爭之路開。聖人抑末崇本，豈不有以者也。

老子曰：欲治之主不世出，可與治之臣不萬一，以不世出求不萬一，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。言尚明君賢佐，无代无之。論賢與不賢，用與不用，非若文王之師呂望，武丁之求傳說。若盡以此求，萬載不遇一君，千載不遇一臣，誰與治天下？蓋霸王之功，不世立也。言不世世而立，但明哲居之也。順其善意，防其邪心，與民同出一道，則民可善，風俗可美。所貴聖人者，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，貴其知亂之所生也。若開其銳端，而縱之放僻淫佚，而棄之以法，隨之以刑，雖殘賊天下，不能禁其姦矣。法者防其未然，刑者懲其已遇。然法不可亂，刑不可濫，亂則難奉，濫及无辜，雖殘賊萬姓，終姦暴不止也。

老子曰：身處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，即重生。重生，重累其生。即輕利矣，猶不能自勝，即從之，神無所害也。不能自勝而強不從，是謂重傷。重

傷之人無壽類矣。夫心不二用，事不並興。猶居閑曠之地，志騁榮華之場，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。如抑身違志，兩心交戰，是謂重傷。重傷祝壽，信不虛語。故曰：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，是謂玄同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沐精神以至於和，和則與天地為常；一心氣以合其明，明則與日月同光。

老子曰：天下莫易於為善，莫難於為不善。所謂為善者，靜而無為，適情辭餘，無所誘惑，循性保真，無變於己，故曰為善易也。所謂為不善難者，篡弑矯詐，躁而多欲，非人之性也，故曰為不善難也。凡人不易於為善，而難於為惡。今之以為大患者，由無常厭度量生也。故利害之地，禍福之際，不可不察。聖人無欲也，無避也。事或欲之，適足以失之；事或避之，適足以就之。志有所欲。即忘其所為。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，而適受與之度，理好憎之情，和喜怒之節。夫動靜得，即患不侵也；受與適，即罪不累也；理好憎，即憂不近也；合喜怒，即怨不犯也。體道之人，不苟得，不讓禍，其有不棄，非其有不制，恒滿而不溢，常虛而易贍。故自當以道術度量，即食充虛，衣圍寒，足以溫飽七尺之形。無道術度量，而以自要尊貴，即萬乘之勢，不足以為快；天下之富，不足以為樂。苟知足者，雖一瓢而有餘，然厭者，富有天下而不足也。故聖人心平志易，精神內守，物不能惑。心既保於平和，物奚汨於情欲？

老子曰：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能強者，必用人力者也；能用人力者，必得人心者也；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謂以柔勝人，以弱得強者也。強主眾力不在己，故我皆眾力而不失人之力；得在眾心不在己，故人皆我心，乃得人心。故為治之本，務在安人；安人之奉，在於足用，足用之本，在於不奪時，不奪時之，在於省事；省事之本，在於節用；節用之本，在於去驕；去驕之本，在於虛無。謂君不高臺榭，不廣苑囿，則民務農不奪其時。夫驕侈之性，榮華之情，非體於虛無，道德則不能去也。故知生之情者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；知命之情者，不憂命之所無奈何。知生知命，何憂何懼目悅五色，口惟滋味，耳淫五聲，七竅交爭，以害一性。日引邪欲，竭其天和，身且不能治，奈治天下何？所謂得天下者，非謂其履勢位，稱尊號，言其運天下心，得天下力也。有南面之名，無一人之譽，此失天下也。故桀紂不為王，湯武不為放。故天下得道，在守四夷；天下失道，守在諸侯。諸侯得道，守在四境；諸侯失道，守在左右。故曰：無恃其不吾奪也，恃吾不可奪也。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，無益於持天下矣。夫聖人處天下，在於治身安人，非走尊位重勢。故有道者人戴之，無德者人棄之。故天下非私於己，唯善是與也。

老子曰：善治國者，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。夫怒者，逆德也，兵者，凶器也。爭者，人之所亂也。陰謀逆德，好用凶器，治人之亂逆之至也。非禍人不能成禍，不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人之性情，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。願賢己，則爭心生；疾不及人，則怨爭生。怨爭生，則心亂而氣逆。故古之聖王退爭怨，爭怨不生，則心治而氣順。故曰：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保道守常，聖人之治；昏氣逆德，昏主之用。不開尚賢之路，寧無取怨之患。

老子曰：治物者，不以物以和；治和者，不以和以人；治人者，不以人以君；治君者，不以君以欲；治欲者，不以欲以性；治性者，不以性以德；治德者，不以德以道。非和無以治物，非君無以治人，非性無以通德，非德無以明道。以道本人之性，無邪穢，久湛於物，即忌其本即合於若性。衣食禮俗者，非人之性也，所受於外也。道所以安神，物所以養性。性者，內也。物者，外也。以內性求外物，至而應其性，以為性之常然。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己。反己者，見本性之衷欲，即萬類都息也。故人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唯有道者，能遺物反己。有以自鑒，則不失物之情；無以自鑒，則動而惑營。夫縱欲失性，動未嘗正，以治生則失身，以治國則亂人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性。自於治物至於修道，未嘗正者。病起於欲。夫欲者，凶之根，禍之門，非明道德無以復其真也。古者聖人得諸己，故令行禁止。凡舉事者，必先平意清神。神清意平，物乃可正。聽失於非譽，目淫於采色，而欲得事正，即難矣，是以貴虛。故水激則波起，炁亂則智昏；昏智不可以為正，波水不可以為平。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。夫一者至貴，無適於天下，聖王託於無適，故為天下命。得諸己者，在於平意。意之平者，心不私外物，目不視采色，一其精神，和其喜怒，故得情塵不起，欲浪不翻。人皆反性，而天下莫不承令也。

老子曰：陰陽陶冶萬物，皆乘一炁而生。上下離心，炁乃上蒸；君臣不和，五穀不登。春肅秋榮，冬雷夏霜，皆賊炁之所生也。天地之間，一人之身也；六合之內，一人之形也。一人，天子也。一人正，則天下獲其安；一人亂，則萬姓罹其害。故係於天地，通於六合，可不慎歟？故明於性者，天地不能脅也；審於符者，怪物不能惑也。性既合真，雷霆迫而不恐；明以照物，陰陽惑之而莫疑也。聖人由近以知遠，以萬里為一同。得於內，明於外；得於一，通於萬。炁蒸乎天地，禮義廉恥不設，萬民莫不相侵暴虐，由在乎混冥之中也。積善神明輔，而積惡神明咎。然氣類相召，善惡無差。勿謂混冥之中無報應之效也。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，用多而財寡，事力勞而養不足，民貧苦而忿爭生，是以貴仁。仁以安之。人鄙不齊，比周朋黨，各推其與，懷機械巧詐之心，是以貴義。義以斷之。男女羣居，雜而無別，是以貴禮。禮以正之。性命之情，淫而相迫於不得已，則不和，是以貴樂。樂以節之。故仁義禮樂者，所

以救敗也，非通治之道也。自貴仁己，不救弊之謂。非為至德也。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，而心反其初，則民性善；民性善，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，則財足而人贍，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。仁義不用，而道德定於天下，而民不淫於采色。故德衰然後飾仁義，和失然後謂聲，禮淫然後飾容，故知道德，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；知仁義，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。道德者，天下之大無不包也。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，備而有之。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。夫聖王憫世之衰而無道德，故貴仁義禮樂，制節其性，和樂其情，全其節度，崇其敬讓，使不敢踰越，以復道德也。

老子曰：清靜之治者，和順以寂寞，質真而素樸，閑靜而不躁。在內而合乎道，出外而同乎義，其言略而循理，其行悅而順情，其心和而不偽，其事素而不飾。不謀所始，不議所終。安即留，激即行。通體乎天地，同精乎陰陽，一和乎四時，明朗乎日月，與道化者為人。此明清靜素樸同乎天而合乎道，謂真人。機巧詐偽，莫載乎心。是以天覆以德，地載以樂，四時不失序，風雨不為虐，日月清靜而揚光，五星不失其行，此清靜之所明也。真人之治，感於天地。故日月清明而不武，凶悖不作也。

老子曰：治世之職易守也，其事易為也，其禮易行也，其責易賞也。是以人不兼官，官不兼士，士農工商，鄉別州異。故農與農言藏，士與士言行，工與工言巧，商與商言數，是以士無遺行，工無苦事，農無廢功，商無折貨，各安其性。異形殊類，易事而不悖，失業而賤，得志而貴#1。《易繁辭》曰：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聖人無為而治，百姓不苦其役，則各安其業，俱樂其生。故易理而不亂，四民得其所即貴，失其勢即賤。夫先知遠見之人，才之盛也，而治世不以責於人。不責成於人也。博聞強志，口辯辭給人，知之溢也，而明主不求於下。聰敏給數未必為忠正，不求在下位之也。放世賤物，不從流俗，士之伉行也，而治世不以為化民。敖世忽俗，不可以為儀表。故高不可及者，不以為人量；行不可逮者，不可為國俗。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，道術可世傳也。此數者治世，士不可不察其才而用，唯通明道術，與時消息者則與為治。故國治可與愚守也，而軍旅可以法同也。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，因其所有而並用之。治在適時，非求異見；詞尚體要，無煩飾辯。但量能處位，無世無之。豈待古賢，天下方治也？末世之法，高為量而罪不及也，重為任而罰不勝也，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。民困於三責，即飾智而詐上，犯邪而行危，雖峻法嚴刑，不能禁其姦。獸窮即觸，鳥窮即啄，人窮即詐，此之謂也。用其法而求其遇以誅其罪者，是為法殺人，非治人也。懷憂懼即飾智而誣矯以求僥倖，由鳥獸窮蹙則拂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。故聖人責道不責法也。

老子曰：雷霆之聲，可以鐘鼓象也；風雨之變，可以音律知也。大可睹者

，可得而量也；明可見者，可得而弊也；聲可聞者，可得而調也；色可察者，可得而別也。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，至微神明不能見也。夫風雨雷霆、形聲色象，可以類知，可以建事。及乎至大至微者，謂道也，天地不能容，神明不能究也。及至建律曆，別五色，異清濁，味甘苦，即樸散而為器矣。立仁義，修禮樂，即德遷而為偽矣。民飾智以驚愚，設詐以攻上，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。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，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。夫至人之治，虛無寂寞，不見可欲，心與神處，形與性調，靜而體德，動而理通，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矣。漠然無為而天下和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，不忿爭而財足。施者不得，受者不讓，德反歸焉，而莫之惠。不言之辯，不道之道，若或通焉，謂之天府。取焉而不損，酌焉而不竭，莫知其所求由出，樸散亡本，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，使反修其業，道乎自然，藏於天府，取之不減，與之不盈。謂之搖光。搖光者，資糧萬物者也。搖光斗標之望揭運於中，制以四方萬物，主之以為資。

老子曰：天愛其精，地愛其平，人愛其情。天之精，日月星辰，雷霆風雨也。地之平，水火金木土也。人之情，思慮聰明喜怒也。故閉四關，止五道，即與道淪。神明藏於無形，精氣反於真，目明而不以視，耳聰而不以聽，口當而不以言，心條通而不以思慮，委而不為，知而不矜，直性命之情，而知故不得害。精存於目，即其視明；存於耳，即其聽聰；留於口，即其言當；集於心，即其慮通。故閉四關，即終身無患，四肢九竅莫死莫生，是謂真人。天之四關，日、月、星、辰。五道，五行也。言四時有節，五行有度，則天地清明，民物豐泰。人之四關，心、口、耳、目也。五道，謂五藏也。夫精神存者，則四關不妄動；五道不受邪聰視聽明、言行無跌，故禍害無及於身，止死不係於懷，是真人得道所游之地。地之生財，大本不過五行，聖人節五行，即治不荒。聖人者，由節五情以和五行，故天下不亂，而況常人哉？老子曰：衡之於左右，無私輕重，故可以為平；繩之於內外，無私曲直，故可以為正；人主之於法，無私好憎，故可以為令。德無所立，怨無所藏，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。此三者，藉於無私，故平為之立，正為之存，令為之行；不殞德於外，不匿怨於內，任道而死，百姓不知。故為治者，知不與焉。水戾破舟，木擊折軸，不怨木石，而罪巧拙者，智不載也。水無破舟之意，木無折軸之心，不怨木石，而罪巧拙者，非智之所為也。明治國者不以智。故以智治國者，國之賊也。故道有智則亂，德有心則險，心有眼則眩。息智即不亂，忘心即不險，絕視則不眩，皆忘之也。夫權衡規矩，一定而不易，常一而不邪，方行而不留。一日形之，萬世傳之，無為之為也。夫衡非不平，繩非不直，用之者偏耳。道非不虛，德非不明，修之者誤耳。一者無為也，百王用之，萬世傳之，為而不易

也。一者無為也，百王用之，萬世傳之而不易也。凡無情無私，一以遇之者，雖終日應用，未嘗為也。斯道致治，正而有常。不然，權之與量，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？

老子曰人之言曰：國有亡主，世亡亡道。人有窮而理無不通，故無為者，道之宗也。得道之宗，並應無窮，夫國之亡者，何也？以無正道故亡也。夫窮而能通者，道也，為而不恃者，德也，無為之宗應於無窮者也。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，其窮不遠也。獨賢於己，不修其道，立見窮屈。夫人君，不出戶以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。故積力之所舉，即無不勝也。眾智之所為，即無不成也。千人之眾無絕糧，萬人之羣無廢功。工無異伎，士無兼官，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干，人得所宜，物得所安，是以器械不惡，職事不慢也。因此物識彼物之情，度己身見他人之性。善用眾者，可以傾河冥海，善用人者，可以盡心竭力。夫債少易償也，職寡易守也，任輕易勸也。上操約少之分，下效易為之功，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。在於簡易，故無勞厭。

老子曰：帝者體太一，太一者，以虛無為祖，清靜為宗，故帝王宜體之。王者法陰陽，運行有度。霸者則四時，不失其宜。君者用六律。與物有節。體太一者，明於天地之情，通於道德之倫；聰明照於日月，精神通於萬物；動靜調於陰陽，喜怒和於四時；覆露皆道，溥洽而無私；蜎飛蠕動，莫不依德而生；德流方外，名聲傳乎後世。玄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。法陰陽者，承天地之和，德與天地參光，明與日月並照，精神與鬼神齊靈；戴圓履方，抱表寢繩，內能理身，外得人心，發施號令，天下從風。五帝以德治天下也。則四時者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，取與有節，出入有量，喜怒剛柔，不離其理，柔而不脆，剛而不折，寬而不肆，肅而不悖，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舍愚而容不肖，無所私愛也。三王以仁治天下也。用六律者，生之與殺也，賞之與罰也，與之以奪也，非此無道也，伐亂禁暴，興賢良廢不肖，匡邪以為正，攘險以為平，矯枉以為直，明於施舍開塞之道，乘時因勢，以服役人心者也。五霸以義治天下也。帝者，不體陰陽即侵；王者，不法四時即削；霸者，不用六律即辱；君者，失準繩即廢。故小而行大，即窮塞而不親；大而行小，即狹隘而不容。帝王之世，道德有優劣；五霸之時，仁義有厚薄。大小不得相逾。

老子曰：地廣民眾，不足以為強；甲堅兵利，不可以恃勝；城高池深，不足以為固；嚴刑峻罰，不足以為威。夫三者不得恃，唯有德者王也。為存政者，雖小必存焉；為亡政者，雖大必亡焉。故善守者，無與禦。音御。善戰者，無與鬥，乘時勢因民欲，而天下服。故善為政者，積其德；善用兵者，畜其怨。德積而民可用也，怒畜而威可立也。故文之所加者深，則權之所服者大；德之所施者博，則威之所制者廣。廣即我強而適弱。善用兵者，先弱敵而後

戰，故費不半而功十倍。故千乘之國，行文德者王；萬乘之國，好用兵者亡。王兵先勝而後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，此不明於道也。輕用兵器，雖大必亡；善任政術，雖小必昌。存萬姓於不死之地，故勝；驅民於立屍之地，必敗者也。

### 通玄真經卷之九竟

#1 失業而賤，得志而貴：瞿本作『失處而賤得勢而貴』。

#2 君臣：瞿本作『居日』。

#3 喜：瞿本作『瞋』。

#4 舍：瞿本作『令』。

#5 也：原本作『者』，據瞿本改。

### 通玄真經卷之十

#### 默希子注

#### 上仁

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。無此四者，則民不歸也。自《上仁》已下不注篇首，義類此也。

老子曰：君子之道，靜以修身，儉以養生。靜即下不擾，下不擾即民不怨；下擾即政亂，民怨即德薄。政亂，賢者不為謀；德薄，勇者不為鬥。明主者，修身以靜，養生以儉，上無亂政下無怨民。則賢自為謀，勇自為鬥也。亂主則不然，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，竭百姓之力，以奉耳目之欲。志專於宮室臺榭、溝池苑囿、猛獸珍怪。貧民飢餓，虎狼厭芻豢，百姓凍寒，宮室衣綺繡。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，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。此暗主居一日之位，極一主之勢，殫天下之財，毒流四海，竭萬民之產，恣心目所娛，若秦主之二世，用之則昏也。

老子曰：非淡漠無以明德，非寧靜無以致遠，非寬大無以并覆，非正平無以制斷。以天下之目眎，以天下之耳聽，以天下之心慮，以天下之力爭，故號令能下究，而臣情得上聞，百官修達#1，羣臣輻湊。喜不以賞賜，怒不以罪誅。法令察而不苟，耳目聰#2而不闇，善否之情，日陳於前而不逆。故賢者盡其智，不肖者竭其力，近者安其性，遠者懷其德，得用人之道也。此明君治國如此，用人如彼，若漢之孝文，唐之太宗也。夫乘輿馬者，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游而濟江海。使言之而是，雖商夫芻蕘，猶不可棄也；言之而非，雖在人君卿相，猶不可用也。是非之處，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。其計可用，不差其位；其言可行，不貴其辯。夫用得其道，不勞而至，不行而達。故軒皇感牧童之言而天下理，有賤乎卑弱邪？胡亥信趙高之謀而天下亡，有貴乎卿佐也？闇主則不然，羣臣盡誠效忠者希，不用其身也。而親習邪枉，賢者不能見也

；疏遠卑賤，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。有言者，窮之以辭；有諫者，誅之以罪。如此而欲安海內，存萬方，其離聰明亦以遠矣。非聖不能靜四海，非明無以安萬方。

老子曰：能尊生，雖富貴不以養傷身，雖貧賤不以利累形。雖日費萬金不恣口以害生，雖家無儋石不苟求以傷德，可謂能尊生矣。今受先祖之遺爵，必重失之；生之所由來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。貴以身治天下，可以寄天下；愛以身治天下，所以託天下。承先人遺業而失之者，必由輕失。故不責於己，無以託天下也。

文子問治國之本，老子曰：本在於治身。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身苟未治，而況國哉？道之所以至妙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於父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常道無名，可名非道。故言論之所不及，父子莫能相傳也。

文子問曰：何行而民親其上。老子曰：使之以時，而敬慎之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天地之間，善即吾畜也，不善即吾讎也。昔者夏商之臣，反讎桀紂而臣湯武；宿沙之民，自攻其君，歸神農氏。故曰：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可畏非君，可畏非善。

老子曰：治大者，道不可以小，地廣者，制不可以狹；位高者，事不可以煩；民眾者，教不可以苛。事煩難治，法苛難行，求多難贍。寸而度之，至丈必差；銖而稱之，至石必過。石稱丈量，徑而寡失。大較易為智，曲辯難為慧。道隱小成，言隱浮偽。故無益於治，有益於亂者，聖人不為也；無益於用者，有益於費者，智者不行也。故功不厭約，事不厭省，求不厭寡。功約易成，事省易治，求寡易贍，任於眾人則易。故小辯害義，小義破道，道小必不通，通必簡。聖人通明，洞見未然，不以小蔽大，不以煩易簡也。河以逶迤故能遠，非一勺之水也。山以陵遲故能高，非一朶之土也。道以優游故能化。非即時所致也。夫通於一伎，審於一事，察於一能，可以曲說，不可以廣應也。夫調音者，小絃急，大絃緩；立事者，賤者勞，貴者佚。言勻絃大小適中，治國者貴賤皆當也。道之言曰，芒芒昧昧，因天之威，與天同炁。同炁者帝，同義者王，同功者霸，無一焉者亡。同炁者無德而稱，同義者救時之危，同功者與民同利。无一於此，以至危亡也。故不言而信，不施而仁，不怒而威，是以天心動化者也。五帝自然無為，與天同心，物稟其生，感而化也。施而仁，言而信，怒而威，是以精誠為之者也。三王精誠發內，動應於外，而猶有迹，未同於無心也。施而不仁，言而不信，怒而不威，是以外貌為之者也。五霸誠不由中，物無應者，故雖怒而不威。故有道以理之，法雖少，足以治；無道以理之，法雖眾，足以亂。治存道要，亂存法多。

老子曰：鯨魚失水，則制於螻蟻；人君舍其所守，而與臣爭事，則制於有司。魚不可失水，君不可亡道。以無為持位，守職者以聽從取容，臣下藏智而不用，反以事專其上。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，則智日困而自負責。數窮於下，則不能申理；行墮於位，則不能持制。智不足以為治，威不足以行刑，則無以與下交矣。喜怒形於心，嗜欲見於外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從風。賞不當功，誅不應罪，則上下乖心，君臣相怨。百官煩亂，而智不能解；非譽萌生，而明不能照。非己之失，而反自責，則人主愈勞，人臣愈佚。是代大匠斲，夫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人主任賢舉能，不專斷於己。則智有所因，明有不照，則守職阿上，有司正法。故無辜受戮，有功者不償，主愈勞，臣愈佚。是代大匠斲，坐傷其手也。與馬逐走，筋絕不能及也，上車攝轡，馬死衡下。伯樂相之，王良御之，明主乘之，無御相之勞，而致千里，善乘人之資也。夫人主居上以御羣下，所任忠正，不必形神。其由乘馬，假在相御，可坐致千里，不為難也。人君之道，無為而有就也，有立而無好也。有為即議，有好即諛；議即可奪，諛即可誘。誘其私好，奪其正術。夫以建而制於人者，不能持國。故善建者不拔，言建之無形也。唯神化者，物莫能勝。夫為上者，常能制人，不為人所制。不為人所制者，是善建者不拔。用之無形，故曰神化。中欲不出，謂之扃；外邪不入，謂之閉。中扃外閉，何事不節？外閉中扃，何事不成？中扃外閉，無欲無害。故不用之、不為之，而有用之、而有為之。有用即為之，未有為而不用也。不伐之言，不奪之事，循名責實，使自有司，以不知為道，以禁苛為主，如此則百官之事，各有所考。君存大體，任於百官，詳其考校，定其得失而已。

老子曰：食者，民之本也；民者，國之基也。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時，下盡地理，中用人力。是以羣生以滋。長，萬物蕃殖。春伐枯槁，夏收百果，秋蓄蔬食，冬取薪蒸。以為民資，生無乏用，死無傳丁戀切。尸君能保和，死生盡理。先王之法，不掩羣而取獸，上禡下滔。不涸澤而漁，不焚林而獵。不極物也。豺未祭獸，罝罟音浮。不得通於野；獺未祭魚，網罟不得入於水；鷹隼未擊，羅網不得張於臯；草木未落，斤斧不得入於山林；昆蟲未蟄，不得以火田；育孕不殺，鷃音遘。卵不探；魚不長尺不得取，犬豕不期音飢。年不得食。皆以其時，不妄害也。是故萬物之發生，若蒸炁出。謂殺非其時，取非其當，則萬物精炁發動上達于天，將害於人也。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、富國利民之道也。養之有宜，取之以時，不乖其道，所以富國寧家。非目見而足行之也，欲利民不忌乎心，則民自備矣。以心揆物，以身觀人，何假揚眉舉足，然後方備？

老子曰：古者明君，取下有節，自養有度，必計歲而收，量民積聚，知有

餘不足之數，然後取奉。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，而離於飢寒之患。其慍怛於民也，國有飢者，食不重味；民有寒者，冬不被裘；與民同苦樂，即天下無哀民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。闇主即不然，取民，不裁其力；求下，不量其積，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。力勤財盡，有旦無暮，君臣相疾。且人之為生也，一人蹠音隻。禾而耕不益十畝，中田之收，不過四石，妻子老弱，仰之而食。或時有災害之患，無以供上求。即人主愍之矣，貪主暴君，涸漁其下，以適無極之欲，則百姓不被天和，履地德矣。此闇主之治天下也如彼。

老子曰：天地之炁，莫大於和。和者，陰陽調，日夜分。故萬物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與成必得和之精。故積陰不生，積陽不化，陰陽交接，乃能成和。此天地之氣和平，故萬物得以生成。是以聖人之道，寬而栗，嚴而溫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夫太剛則折，太柔則卷，道正在於剛柔之間。夫繩之為度也，可卷而懷也，引而申之，可直而布也。長而不橫，短而不窮，直而不剛，故聖人體之。此聖人之和也。柔而能直，良匠之規矩也，卷而能舒，聖人之法度也。夫恩推即懦，懦即不威；嚴推即猛，猛即不和；愛推即縱，縱即不令，刑推即禍，禍即無親；是以貴和也。

老子曰：國之所以存者，得道也；所以亡者，理塞也。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。德有昌衰，風為先萌。故得生道者，雖小必大；有亡徵者，雖成必敗。國之亡也，大不足恃；道之行也，小不可輕。故存在得道，不在於小；亡在失道，不在於大。故亂國之主，務於地廣，而不務於仁義；務在高位，而不務於道德。是舍其所以存，造音操。其所以亡也。觀賢愚以取興亡，存道德不在其廣大也。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？故審其己者，不備諸人也。古之為君者，深行之謂之道德，淺行之謂之仁義，薄行之謂之禮智。此六者，國家之綱維也。深行之則厚得福；淺行之則薄得福；盡行之天下服。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，修仁義即正一國，修禮智即正一鄉。德厚者大，德薄者小，故道不以雄武立，不以堅強勝，不以貪競得。立在天下推己，勝在天下自服，得在天下與之，不在於自取。故雌牝即立，柔弱即勝，仁義即得，不爭即莫能與之爭。故道之在於天下也，譬猶江海也。天之道，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失欲名之大，而求之爭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而雖執而得之，不留也。夫名不可求而得也，在天下與之。與之者歸之。天下所歸者，德也。故云：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。無此四者，民不歸也。不歸用兵，即危道也。故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殺傷人勝而勿美。故曰：死地，荊棘生焉，以悲哀泣之，以喪禮居之。是以君子務於道德，不重用兵也。行之有淺深，而德之有厚薄。道德不可暫亡，凶器不宜妄動。

文子問：仁義禮何以為薄於道德也？老子曰：為仁者，必以哀樂論之；為

義者，必以取與明之。四海之內，哀樂不能遍，竭府庫之財貨，不足以贍萬民。言恩惠不能普。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，因天地之性，萬物自正，而天下贍，仁義因附。是以大丈夫居其厚，不居其薄。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，故聖人居其厚，不處其薄也。夫禮者，實之文也；仁者，恩之效也。故禮因人情而制，不過其實；仁不溢恩，悲哀抱於情，送死稱於仁。夫養生，不強人所不能及，不絕人所不能已，度量不失其適，非譽無由生矣。故制樂足以合歡，不出於和，明於死生之分，通於侈儉之適也。人情失和，故興於仁義，節以禮樂，各使明其分而不相逾。末世即不然，言與行相悖，情與貌相反，禮飾以煩，樂擾以淫，風俗溺於世，非譽萃於朝，故至人廢而不用也。末世謂樂淫、變節、禮煩、飾情，至人見其如此，故執其樸素，易其風俗。與驥逐走，即人不勝驥；託於車上，即驥不勝人。故善用道者，乘人之資以立功，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。主與之以時，民報之以財；主遇之以禮，民報之以死。故有危國，無安君；有憂主，無樂臣。德過其位者，尊；祿過其德者，凶。德貴無高，義取無多。不以德貴者，竊位也；不以義取者，盜財也。無德而貴者凶，非義而取者盜。聖人安貧樂道，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己，故不違義而妄取古#7。者無德，不尊；無能，不官；無功，不賞；無罪，不誅。其進人也，以禮；其退人也，以義。小人之世，其進人也，若上之天；其退人也，若內之淵。聖人之用人也，不苟進，不安退；小人則用之恐不高，退之恨不深也。言古者，以疾今也。敏今時偷薄，好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也。相馬，失之瘦；選士，失之貧。豚肥充厨，骨音寺。不官。馬在良，雖瘦，可以致遠；臣在忠，雖貧，可以成事。君子察實，無信讒言。君過而不諫，非忠臣也；諫而不聽，君不明也。不諫者謂尸祿也，不聽者暴主也。民沉溺而不憂，非賢君也。故守節死難，人臣之職也；衣寒食飢，慈父之恩也。有君如此，何慮社稷之危亡，有臣如此？何憂爵祿之不備？以大事小，謂之變人；以小犯大，謂之逆天，前雖登天，後必入淵。故鄉里以齒，老窮不遺；朝廷以爵，尊卑有差。故長幼守其節，則禍患無由生。夫崇貴者，為其近君也；尊老者，謂其近親也；敬長者，謂其近兄也。因君以崇貴，因親而敬老，因禮而敬長也。生而貴者驕，生而富者奢。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，而能無為非者寡矣。貴不斯驕驕自至，富不辯奢奢自至。處乎貴，不明道德，使不為非者，鮮矣。學而不厭，所以治身也，教而不倦，所以治民也。賢師良友，舍而為非者寡矣。觀學知#8道，承教無類，入芝蘭之囿，必染芬芳之氣也。知賢之謂智，愛賢之謂仁，尊仁之謂義，敬賢之謂禮，樂賢之謂樂。古之善為天下者，無為而無不為也，不生民事，故曰無為，因民所利，而無不為。故為天下有容。能得其容，無為而有功；不得其容，動作必凶。為天下有容者：豫兮其若冬涉大川；猶兮其若畏四鄰

；儼兮其若容；渙兮其若冰之液；敦兮其若樸；混兮其若濁；廣兮其若谷。此為天下容。容，包容也。道之容貌也，治天下者兢兢業業，不敢懈怠。下文並釋。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，不敢行也；猶兮其若畏鄰者，恐四傷也；儼兮其若容者，謙恭敬也；渙兮其若冰之液者，不敢積藏也；敦兮其若樸者，不敢廉成也；混兮其若濁者，不敢明清也；廣兮其若谷者，不敢盛盈也。進不敢行者，退不敢先也；恐自傷者，守柔弱不敢矜也；謙恭敬者，自卑下尊敬人也；不敢積藏者，自損弊不敢堅也；不敢廉成者，自虧缺不敢全也；不敢清明者，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；不敢盛盈者，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。夫道退故能先，守柔弱故能矜，自卑下故能高人，自損弊故實堅，自虧缺故盛全，處濁辱故新鮮，見不足故能賢。道無為而無不為也。此數者，道之反也。處後則人先之，自損則人與之。故天下戴之而不重，百姓樂推而不厭也。

### 通玄真經卷之十竟

#1 修達：瞿本作『條通』。

#2 聰：瞿本作『通』。

#3 下：原作『天下』，據瞿本刪『天』。

#4 以：瞿本作『遂』。

#5 蒸：瞿本作『抄』。

#6 君：瞿本作『道』。

#7 妄取古：瞿本作『取安古』。

#8 知：原作『曰』，據瞿本改。

###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

默希子注

上義

老子曰：凡學者，能明於天人之分，通於治亂之本，澄心清意以存之，見其終始，反於虛無，可謂達矣。唯夫體清，明反虛靜，故能明天人之分，究紛始之際。治之本，仁義也；其末，法度也。人之所生者，本也；其所不生者，末也。本末一體也，其兩愛之性也。先本後末，謂之君子；先末後本，謂之小人。人之生也，精神為本，形體為末。故太上養神，治其情性；末世養形，恣其嗜欲。治性則神清，縱欲則身害。夫神清體和，本末相濟，乃全身保神，不虧其真，凡修攝有方，稟受不一，故有君子小人之異。法之生也，以輔義，重法棄義，是貴其冠履，而忘其首足也。治國者先治於仁義，然後法令以齊之。重法令，遺仁義，是遺首足而貴冠履也。仁義者，廣崇也。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，毀；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，覆。故不大其棟，不能任重，任重莫若棟，任國莫若德。人主之有民，猶城中之有基，木之有根。根深即本固，基厚即

上安。根基猶道德也。夫根深基廣而見毀拔者，未之有也，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，未之聞也。故事不本於道德者，不可以為經；言不合於先王者，不可以為道。夫事不師。古，不遵道，不可為國法。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，非天下通道也。恢怪譎詭之術，非天下之大道。

老子曰：治人之道，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。周穆王時御馬。齊輯音集。之乎轡銜，正度之乎胸膺，內得於中心，外合乎馬志，故能取道致遠，氣力有餘，進退還曲，莫不如意，誠得其術也。今夫權勢者，人主之車輿也；大臣者，人主之駟馬也。身不可離車輿之安，手不可失駟馬之心。故駟馬不調，造父不能以取道，君臣不和，聖人不能以為治。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；明分以示之，姦邪可止。物至而觀其變，事來而應其化。近者不亂，即遠者治矣。不用適然之教，而得自然之道，萬舉而不失矣。有造父之善御，不憂車馬之奔逸；有聖人之至治，不憂黔首之危亡。

老子曰：凡為道者，塞邪隧<sup>#1</sup>，防未然。不貴其自是也，貴其不得為非也。故曰：勿使可欲，無日不求；勿使可奪，無日不爭。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。有餘者，止於度；不足者，逮於用，故天下可一人也。夫釋職事而聽非譽，棄功勞而用朋黨，即奇伎天長，守職不進；民俗亂於國，功臣爭於朝。故有道以御人，無道則制於人矣。舜為匹夫而天下共戴者，其道存也，故能制於人；紂為天子，而四海離心者，其道亡也，則為人所制。

老子曰：治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；政教有道，而令行為古。苟利於民，不必法古；苟周於事，不必循俗。故聖人法與時變，禮與俗化。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；法度制令，各因其宜。故變古未可非，而循俗未足多也。夫治道所貴，適時而已。不在數變為務也。誦先王之書，不若聞其言；聞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。得其所以言者，言不能言也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執言為道，即言而非道也，持石為玉，即石而非玉也。故聖人所由曰道，猶金石也，一調不可更；音律以定，不可易也。事猶琴瑟也，曲終改調。曲節既殊，故宜變易。法制禮樂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為治也。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，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。登閭峰者，非凡<sup>#2</sup>乘能及；論至道者，非曲士所通。

老子曰：天下幾有常法哉？當於世事，得於人理，順於天地，詳於鬼神，即可以正治矣。便於事，順於人，即可治天下。自然通神明，何常有法也？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，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，夏后氏不負言，殷人誓，周人盟。三皇者，處犧、神農、黃帝。五帝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、虞。三王者，夏、禹、殷湯、周文王。夫上古不令而民從，末世峻法而民詐，故無為為化易，有為為治難，盟誓不禁，刑戮隨之也。末世之衰也，忍垢而輕辱，貪得而

寡羞。故法度制令者，論民俗而節緩急。器械者，因時變而制宜適。夫制於法者，不可與達舉；拘禮之人，不可使應變。必有獨見之明，獨聞之聰，然後能擅道而行。拘法守文者，動用乖滯，獨聞獨見者，不得離道也。夫知法之所由生者，即應時而變；不知治道之源者，雖循終亂。今為學者，循先襲業，握篇籍，守文法，欲以為治，非此不治，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，欲得宜適亦難矣。夫執法守文而无變通者，自以為治，猶持方內圓，安能適中？夫存危治亂，非智不能，道先稱古，雖愚有餘。故不用之法，聖人不行也；不驗之言，明主不聽也。事當雖愚必用，理乖雖賢必捨。

文子問曰：法安所主？老子曰：法生於義，義生於眾適。眾適合乎人心，此治之要也。法非從天下也，非從地出也，發乎人間，反己自正。誠達其本，不亂於末。知其要，不惑於疑；有諸己，不非於人；無諸己，不責於所立。立於下者，不廢於上；禁於民者，不行於身。故人主之制法也，先以自為檢式。故禁勝於身，即令行於民。夫法者，天下之準繩也，人主之度量也。自檢於己，則民禁於彼也。縣法者，法不法也。不法以法之法也。法定之後，中繩者賞，缺繩者誅<sup>#3</sup>。雖尊貴者，不輕其賞；卑賤者，不重其刑。犯法者，雖賢必誅，中度者，雖不肖無罪。是故公道行而<sup>#4</sup>私欲塞也。古之置有司也，所以禁民，使不得恣也；其立君也，所以制有司，使不得專行也。法度道術，所以禁君，使無得橫斷也。人莫得恣，即道勝而理得矣。故反樸無為。無為者，非謂其不動也，言其從己出也。立君宜有司，上不得自恣，下不得專斷，故上守正術，下無枉法。天下之治，何足難也？

老子曰：善賞者，費少而勸多；善罰者，刑省而姦；禁善與者，用約而為德；善取者，入多而無怨。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，因民之所憎以禁姦。賞一人，而天下趨之；罰一人，而天下畏之。是以至賞不費，至刑不濫。聖人守約而治廣，此之謂也。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。

老子曰：臣道者，論是處當，為事先唱，守職明分，以立成功。故君臣異道即治，洞道即亂，各得其宜，處有其當，即上下有以相使也。故枝不得大於榦，末不得強於本，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。君臣分明，則大小無越也。夫得威勢者，所持甚小，所在甚大，所守甚約，所制甚廣。十圍之木，持千鈞之屋，得所勢也；五寸之關，能制開闔，所居要也。下必行之今，順之者利，逆之者凶，天下莫不聽從者，順也。發號令行禁止者，以眾為勢也。義者，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，利一人而天下從之；暴者，非能盡害於海內也，害一人而天下叛之。故舉措廢置，不可不審也。慎其舉措乎其愛憎，利无偏賞，害無偏罰。

老子曰：屈寸而申尺，小枉而大直，聖人為之。今人君之論臣也，不計其

大功，總其略行，而求其小善，即失賢之道也。故人有厚德，元間其小節；人大有譽，元疵其小故。夫人情莫不有所短，成其大略是也，雖有小過，不以為累也。成其大略非也，閭里之行，未足多也。言人之才不能盡善盡美。固當無疑其小疵，乃全其大用。閭里之行，謗黜之言，不足信也。故小謹者元成功，訾行者不容眾。體大者節疏，度巨者譽遠，論臣之道也。論用臣之道如此，則不失其人也。

老子曰：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。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。人無全能，量其才力而任之也。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博達而不訾，道德文武，不責備於人。以力自脩以道，而不責於人，易賞也。自修以道，則無病矣。自修者，不責於人而行於世，世可為之哉？夫夏后氏之璜，不能無瑕；明月之珠，不能無穢，然天下寶之者，不以小惡妨大美。今志人之所短，忘人之所長，而欲求賢於天下，即難矣。夏后氏之璜，明月之珠，尚有瑕穢，賢人君子豈能盡善盡美？棄其所短，取其所長，則無遺才必矣。夫眾人之見，位之卑，身之賤，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。几人之情，惡其卑辱；君子用人，存其大略。故論人之道，貴即觀其所舉，舉覺才也。富即觀其所施。濟物也。窮即觀其所受，非義不為。賤即觀其所為。非道不處。視其所患難，以知其所勇；因其患難，方見仁勇。動以喜樂，以觀其守；不逾濫也。委以貨財，以觀其仁；不妄取也。振以恐懼，以觀其節。殺身成仁。如此，則人情可得矣。一有所存，人之幹也；七者備具，世之英也。能以此觀之，賢愚可知，忠信可見矣。

老子曰：屈者，所以求申也；枉者，所以求直也。屈寸申尺，小枉大直，君子為之。百川並流，不注海者不為谷；趨行殊方，不歸善者不為君子。善言貴乎可行，善行貴乎仁義。夫君子之過，猶日月之蝕，不害於明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故智者不妄為，勇者不妄殺，擇是而為之，計禮而行之，故事成而功足恃也，身死而名足稱也。為其可為者，殺其可殺者，然後功遂名立，稱於後世也。雖有智能，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。智能並行，聖人一以仁義為準繩，中繩者謂之君子，不中繩者謂之小人。君子雖死亡，其名不滅；小人雖得勢，其罪不除。故堯舜為善，至人稱之；桀紂為惡，其名不成。善惡之名俱存，故君子慎為不善行也。左手據天下之圖，而右手刎其喉，雖愚者不為，身貴於天下也。旦為稱孤之客，夕為暴屍之人，皆愚瑣之輩，非君子之倫也。死君親之難者，視死如歸，義重於身也。故天下大利也，比之身即小；身之所重也，比之仁義即輕。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。此傷時無仁義？故切論君子死義，小人死利也。

老子曰：道德之備，猶日月也，夷狄蠻貊，不能易其指。苟有道，雖蠻貊之邦行矣，無道，其如諸夏何？趣舍同，即非譽在俗；意行均，即窮達在時。

事周於世，即功成；務合於時，即名立。是故立功名之人，簡於世而謹於時，時之至也，即間不容息。夫濟傾弱立功名者，睹其機厄寧容瞬息。古之用兵者，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，將以存亡平亂，為民除害也。貪叨多欲之人，殘賊天下，萬民騷動、莫寧其所。有聖人勃然而起，討強暴，平亂世，為天下除害，以濁為清，以危為寧，故不得不中絕。赤帝為火災，故黃帝擒之。共工為水害，故顓頊誅之。此二君勃然而起者，非欲尊其勢位，利其土地，貪其寶貨，去其殘賊，安其人民，為天下除其虐害，不得已而用之也。教人以道，導之以德，而不聽，即臨之以威武，臨之不從，則制之以兵革。殺無罪之民，養不義之主，害莫大也。聚天下之財，贍一人之欲，禍莫深焉。肆一人之欲，而長海內之患，此天倫所不取也。言天亡之，桀、紂是也。所為立君者，以禁暴亂也，今乘萬民之力，反為殘賊，是以虎傅翼，何謂不除？夫畜魚者，必去其鰻獺，養禽獸者，必除其豺狼。又況牧民乎？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。道莫大乎誅暴，德莫加乎安民。凡為人君暴虐無道，萬姓不安，若不除之，猶縱猛獸以害人物，畜魚鼈以食鰻獺，罪莫大焉。

老子曰：為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，士無偽行，工無淫巧。其事任而不擾，其器完而不飾。此至治之世也。亂世即不然，為行者，相揭以高；為禮者，相矜以偽。車輿極於雕琢，器用遂於刻鏤。求貨者，爭難得以為寶；詆音底。文者，逐煩撓以為急；事為詭辯，久稽而不決，無益於治，有益於亂；此衰世之理也。工為奇器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。故神農之法曰：丈夫丁壯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；婦人當年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親耕，妻親織，以為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故天子耕田所以勸農，皇后親蚕所以勸織，而況匹夫匹婦惰於耕織而受於飢寒也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不重無用之物。是故耕者不強，無以養生；織者不力，無以衣形。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。衣食饒裕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，天下和平。智者無所施其策，勇者無所錯其威。智以救危，勇以止暴。危暴不作，何用之有？

老子曰：霸王之道，以謀慮之，以策圖之。挾義而動，非以圖存也。將以存亡也。存其亡者。故聞敵國之君，有暴虐其民者，即舉兵而臨其境，責以不義，刺以過行。兵至其郊，令軍帥曰：無伐樹木，無掘墳墓，無敗五穀，無焚積聚，無捕民虜，無聚六畜。乃發號施令曰：其國之君，逆天地，侮鬼神，決獄不平，殺戮無罪，天之所誅，民之所讎也。兵之來也，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。有敢逆天道、亂民之賊者，身死族滅。以家聽者，祿以家；以里聽者，賞以里；以鄉聽者，封以鄉；以縣聽者，侯其縣。剋其國，不及其民；廢其君，易其政，尊其秀士，顯其賢良，振其孤寡，恤其貧窮，出其圖圉，賞其有功。百姓開戶而內之，漬米而儲之，唯恐其不來也。義兵至於境，不戰而止。義兵所

臨，明告天地；幽通鬼神，德被萬物；以辭禧眾，以罪問敵，亦非容易而動凶器。百姓悅戴，唯恐不至。殷湯文武，以義而平暴亂也。不義之兵，至於伏屍流血，相交以前。故為地戰者，不能成其王；為身求者，不能立其功。舉事以為人者，眾助之；以自為者，眾去之。眾之所動，雖弱必強；眾之所去，雖大必亡。不義之兵，以強浚弱，恃大侵小，戮無辜，害有道。雖屠城萬計，掠地千里，其由項籍威鎮海內，氣吞宇宙，勢拔丘阜，終為高祖所摧折者，以其不循道理，雖大必敗，雖強必亡，圖霸尚不可得，而況欲成王業者乎？

老子曰：上義者，治國家，理境內，行仁義，布德施惠，立正法，塞邪道，群臣親附，百姓和輯，上下一心，羣臣同力。諸侯服其威，四方懷其德。脩正廟堂之上，折衝千里之外。發號行令，而天下響應，此其上也。地廣民眾，主賢將良，國富兵強，約束信，號令明，兩敵相當，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，此其次也。知土地之宜，習險隘之利，明苛政之變，察行陣之事。白刃合，流矢#5接，輿死扶傷，流血千里，暴骸滿野，義之下也。修德而勝者上，守法而勝者中，用兵而勝者下也。兵之勝敗，皆在於政。政勝其民，下附其上，即兵強；民勝其政，下叛其上，即兵弱。義足以懷天下之民，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，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，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，此上義之道也。

老子曰：國之所以強者，必死也。所以必死者，義也。義之所以行者，威也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齊之以武，是謂必取；威義並行，是謂必強。白刃交接，矢石若雨，而士爭先者，賞信而罰明也。上視下如子，下事上如父；上視下如弟，下事上如兄。上視下如子，必王四海；下事上如父，必政天下。上視下如弟，即必難為之死；下事上如兄，即必難為之亡。故父子兄弟之寇，不可與之鬥。有君如此，則天下如一家。萬兵共一心，則雖敵不懼，雖死不顧。恩義所感，則視死如歸。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救，君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？是故義君內修其政，以積其德；外塞於邪，以明其勢。察其勞佚，以知飢飽。戰期有日，視死若歸，恩之加也。信義立，雖死不顧。恩威治，無遠不至。

通玄真經卷之十一竟

#1 隧：瞿本作『道』。

#2 凡：原作『九』，據瞿本改。

#3 誅：原作『殊』，據瞿本改。

#4 行而：原作『而行』，據瞿本改。

#5 矢：原作『天』，據瞿本改。

通玄真經卷之十二

默希子注

## 上禮

老子曰：上古真人玄古之君也。呼吸陰陽，而旱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，當此之時，領理、隱密自成，純樸純樸未散，而萬物大優。內韜明德，外和萬物，天下無事，各乃遂其性，無相侵害，故並優游也。及世之衰也，至伏羲氏，昧昧懋懋，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，天地之間，其德煩而不一。時始畫八卦，以通神明，以類萬情，結繩以為綱罟，以畋以漁。離蒙覺悟其君於天下，漸失其本，德煩不一，比玄古之時，以為衰世也。及至神農黃帝竅領天下，紀綱四時，和調陰陽，於是萬民莫不煉身而思，戴聽而視，故治而不和。伏羲作耒耜，以教民播種；黃帝造軒冕之服，竅領，謂陰陽壅沈而通之，逆氣戾物絕而止之。造書契，建律曆，紀四時，和五行，恐失其所，使萬物皆煉身，莫不注其耳目，聽視德化，以嚴其上。故言不和也。下至夏、殷之世，嗜欲達於物，聰明誘於外，性命失其真。至夏殷興嗜欲，則誘於物外，眩聰明，則內失其真。施及周室，澆醇散樸，離道以為偽，險德以為行，智巧萌生，狙學以擬聖，華誣以協眾，琢飾詩書，以賈名譽。各欲以行其智，偽以容於世，而失大宗之本。故世有喪性命，衰漸所由來久矣。至於周室，道德全喪。澆釀彌甚，以偽險為道，以華巧為賢，顯道矜德，賈名求譽以失大宗。時之衰薄，從羲、軒已來數千載，故云久矣，非周室頓爾也。是故至人之學也，欲以反性於無，游心於虛；世俗之學，擢德撓性，內愁五藏，暴行越知，以撓乃巧切。喧呼也。名聲於世，此至人所不為也。擢德自見也，撓性絕生也。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，通乎榮辱之理，舉世譽之而不益勸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得至道之要也。至人者，無代不有，但稀爾。萬中有一，為多也。至人之學，反性於華偽之場，沐神於虛靜之域，不矜其德，不伐其才，死生無變於己，利害不經於心。今之學者，佛性命以求達，走聲譽以高名，遂使姦衰競起，忠正伏匿，欲求世之治，欲求身之安，不可得之也。

老子曰：古者被髮而無卷領，以王天下，其德生而不殺，與而不奪，天下非其服，同懷其德。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萬物蕃息，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，走獸可係而從也。玄古之君，不冠不櫛，被髮而卷，以王天下。而安其生，不奪其利，故四時和，萬物理。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，走獸係之而不懼。德之至也。及其衰也，鳥獸蟲蛇皆為民害，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，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，因其患則操其備，各以其智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。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，故先王之法度，有變易者也。故曰：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世之衰，物不淳一，各生異情，遞相殘害，智詐相欺，制器械而為備，去其害，就其利。故先王變法，非有常也，故法無常名也。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後世，因時而變者也。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，所推移上下，無常尺寸以度，而

靡不中者，故通於樂之情者，能作音。有本主於中，五帝、三王，不同法度，猶師曠之調五音，道樂之情，知音之主。夫五音以宮為主，萬姓以君為主，無主於中即亂，故立主以一之也。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，能治人。故先王之制不宜，即廢之，末世之事善，即著之。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，制物者不制於物，制法者不制於法，制禮非禮，乖於道也；制樂而樂，失其和也。物制於物，尚可也；法制非法，逾其政也。故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

老子曰：昔者之聖王，仰取象於天，俯取度於地，中取法於人。調陰陽之氣，和四時之節，察陵、陸、水澤肥墩古堯切。高下之宜，以立事生財，除飢寒之患，辟疾疢之灾。中受人事以制禮樂，行仁義之道，以治人倫；列金木水火土之性，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；聽五音清濁，六律相生之數，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；察四時孟、仲、季之序，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；列地而州之，分國而治之；立大學以教之，此治之綱紀也。此治天下之六綱也。得道則舉，失道則廢。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、盛而不敗者也，唯聖人可盛而不敗。聖人初作樂也，以歸神杜淫，反其天心；至其衰也，流而不反，淫而好色，不顧正法，流及後世，至於亡國。其作書也，以領理百事，愚者以不忘，智者以記事；及其衰也，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。其作囿也，以成宗廟之具，簡士卒以戒不虞；及其衰也，馳騁弋獵以奪民時，以罷音皮民力。其上賢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獄訟，賢者在位，能者在職，澤施於下，萬民懷德；至其衰也，朋黨比周，各推其所與，廢公趣私，外內相舉，姦人在位，賢者隱處。天地之道，極則反，益則損。故聖人治弊而改制，事終而更為，其美在和，其失在權。聖人之道曰：非修禮義，廉恥不立、民無廉恥不可以治，不知禮義，法不能正，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，無法不可以為治，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。法能殺不孝者，不能使人孝，能刑盜者，不能使人廉。聖王在上，明好惡以示人經，非譽以導之，親而進之，賤不肖而退之，刑錯音措而不用，禮義修而任賢德也。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，一州之高以為九卿，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，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。立官分職，任賢去邪，為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，以靜四方也。智過萬人者謂之英，千人者謂之俊，百人者謂之傑，十人者謂之豪。明於天地之道，通於人情之理，大足以容眾，惠足以懷遠，智足以知權，人英也；德足以教化，行足以隱義，信足以得眾，明足以照下，人俊也；行可以為儀表，智足以決嫌疑，信可以守約，廉可以使分財，作事可法，出言可道，人傑也；守職不廢，處義不比，見難不苟免，見利不苟得，人豪也。此擇才之道，知人之因。有一如此，即可用之。若兼而有之，即聖人也。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，由本流末，以重制輕，上唱下和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，背貪鄙，嚮仁義，其於化民，若風之靡草。今使不肖臨賢，雖嚴刑不能禁其姦。小不能制大，弱不

能使強，天地之性也。故聖人舉賢以立功，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，觀其所舉，治亂分矣，察其黨與，賢不肖可論也。聖人用人，各以其才，而官之不相逾越，則天下治也。

老子曰：為禮者雕琢人性，矯拂其情，目雖欲之，禁以度。心雖樂之，節以禮。趣翔周旋，屈節卑拜，肉凝而不食，酒徵而不飲，外束其形，內愁音囚。其德，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，故終身為哀人。何則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，而防其所樂，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，禁其野心，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，故曰：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夫禮樂之弊興，矯飾之情見者，不本其無欲，而節其所欲，不原其無樂，而防其所樂，則欲不可止，樂不可禁。樂不可禁，必至淫；禮不可防，必至怠。而由開圈縱獸，決河止流，一失其真，羣迷不返也。夫禮者，遏情閉欲，以義自防，雖情心口噎，口音菌。口欲吐也。形性飢渴，以不得已自強，故莫能終其天年。為禮，拘束不放肆，迫於情性，皆強為之，故不終天年也。禮者，非能使人不欲也，而能止之；樂者，非能使人勿樂也，而能防之。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，豈若使無有盜心哉？謂不開嗜欲，何假隄防？不積貨財，無防盜竊也。故知其無所用，雖貪者皆辭之，不知其所用，廉者不能讓之。夫人之所以亡社稷，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者，未嘗非欲也，欲之為害，其甚如此。知冬日之扇，夏日之裘，無用於己，萬物變為塵垢矣。直為無用，天下之物化為糞土。故道備無為之事，害歸有欲之人也。故揚湯止沸，沸乃益甚，知其本者，去火而已。親道莫若無欲，止沸在於去薪。

老子曰：循性而行謂之道，得其天性謂之德。性失然後貴仁義，仁義立而道德廢，純樸散而禮樂飾，是非形而百姓眩，珠玉貴而天下爭。道德既亡，仁義不足以制其情，禮樂不足以禁其欲。一人尚之，百姓爭之，則亂也。夫禮者，所以別尊卑貴賤也；義者，所以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人道之際也。末世之禮，恭敬而交，為義者布施而得，君臣以相非，骨肉以生怨也。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，土積則生自肉之狩，禮樂飾則生詐偽。猶揚火以自焚，投水以自溺。且禮義本無害人之性，其由水火也，亦無害人之心，用合其道則吉，乖其道則凶也。末世之為治，不積於養生之具，澆天下之醇，散天下之樸，滑亂萬民，以清為濁，性命飛揚，皆亂以營，貞信燬爛，人失其性，法與義相背、行與利相反，貧富之相傾，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。夫有餘則讓，不足則爭。讓則禮義生，爭則暴亂起，故多欲則事不省，求贍則爭不止。故世治則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誘也；世亂則君子為姦，而法不能禁也。

老子曰：衰世之主，鑛山石、挈金玉、擿礪蜃、消銅鐵，而萬物不滋。剝胎焚郊，覆巢毀卵，鳳凰不翔，麒麟不遊。構木為臺，焚林而畋，竭澤而漁

，積壤而丘處，掘地而井飲，濬川而為池，築城而為固，拘獸以為畜，則陰陽繆戾，四時失序，雷霆毀折，雹霜為害，萬物焦夭，處於太半，草木夏枯，衰世之主，剖石索玉，撻蚌求珠，焚郊竭澤，剝胎毀卵，恣情性之欲，快耳目之娛，遂致乖戾，萬物失所，雷霆以恐之，霜雹以害之。非萬邦之過，一人之罪也。故夏桀、殷紂，城池非不高，玉帛非不多，妖艷非不足，倉庫非不盈，俄而覆宗絕祀，身死人手，為天下笑，豈不痛哉？故曰：天鑒不遠，在夏、殷之世也。三川絕而不流。分山川谿谷，使有壤界，周衰而三川竭。晉微而沙鹿崩。國之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之將亡，必有妖孽也。計人眾寡，使有分數，設機械、險阻以為備，制服色，等異貴賤，差賢不肖，行賞罰，則兵革起而忿爭生，虐殺不辜，誅罰無罪，於是興矣。天地不得不變動，人物不得不災危也。

老子曰：世之將喪性命，猶陰氣之所起也，主闇昧而不明，道廢而不行，德滅而不揚，舉事戾於天，發號逆四時，春秋縮其和，天地除其德，人君處位而不安，大夫隱遁而不言，羣臣推上意而壞常，疏骨肉而自容，邪人諂而陰謀遽，載驕主而像其亂，人以成其事，是故君臣乖而不親，骨肉疏而不附，田無立苗，路無緩步，金積折廉，壁襲無贏，殼龜無腹，蓍筮日施，天下不合而為一家。諸侯制法各異，習俗悖，拔其根而棄其本，鑿五刑為刻削，爭於錐刀之末，斬刈百姓盡其太半，舉兵為難，攻城濫殺，覆高危安，大衝車，高重壘，除戰隊，使陣死路，犯嚴敵，百往一反，名聲苟盛，兼國有地，伏尸數十萬，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。自此之後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，樂其習俗也。末世驕主，恃其威勢，廣其土地，盡生民之命，求錐刀之末，伏尸流血，無時暫寧，以至今日。豈為有道。賢聖勃然而起，持以道德輔以仁義，近者進其智，遠者懷其德，天下混而為一，子孫相代輔佐，黜讒佞之端，息未辯之說，除刻削之法，去煩苛之事，屏流言之邊，塞朋黨之門，消智能，循大常，隳枝體，黜聰明，大通混冥，萬物各復歸其根。夫聖人非能生時，時至而不失也，是以不得中絕。聖人見其機，得其時，勃然而起，整頓乾坤，撲滅殘暴，大庇蒼生。天將降大任於其人，不得中絕，言必有其主也。

老子曰：鄴水之深，十仞而不受塵垢，金石在中形見於外，非不深且清也。魚鼈蛟龍莫之歸也。言水至清，魚不游，人至察眾，不歸也。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遊麋鹿，無所蔭蔽也。故為政以苛為察，以切為明，以刻下為忠，以計多為功，如此者，譬猶廣革者也，大敗大裂之道也。為政以詩，必敗之由，為革以廣，必裂之道。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上太察，下不安。

老子曰：以政治國，以奇用兵，先為不可勝之政，而後求勝於敵，以未治而攻人之亂，是猶以火應火，以水應水也。同莫足以相治。故以異為奇，奇靜

為躁，奇治為亂，奇飽為飢，奇逸為勞，奇正之相應若水、火、金、木之相伐也，何往而不勝。故德均則眾者勝寡，力敵則智者制愚，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。此明正奇相攻，賢愚相敵。大得雖均，人率眾者勝，力雖敵，智以制愚；智雖均，而有計禽無計。計，數者，皆相勝之術，迭相禽制，而非道也，此明權也。

通玄真經卷之十二竟